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6—2001—1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湖悲歌 / 徐仁修著, —沈阳: 辽宁画报出版社,
2001. 9

风情之旅

ISBN 7 - 80601 - 467 - 5

I. 大... II. 徐... III. 游记—印度尼西亚
IV. K934. 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7027 号

本书由辽宁版权代理公司代理

原名: 月落蛮荒 / 徐仁修 著

©2000 徐仁修

中文繁体字版于 2000 年由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中文简体字版于 2001 年经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Yuan - Liou Publishing Co. Ltd. 安排授权由辽宁画报出版社出版

授权者: 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辽宁画报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沈阳市第六印刷厂印制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字数 141 千字 印张 7.5 插页 72

印数: 1—10000 册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姚铁军 张东平

责任校对: 王 义

封面设计: 傅凯宁

版式设计: 傅凯宁

定价: 20.00 元

椰子河屠豹记



满月从它背后慢慢上升，
月亮剪出它的身影，并且加了金边，
美得使我屏息，忽然心中升起一种奇异的激动，
我好像从它身上看到了上帝创造万物的双手。

“徐！快起来，那只豹子又作案了。”窗外传来罗林低沉的声音把我惊醒。

我摸索着扭亮床灯，手表正指着清晨五点钟。

罗林是这白牛牧场的场主，身長一九二公分配上九十二公斤的体重，是真正的彪形大汉。他父亲是逃亡到秘鲁的南斯拉夫人，母亲是秘鲁的西班牙人后裔。秘鲁军人政变实行社会主义将大农场收归国有后，罗林来到尼加拉瓜，买下了白牛牧场。

我在两个月前应尼加拉瓜农业部的要求，到这个牧场来做玉米及大豆轮作的试验。这个牧场有五千公顷，其中四千公顷是山区，最北面是一条大河——椰子河，过河就是洪都拉斯的山区了。

罗林和我一见如故，我们经常一起打马球、参加舞会、潜水、开飞机兜风、斗鸡等。而我最大的兴趣是到山区去拍野生动物的照片，因此山区有任何动物出现，无论大人小孩都不会忘了来通知我，当然罗林更不会忘记。

“昨夜，豹子又咬走一只小牛，真是大姨子养的儿子！”在驶往山区的吉普车上，罗林气呼呼地对我说。

“罗林，别气了，它只不过吃了你三千头牛中的一头小牛而已！”我安慰着他。

“五年来它已吃了我四十多头小牛了！”

“罗林，你五年来又吃了多少头小牛呢！”

“大约也是那个数目！”罗林吃吃笑了起来。

他每天要吃下差不多三磅的牛肉。

车子沿着土路进入一个山谷，一个骑马的牧童立刻把门栏打开让车子进入，车子直驶到集畜栏，几个牧童立即围上来。

“被咬走的是那只美国引入的小纯种牛！”年纪四十开外的牧童头子巴布罗向罗林说。

“什么！”罗林嚷起来，“他妈的，大姨子的儿子！”

那是一只罗林花了差不多五万美元买下的新纯种小牛。

我跳下车去，年轻的牧童乌利安立刻指着不远处一摊一摊的血给我看。

真厉害，要咬走一只一百多磅的小牛跃过两道六尺多高的栅栏，这只豹子至少在两百磅以上。

“备马！我去追它。”罗林从吉普车上拿下一管大型来复枪，“徐，你要不要猎枪”

“我有手枪了！”我拍拍腰间的左轮。

一大群人在猎狗引导下追入了绵延的森林。

半小时后猎狗找到了被豹子吃剩的小牛残躯，在一棵大树横干上，只剩下前半截，喉咙已被咬断。一群秃鹰正在啄食，牛眼早被啄成一个大洞，肠子掉在地上，几只半张着翅膀的秃鹰在拉拉扯扯像拔河一样地抢食着。

我们又追了两个多小时，豹子却突然失去踪迹，在那一带找了一个多小时毫无下落，不得不折回。

五年来，追杀豹子是罗林最大的梦想，这件事几乎占去他大部分的假日，但他一无所获，反而豹子越来越聪明，越来越了解罗林，不管罗林用狗围捕、用陷阱、用毒饵，总归一句，它好像识破了一切诡计。

那天夜里罗林拿一封信请我翻成英文，那是他用西班牙文写的。

我仔细看了，发觉是写给一个美国很有名的猎豹专家，大意是要请他来除豹。

“罗林，你一定非置它于死地不可吗？它也是大自然的一分子，有权利在大地上找食物求生存，而你一个人却占了大片土地，那片土地以前或许可养活几百只豹子呀！而现在却只有一只，更何况它不过只吃了你九条牛中的一根毛而已。”我想说服他，实在因为美洲豹越来越少，而我一向是提倡保护野生动物的。

的。

“它吃我的牛马，咬死我的狗，这次竟吃我最宝贝的纯种牛，我再也不能



白牛牧场的集畜栏

容忍，我要它拿命来偿！”罗林很激动地说。

看他如此愤怒，我未再置言。

第二天早饭的时候，我们又谈起此事。

“徐，怎么样了”

“快好了，晚上给你，但是，罗林，真有这必要吗”

“我已下了决心！”

“它不过是一只野兽啊！罗林。同时跟你一样，它也是上帝创造的啊！诺亚尚且把它救上方舟哩！”我说。

“这是诺亚惟一做错的事！”

“可是，罗林，你可曾想过你自己”

罗林不解地瞪眼看我。

“你去赌斗鸡，斗死了几百只鸡，输了几千美元，因你占有五千公顷，致使数百人无立足之地，你才是他们的豹子哩！”

罗林大笑说：“不管怎样，我要这只豹！”

晚饭时我把译好的信交给罗林。

“罗林，你是一个彻底的大失败者，知道吗”

“什么”罗林好奇地问。

“你在与豹子的决斗中败下阵来，你追它五年了，它不但没死没逃跑，而且仍然可以突入你的防线，识破你的战术，最后你承认输了，要请帮手来对付它。”我想了一天，想起罗林一向不服输、倔强，只有这样激他或可说服他。

“徐，我不认为这是比赛，我只要我的牛群安全！”罗林不

服气地辩解。

“实际情形你自己比我更清楚，我只是这样觉得，请人来杀死豹子，不会使你更快乐！”我丢下一句话就径自回到卧室去。

次晨，早餐时间未到，罗林就差人來找我。

“徐，你说的有道理，我要自己对付他。”罗林劈头就对我说，“我要它死得服气！”

“好主意！”我暗自高兴。

“还有，昨夜白雪生了一只小公马，我想将它送给你，你一向是最疼白雪的。”罗林轻描淡写地说。

“真的”我不信地问。

“真——”他一面举手要做发誓样。

罗林话没说完，我已跑上通往马厩的小路。

这以后罗林常常出猎，我也常跟他去，但我从未认真过，我只是去跑马，去照相，我最大的关心还是在那匹胎毛软密、属于我的小马。它的眼睛明亮，时常带着好奇及羞怯，看见有人来它就躲在母马的后面露出一只眼睛来偷瞄，一副惹人怜爱的表情，我给它取名顽童。五个月过去了，小马的头举起来已经快跟我一样高了。罗林仍一无所获，而豹子每两个月却像收租一样准时地取走一只小牛。

顽童五个月大时与母马一起被送到山区的第二马房去，原马厩让给了刚从西班牙引入的跑马。我天天到第二马房，骑着白雪、带着顽童去山野遛马。

“徐，快起床，我有重要事情跟你讲。”雨季快过去的一个清晨，罗林突然喊醒我，“你穿好衣服，但你要承受打击，你心理先准备一下。”

我脑中掠过所有可能的灾祸，但我仍强自镇定，微笑着说：“请讲吧！”

“白雪昨夜遭豹袭杀，顽童被咬走了。”罗林沉重且带着惋惜说。

我霎时目瞪口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我猛摇着头，希望这是梦而不是真的，前一日下午我还带着顽童去遛马，给它拍照哩！

我赶到第二马房，白雪的脖子被咬断而死，现场一片凌乱。显然的，豹子在捕食顽童以前遭到母马激烈的反抗，最后将它咬死，我知道顽童已死于非命。罗林率着狗群追去了，我不愿见到秃鹰争食顽童的残躯，我没有去，但我心中燃起了怒火。

“豹子，我曾尽力保护你，你竟如此报答我，牧场上有的是肉牛，你却偏选上我的马，存心向我挑战，好，等着瞧吧！我将用你的方法回报你。”我含泪望着那片顽童奔跑过的山野自言自语地说。

“罗林，我决定要杀那只豹子。”吃晚饭时我说，语气坚定。

“徐，我没听错吧！你不是说美洲豹很少了吗？”罗林乘机反驳，因为以前都是我说他。

“罗林，上次我们去看‘谁来吃晚餐’，那女儿带着黑人男朋友回去遭父亲反对时，女儿问父亲：‘爸！你不是一向教导我不要有种族歧视吗’罗林，你记得做父亲的怎么回答的吗”

罗林摇摇头。

“父亲说：‘是啊！可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这种事会发生在我的女儿身上呀。’”我说完然后看看罗林，“这就是我现在的情形啊！我怎么会想到它会吃我的小马呢”

罗林开怀大笑。

“罗林，况且白雪及顽童与我有感情，豹子不只是咬死两匹马而是咬死我的两个朋友呀！”我振振有词地说。

罗林还是吃吃地笑。

我向罗林要了一份非常精密的农场地图，尽量把豹子每次作案及发现残尸的地点标出来，然后又把罗林追猎的路线尽量画出来，最后我发现豹子虽然聪明得会绕道来袭，但每次都往同一个方向逸去，而每次猎狗追到沼泽一带，豹子就消失了，因此我判断豹子是利用涉过沼泽来使自己不留痕迹，而且它并不是直接穿过沼泽，而是绕了很多的沼泽。

第二天罗林去首都接他父亲，我带着两个有印第安血统的牧童去侦察沼泽和附近的大片荒地。

果然不错，我们在沼泽北方找到无数豹子的脚印，那里连马都不敢前进，我们频频用马刺才使马勉强走动。到了沼泽就是一大片灌木丛生的荒地，我们发现了许多野兽的枯骨，有野猪的、

有鹿的、有獾的……牧童说大部分都是被豹子杀死的。四十分钟后我们穿过荒地，到达椰子河，这是一条缓缓的深河，河面有五十公尺宽，河的那边是长有稀疏大树的小丘，小丘过去就是热带大丛林，我直觉豹子就住在那丛林里。

回牧场后我问巴布罗：“这附近谁较有猎豹的经验”

“这里的牧童都没有杀过豹，但我知道八十公里外的波多西小村有一个叫多明哥的印第安老人，一生以屠豹为业，直到他五十岁时，突然封枪，从此不再狩猎。”他说。

第二天我开着吉普车与巴布罗到了波多西小村，在村尾的一个小屋里找到了年老但精神极好的多明哥。他正在用泥巴捏一个印第安人的杯子，他脸上有三道深疤，皱纹交叉，构成奇怪的图案，原来那是豹爪留下的。

巴布罗上前向他说明来意，多明哥突然抬起头盯着我说：“朋友！如果你是为了要在你客厅墙上悬一张豹皮而猎豹，或者仅为了刺激或为了炫耀，那你今天就要失望。”

我觉得这个老人很奇怪，一定有他一套与众不同的看法，因此我暗示巴布罗暂时不要说我们的理由。

“多明哥先生，你曾是最有名的猎豹家，而现在你又这样告诉我，你一定有什么可启我之窍吧”我问。

“朋友，”果不出所料，他说，“我三十岁时，豹子咬死了我的妻子，当时她在河边洗衣，过不了两天它又撕食了往河边寻找母亲的幼儿。从那时起我一直像发疯一样地猎杀美洲豹，我曾

用火把把豹从洞中逼出来，我曾潜入洞中等豹子回来，我曾披着豹皮以接近豹子，我追捕愈久，愈了解豹子的特性，到后来我杀一只豹跟我杀一只鹿没有多大差别，可是有一天我忽然封枪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中国朋友！”他脸上带着有点茫然又神往的表情。

我摇摇头。

“我受到了豹子的感动！”老人幽幽然，像在回忆一段出神的往事。

“感动！”我吃惊地问，我心中在怀疑着老人是不是在讲新的伊索寓言。

“没错！”他语气短促，然后又接着说，“是这样的，那年我快五十岁了，因多年捕豹，我变得很大胆。在一个月明的晚上，我盯上了一只花豹，当时我在下风处很安全，我突然心中掀起好奇的念头，想看看豹子除了屠杀外还做些什么，我静静伏在石后。这时银色的月光普照大地，它身上的毛皮反映着一种奇异的金色，块状的花纹，使人看久了有一种晕眩的美感。它孤独地蹲在高石上，头朝着月亮，仿佛也沉醉在月色中，然后它站起跳下高石，慢慢走过草地，突然以极其优美的姿态飞跃上孤树，身体正好遮住了月亮，然后我看着满月从它背后慢慢上升，月亮剪出它的身影，并且加了美丽的金边，美得使我屏息，忽然我心中升起一种奇异的激动，我好像从它身上看到了上帝创造万物的双手……我收起了枪在月色中走回去。”老人停了一下：“我回来以后

长思了几天，才觉得复仇不能挽回爱妻幼子的生命！杀戮不能消去我心中的忧伤，反抗大自然最后遭殃的是自己，不是吗 我已浪费了壮年二十载的光阴，不仅受伤受苦，而且我从未真正享受过家庭生活，大孩子离我而去，朋友断绝来往，啊！我比豹更像豹啊！”

“我从此不再猎豹，也不把猎豹的方法告诉别人，让别人去破坏上帝创造的大自然的美，这也是我对滥杀豹子的一种补偿。”老人握了一下拳，表示他的决心。

“可是，老先生，我们的情形很特殊。”

我就把那只豹子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他。

老人听了后陷入沉思。

“它不只是一只可怕的豹子，它简直是恶魔的化身。”我又补充了一句。

老人没有反应，继续沉思着，
他的内心必是很矛盾。



蛮荒的月落有一种格外神秘的气息

“这是一只可怕的老豹。”老人突然开口，“它聪明而懒又富有经验，深谙家畜的味美又知家畜的容易捕食。杀一只危险的老豹于人有益，于大自然无损。”

老人说完，站了起来，走进屋内，从壁上取下一个葫芦，那是个没有底，顶端横锯后改用薄牛皮封紧像鼓一样的葫芦，中央有一条牛筋直垂底口外。

老人由底口把手伸入，手指捏紧牛筋不快不慢地滑下，立刻发出了一声很大的牛吟声“哞——”。

“在有月亮的晚上，找一个面朝小丘、下风、透空的地方，当豹由丘上出现时，用这个把豹诱来射杀。要瞄它的眉心，如果它暴露侧面，瞄它的肩胛边，人要少，枪要准。用这个牛鸣葫，一声与另一声的间歇时长时短，前声与后声听起来要像同一只牛所发出，这样豹子易上当，来！你试试看。”

我立刻按照老人的指导加以练习，直到他满意为止。

“去吧！你还有一个礼拜可以选地点，一个礼拜后的月色最恰当，如果失败了再来找我。记住，要有耐心，豹子有伏着半天不动的耐心。”

月将圆的那天下午我们出发了，两个枪法较好的牧童巴布罗和路易士随行，还带了一个橡皮艇以渡过椰子河。我选上椰子河那边为我们埋伏的地点，是因为那里正好面对着小丘。如果豹子从丛林出来必会由丘上出现，那里地势透空，目标明显，而且距

离只有八十公尺左右，以罗林的枪法绝对可以一枪毙命。当我们到达时已日迫西山，罗林和我在一棵靠河的树下布置妥当，又把两个牧童安排在我们左边约二百公尺左右的低洼处，因为左面有一处低地不易警戒，必须有人在该处，这样，我们左边可以无虑，只要注意正前方与右方的丘上棱线。

热带的黄昏格外神秘，也分外美丽，西空红霞未敛，快圆的月已然出现。椰子河上大鱼不断地跳出水面，大小水禽沿河飞来飞去，河边草丛中虫声幽然初唱，鸚鵡群飞投宿丛林，没有风，一种蛮荒独有的气息笼罩大地。望着明月照黄昏的景色，我有好一会儿忘了自己来做什么！有时又会莫名其妙地自问：值得这样冒险吗

不知何时黄昏已然消逝，月亮突增了光辉，使得那片黑压压隐藏着美洲豹的森林像死神居住的阴城，四周涌起一种死亡的气息，压迫着我们，使人觉得有点呼吸困难。当我的第一声拟牛声传向荒野，低沉而长，像死神呼唤的号声，接着河边突然暴出一片节奏奇异的各种青蛙鼓噪声，好像沉重的大鼓。

“徐，你怕不怕”罗林突然轻声问。

“怕！但我不后悔，也不退缩。”我说。

“我在想，为一只豹子冒这样的危险，还要受这种紧张的压迫，是否值得。”罗林轻声说，显得有点恐惧。

“罗林，你如果后悔可随时退却，只是它将令你终身遗憾。”

“不，好歹今晚要见见它，你知道我与它斗了五年连面都未

照过哩！”

我们静默下来，不再说话，立时一股死亡的味道又弥漫上来。

拟牛声低沉而远地一声一声传入深黑丛林。周遭的空气好像忽然凝结，我们的双手都汗湿湿的，衣服也逐渐被汗水浸透，等待实在是最残酷的刑罚之一！

十一点了仍然没有动静，是否豹子看破我们的计谋

明月正照，人影缩小。罗林突然由月光下移入树影中，然后指指前面的丘陵，一个斗大的豹子头在棱线上的浅草中探出头来向我们俯看，然后又伏了下去。罗林举起枪，由枪上的望远瞄准器看出去，豹子如此出现了四五次，都在罗林瞄准以前伏了下去。“婊子，它根本不是野兽，简直是经过训练的家伙。”罗林双手有点颤抖。

豹子出现几次后又消失了。

“也许它发现我们了！”罗林说。

“耐心点，多明哥说过要耐心地等。”我说。

我们又耐心地等了一个小时，拟牛声仍好久好久响一次不曾断过。

这时，我忽然感到部分蛙声在众蛙声中突然歇了下来，我转过头去看，银色平静的大河有一道逐渐散去的斜波纹，那一条弄波的鱼一定有一百斤左右，我想。

我伸手弄牛声，满是汗水的手指突然失速地滑得太快，牛鸣

葫发出了“哞——”一声，像一只惊恐的小牛，空气中立刻出现了死尸的臭味。我们心中涌上了不安。

这时我听见当头大树上有水珠滴落在草上发出的声音，我心中忽然悸动着，不是露水滴落，我想。我伸手碰一下罗林，然后指着顶上大树的华盖，罗林握着枪，枪口朝上地蹲在我左边约一公尺处。

罗林一抬头，立刻一片黑影从树干向我们斜斜扑罩过来。

“豹——”我只发出半音，豹子已从我头上跃过直扑罗林胸颈处。

一声豹子震撼山林的怒吼，一声枪响和罗林的惊恐惨叫声，同时打破了月夜的沉寂。罗林仰后倒下，豹子向前直滚，我的手枪朝豹子射击，却卡住了，我连扣扳机，一点用处都没有，一股透心的寒意涌上。

这时候怪事发生了，滚在一边的豹子没有爬起来，只是抽搐着，然后不动了。

我恍然大悟，豹子中弹了，我倒抽一口冷气，立刻去看罗林。罗林昏死在地上，我检查他的头胸发现并没有受伤，我掏出万金油在他鼻孔上涂抹并且摇着他，喊他的名字，一会儿他就悠然醒过来，他是受到豹身的碰撞及过度惊吓而昏过去的。他醒过来，脸上立刻罩上惊恐。

“别怕，罗林，豹子死了。”我指着五公尺外的豹尸说。

他立刻朝自己脖子摸去。

“我没有受伤” 他不信地在颈子上、胸上摸来摸去。

我拿起罗林的枪向豹子走去，豹子已然不能动弹，一只眼睛在月光下流露着黯然又悲哀的神色，另一只眼睛好像闭上了，它全身湿湿的，豹纹在月色下美丽极了，我想起多明哥讲的“令人晕眩的美感”。

听到枪声的巴布罗和路易士，这时也赶到了。

“剥下它的皮！”罗林疲倦无力地站起来朝巴布罗并指着豹子讲。

“咦！怪了！”正在剥皮的巴布罗忽然说，“它只有一只眼睛！”

我和罗林拿着手电筒走过去，果然它的右眼受伤不久，肿得很厉害，还有点烂，根本睁不开。

“徐，豹子是如何爬上那棵树的 我左思右想，实在想不通，除了我们背后那条河，

神秘迷人的椰子河

三面都在我们的监视

之内呀！”罗林在

回途上问我。

“很

明 显

地，它

在我们

面前出



现后，就迂回好远渡到另一边，然后在我们背面再游水过来爬上树。蛙声的中断，河上的水波，水珠的滴落，以及它湿透的毛可以证明。”我回答，“这豹已成精，太可怕了。”

“那一枪我根本是惊恐中乱扣扳机，竟然就这么巧，打中它的喉咙，不然断的该是我的喉咙！好险！好险！”罗林说。

第二天我送牛鸣葫还多明哥，多明哥听完我的报告后说：“上帝保佑，那只母马救了你。”

“你知道，以豹子的天性而言，它原是扑向你，因为你离它近，但因为它的一只眼睛受伤，所以距离判断不准确，跃过了头而扑向罗林，它的眼睛实际上是被那只母马踢伤的。如果它扑上你，你们两人都完了。”多明哥感慨地说。

这也许是天意，我想。

牧场终于平静了。

“徐，你周末不要回马纳瓜，陪我去河口射鱼好吗 自从豹子死后，我好像失去了什么，假日有不知何去何从的感觉。”三个星期后的一个星期五晚餐上，罗林说。

“你失去了一个玩游戏的对手，一个共度周末的朋友，有人说过，达到了目标也就失去了目标。去吧！罗林！明天我们也许会在河口遇见新的对手，新的朋友——一条大白鲨。”我说。

关祖父



由我这牧场往山里走约二十多公里，
越过一条叫萨伊斯的河，再前进约五公里的一个小村上，
有一个很好、很奇怪的中国老人，
他是萨伊斯河到帕以瓦士河之间，那大片山区里最受尊敬的人。

牧童头子巴布罗与我策马涉过小溪进入丛林，一阵使人作

呕的腐尸味扑了过来。绕过几棵羊角刺树，立刻就看到了一群人静静站在上风的一边，聚精会神地注视着三四公尺外四个穿着白色消毒衣、戴着口罩的军警，他们正围着一个挖开的土穴。

我们下了马，加入了围观的人群，他们纷纷与我们打招呼，都是住在邻近牧场的农人及牧童。

巴布罗告诉我，有人被谋杀，埋尸在白牛牧场与坡索牧场交界的丛林中，尸体被猎狗挖出来，猎人去报了案，警方正来挖掘。

“不止一个哩！已经挖出来一个。”长工辛比指着下风处一个鼓鼓的大帆布套告诉我。

“死者是什么人”我问。

“面貌已经烂得无法辨认！”辛比小声说。

一个工作人员突然跪下去，两只手向穴里抓去，然后他拖起一只腐烂肿胀的脚，围观的人纷纷划十字。

那尸体慢慢地被拉上来，下肢先出穴，另一个工作人员蹲下去帮忙。当尸身慢慢呈现时，我突然看见死者穿的是一件深蓝色薄夹克，我心中起了一阵悸动。

“这件夹克，这件夹克……”我禁不住喃喃地说着，这件夹克我熟极了。

当尸体的胸部出土，露出夹克左边那圆轮状的金黄色图案及

绣在图案中间的中国字——“中农机”时，我再也压抑不住，可怕地呕吐起来。

“怎么了 徐！”巴布罗扶住我。

“是他……是……”我止不住呕吐，“是……达尼罗！”我吐得直跪下去，涕泗横流。

达尼罗是我在白牛牧场除了罗林外第一个认识的朋友。我在一个下着倾盆大雨的夜里抵达牧场，农业专家黄木通陪我来。一位个子蛮高、身体结实、卷发、棕皮肤的年轻人过来帮我把行李从吉普车上搬下来，他，就是达尼罗。

自从我们认识以后，达尼罗常来找我聊天，弹吉他。他告诉我许多白牛牧场的事，他从十一岁开始就在这里当牧童，已经干了十年了。从他口中我第一次听到被穷人敬若神明的吉米·罗培兹。言谈中我发现达尼罗对他们政府相当不满，我偶尔跟他辩，但他偏见很深，常弄得不欢而散，因此我后来不跟他辩了，只借一些书报给他看。他后来言语虽不再如此偏激，但我知道贫穷使他希望改变政府，使他向往共产党。他这种态度直到发生一件事以后。

这件事该从我认识吉米·罗培兹及萨卡利的那一天谈起。

“这位是吉米，农业肥料及种子的批发商。”有一天在庭廊下罗林给我介绍。

“你就是徐先生吧，久仰了，听说你会中国功夫，会弹吉他，还听说你最近办了一个失学儿童夜间补习班，非常成功。”

吉米热烈地握着我的手说。

吉米胖胖的，方脸、略矮，脸上时常挂着笑容。他的手刀奇硬而粗糙，指力很重。

“大名如雷贯耳，‘找吉米，万事 OK!’这句话我来的第二天就听到了呀！吉米！”

吉米常把肥料、种子无息贷给穷人。我还从巴布罗那里知道达尼罗是吉米在白牛牧场的代办。

“徐，这位是萨卡利，我的业务经理。”吉米为我介绍他身旁一个高瘦、戴着墨镜、头发油亮，年约三十多岁的男人。“你们以后常有机会在一起。”

“幸会！徐先生！”他说。

他们走了之后罗林告诉我，吉米热情、富有、见闻广博、交游广阔，无论上层下层社会他的名望都很好，他从前由某国逃出来时身无分文，现在算是白手起家。

萨卡利常来牧场，有时我们一起抬杠，但我发现达尼罗的想法几乎都是由萨卡利灌输过来的，这一点使我感觉很奇怪。萨卡利口才很好，那种具有煽动性的口吻再加上尖酸而刻薄的讽刺，难怪每次他来白牛牧场时，达尼罗等一群年轻人都要围着听他盖。对他这种言论我不大愿意扫他兴，直到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

白牛牧场每隔两周发一次工资，每次都是周末下午。十二月下旬，圣诞节快要到的前几天，正是周末发工资的时候，因为这

一天不但要发工资，还发不休假奖金，由于这一天现金特别多，罗林有事去邻国哥斯达黎加，他临走时一再拜托我帮忙照顾发钱。

我坐在办公室里，工人在窗外排着长龙，依序从窗口领钱，屋外的空地上摆满了乘机会来做生意的摊贩，工人的家眷也都来了。小孩子等着领到钱的父亲给他们买零食，母亲们等着办货过节，一片叫卖声、呼嚷声，洋溢着节日即将来临的喜气。

在工资发完时，我突然听到了达尼罗大声喊着：“各位朋友，请聚过来，萨卡利先生代表吉米要跟诸位说几句话，请聚上来！”

等到我出门时，群众已经聚在一起，为数约有二百多人，萨卡利正跳上一个临时用两个空的汽油桶竖立再横上一块厚木板的台上，我迅速混入群众间。

“各位亲爱的乡亲，圣诞节就要到了，每个人都在张罗着准备过一个丰富而又快乐的圣诞，但是，”萨卡利的口吻突然一



我和白牛牧场上的牧童们

变，“你们今天领到钱偿了债，又能剩几分钱呢”萨卡利悲伤而又同情地说。

“可怜的乡亲啊！你们终年辛苦工作，无论太阳晒得多么恶毒，雨落得多么凶狠，你们都得拼命为人工作，但是，摸摸你自己身上穿的破衣服，低下头去瞧瞧皮破血流没有鞋穿的双脚吧！你们可曾想过，为什么辛苦的结果会这样惨呢”萨卡利的声音好像在哭泣般，听众脸上都随着他流露出悲哀的表情。

“再看看那些政客、地主、军官，从不工作，只知剥削你们、欺凌你们，看哪！他们穿得多么高贵呀！英国的料子，巴黎的式样，趾高气扬就像鼓起羽毛的雄火鸡一般地从你们前面走过。”萨卡利装出一副雄火鸡不可一世的姿态说：“你们还得一副恭顺、低声下气地说：‘先生，您好，夫人，日安。’”萨卡利扮着可怜样。

“难道你们天生就是孱种，要这样卑下地过日子，就好像一只被丢弃、长着癞痢的狗”萨卡利忽然厉声说，“而他们天生是皮毛高贵华丽的美洲虎”

“不！大家都是生而平等，有权利分享这地球上的一切，但是我们的政府实行了错误的制度，使得少数的富人达官永远是富人达官，穷人永远是穷人，如果我们实行一种新制度，像古巴、中国实行的那种，那么地主、政客、军人就不敢再对我们吐口水，要富大家富，要穷大家都穷，谁也没话说，你们说对不对”萨卡利慷慨激昂地说。

“对!”群众大声地叫着,鼓掌着。

“所以,穷人应当联合起来,推翻现行的坏制度,而实行完美的新制度对不对”

“对!”群众再度齐声说着,鼓掌着。

萨卡利得意地带着满足的微笑。

“不完全对,萨卡利先生!”我忽然大声冒出了这句话。

我自己也吓了一跳,我本来就不想管这种事,我是外国人,是来看热闹的。大概是因为他那种得意洋洋,自以为煽动成功的表情挑起我对他的讨厌,使我想挫挫他的锐气,便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

萨卡利循声看过来,当他看到是我时,他眼光有一刹那露出带着辣的光芒及杀气,但他立刻换上一副诡谲的笑容。

“啊!原来是徐先生!”他勉强地笑着说。

“正好,各位乡亲,徐先生来给我做见证了。”

萨卡利说到这里忽然声音变大:“好了,今日到此为止,各位还要办年货哪!此外,吉米先生交代,所有欠他的钱,一律送给各位做圣诞礼物!”他极其紧凑而大声地说了一堆话。“去吧!祝各位圣诞快乐!”

群众立时欢呼起来,情况极为热烈,“吉米万岁!萨卡利万岁!”地喊起来。

“婊子!”我不禁用西班牙式的口头语骂出来,我迅速地跑到台边,当萨卡利刚跳下,我就跳上了木台。

“慢着！朋友们！”我拉开了从前服役时发口令的大嗓子对着群众下口令。

喧哗着散开的人群立时停步回过头来看我，然后又陆续聚回来。大概他们早已被工头训练得不由自主地听口令了。

萨卡利愣在人群中，有点不知所措，“各位！没事了，回去吧！”萨卡利突然厉声地说，带着恫吓的音调。

“萨卡利先生！你何不干脆说，不回去的人就要被收回圣诞礼物呢”我大声地讽刺他。

萨卡利脸色非常难看，重重地用鼻子吸着大气，脸上浮起了可怕的横肉，眼中喷着怒火，身子微微地颤动，他低估了我在工人中的地位，一方面农场上很多工作都由我安排，他们当中有许多人的小孩正在我办的夜间补习班上课。

当农民正转回来时，突然一辆大型吉普车拦住了人群，吉米走了出来，立刻所有的人都向吉米问好，吉米向我招手，我跳下台子走过去。

“徐，你脸色好像不很好，来，我们去兜风。”他笑着说。

我上了车，就把刚才的事告诉吉米。

“徐，对不起，萨卡利冒犯您了。”吉米客气地说。

“你大概不知道，萨卡利的父亲是政治犯，从萨卡利小时候就再也没有下落，相依为命的哥哥又被里昂的一个农场场主在一场车祸中撞死了，所以他一直很偏激，你千万不要与他一般见识。”

“吉米，事情过去了。我怎么会计较 我们去骑马吧！”我说。

那天晚上达尼罗来找我，起先他什么都没说，拿着我的吉他心不在焉地弹弄着，我知道他有话要说，只是还不知道如何开口。

“徐！”他突然用手切住了弦，乐声立刻中断，“你觉得萨卡利今天说的有道理吗 以前我总觉得萨卡利念过大学，他的话都是对的，但是我最近常听您讲，我觉得很多事我得重新想想！”

“萨卡利人不错，热情，好施，而且关心穷人，只是有些事太偏激一点儿。”我说。

达尼罗又低下头继续弹了一会儿。

“你能为我弹几曲吗 ”达尼罗把琴递过来。

“好吧！我弹一位叫吕昭弦的中国吉他演奏家兼作曲家写的，曲名叫《杨柳》。”

我接过吉他，把第五弦调成 G 音后开始演奏。

当最后一节的仿琵琶音消逝于寂静的夜中，达尼罗的脸现出一种神异的脸色。

“我听到杨柳柔弱的枝条在绵绵细雨中无可奈何地随风轻摇，带着淡淡的哀思。”他感叹地说。他的音感很好，感觉很敏锐。“徐！你能教我吗 ”达尼罗忽然热切地问。

“当然，不过教你看五线谱较实用，以后任何歌曲你都可以

自己练。”我说。我想起他不会看五线谱，大部分的尼加拉瓜乐师都靠记忆。

“好哇！真的吗？”

“真的！”我举起右手学习他们发誓的习惯。

“但是！达尼罗！你能帮我做一件事吗？”

“只要我能办到！”

“好！一言为定，我想请你每星期一、三、五晚上来教失学孩子西班牙文，现在这位老师哈克太懒，常缺课。”我说。

“好！就这样！”他爽快地答应我，“我要回去了。”

“我送你一

程，我正想

去散步！”

我站起

来随手抓了一件

薄夹克披上。



热带丛林中的白牛牧场

“你这件蓝夹克真好看，有一天你骑着白马穿过大豆田时，真叫我们牧童羡慕死了。”达尼罗说：“这胸前绣的金色图案真可爱！”

这件夹克是附在中农牌耕耘机内的赠品，夹克太大了一点儿，只有我能穿，睦团长就把它给我。

看达尼罗羡慕的神色教我心动。

“送给你，达尼罗！”我笑着说：“这是给你的圣诞礼物。”

“真的”他怀疑地问，以为我开玩笑。

“真的。”我举起右手。他的眼睛闪着喜悦的亮光。

自达尼罗来任教后，夜校学生人数骤增，而且孩子们进步得奇快无比，每天下课后我都与达尼罗一起弹吉他、喝咖啡、聊天，我发觉他变得更快乐，思想也变了，但惟一教我奇怪的事是他最近不知为什么时常与萨卡利争吵，甚至也与萨卡利的司机古特雷冲突，这是以前没有的事。

验尸的结果，三具尸体都因髓脑受到重击而死亡，但从外观完全看不出来。

现场任何蛛丝马迹也没有，我以为命案必会成为无头公案，但出乎意料地，凶手马上就查出来了。这完全该归功于吉米的一句话，他向主办命案而仍毫无头绪的上尉说：“要重力一击而命中髓脑，三次都这样准确而拳重，凶手想必是一个力大无穷的拳手才能办到。由达尼罗的生活情形看来，仇杀的成分居多。”

调查工作皆对准所有曾与达尼罗有过纠纷的、力大的、高头大马的、学过拳击的人。

很快地他们在日出牧场查到一位体重二百多磅名叫拉蒙的牧童，他的一伙人曾在复活节庆祝上与达尼罗一伙殴斗，甚至动刀。

但是拉蒙连同两位牧人在案发不久就不知去向了。相信是畏罪潜逃的，由他们临走留下的一些线索，判断他们是想越界进入

洪都拉斯或萨尔瓦多去。许多军队立刻被派到边界去布防。

过了三天，一个少尉带着三具尸体回来，正是警方追缉的三个凶手。

这件事原本就这样过去了，但是许多事又好像造物主在冥冥中早有什么安排似的。

达尼罗下葬一星期后的下午，我独坐在一道小溪边颇广的草地上想着一些心事，突然一辆吉普车在不远的土路上停下，萨卡利的司机古特雷跳下车直向我走来。

“徐，听说你的中国功夫很行，这种功夫我常在电影上看到，尤其是布鲁斯·李 李小龙 及王羽，我特来向你领教。”古特雷走到我面前很认真地说：“听说你快要离开白牛牧场了。”

“哦！古特雷，我根本不懂中国功夫，你要是听信罗林的吹牛，我就要变成布鲁斯·李的兄弟了，忘了它吧，古特雷！”

“徐！别骗我，上次在加油站三个人都没奈何得了你！”

“不！那三个人喝醉了，连脚都站不稳哩！”我说。

“那三人都是我的朋友，情形我很清楚！”他神色越来越不好地说：“我要试试我自己学了差不多二年的空手道功力。”

“古特雷，这样我更不敢比了，万一我被你砍上一掌或踢到一脚，我怎么受得了 这种会伤人的事算了吧！我们何不改比乒乓球或者网球。”我诚恳地说。

“徐！你真要顾左右而言他，那我要得罪了。”他忽然沉下

声来，然后摆起了架势。

他这姿势忽然使我想起有一次他与达尼罗冲突时，也是这样摆起来唬住了达尼罗，我不由得心头升起一股奇异的冲动，想替达尼罗出一口气，或者替自己出出这几天闷在心中的气。我跳了起来，“如何比”我瞪着他问。

“随你！”他沉声。

“好！不挖眼，不打后脑，不踢阴部。”

“好！”他应声，摆起了架势，大马步，侧身，左手横腹，右手刀半向前，向着我。

我蹲小马步，微侧着向他。

他突然欺近，以右掌切向我的腰，我用右手去挡，但他用的是虚掌，然后突然改掌为爪刺向我喉部，我微微偏身，刚刚避开，他左掌直捣我腹部，我用右手将它拍开，并向后退半步。突然他的右掌向我猛劈下来，我左手斜上顺势扣住他的右腕，他力量奇大，我虽然接住他的掌，但掌势依然连同我自己的手碰到我的上额，我感到一阵晕眩，但我没有松开他的手，我一个迅速的低转身，以右小臂横击向他腹部，他以左手切挡，我乘机猛拉他被扣住的右腕，然后以一个柔道的丢体动作把他摔倒在草地上。

古特雷爬起来，脸红红的，重新又摆出了架势，带着腾腾的杀气。

他立刻又一连串地攻了上来，掌势虎虎生风，我左闪右闪，连挡带拍，避重就轻，仍然挨了两个偏拳。

他突然一个右直拳直捣我心窝，我侧身，左手再度扣住他的右腕，我顺势向内一引，把他的身子引向我，再用右小臂击中他的鼻部，再改拳猛击他的肋边，他“唔”地叫了一声，我随即快速转身将他以过肩摔摔到地上，然后以右膝盖抵住他的背，右手臂索住他的脖子，他半坐在草地上。

“告诉我！你跟谁学的！”

“唔……唔……”他不肯说。

我忽然想起了吉米粗硬的手刀。

“是吉米吗”我忽然加力把他索得喉咙“呃！呃！”地作响。

“是吗”

“是……是。”

“吉米几段”

“二……二段。”

我放开他，看着他蹒跚地走向吉普车，他的鼻血流过唇边。

这次比武原是小事，却不料引出了一个可怕的阴谋，这事是后来办案的上尉告诉我的。

当古特雷受伤回去后，吉米发现他的伤，逼问之下知道古特雷与我比武，大为光火，尤其知道古特雷招认吉米是空手道高手时，便狠狠地殴打他，然后把他关在肥料仓库里。古特雷把肥料一包一包叠在一起，从屋顶钻出逃走，然后跑到警察局去报案，

道出了令人胆战的内幕。

“达尼罗是被吉米杀害的。”古特雷在警局招认说。

“吉米是古巴派来的间谍兼尼加拉瓜北部游击头子，他混在难民中来到尼加拉瓜，前年的马纳瓜劫案也是他策划的。

“不久以前，他发现一个手下有叛变的迹象，他为了杀鸡儆猴，要萨卡利把他全家杀死，但是身为游击队员之一的达尼罗坚决反对，认为不该累及家人，为此事达尼罗与萨卡利起了冲突。虽然后来吉米让步，但在行动时，吉米背信，仍然把那可怜人的全家捆绑后丢入火山口。达尼罗知道后非常生气，认为吉米比地主、比不讲理的军人更可怕，他的口号是美丽动听的，行动却是丑陋残忍的，于是达尼罗带着两个牧童拂袖而去。但吉米一伙人在半路截下他们，用枪把他们押到附近森林里，倔强的达尼罗又和吉米争吵冲突，最后吉米用他练了多年的空手道，戴上特制的手套，以掌重击他们后脑下方，达尼罗等立即死去，并被就地坑埋。

“如果尸体没有被发现，此事就了了，可是后来命案爆发出来，吉米只好立刻派人以重金买通拉蒙等三人，伪称要他越界去洪都拉斯私运一批药品，然后吉米透露设计好的线索给警方，拉蒙就在边界被击毙了。”

“我害怕吉米会对我下毒手，就像对付达尼罗一样，所以我逃了出来，吉米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

警察赶到吉米的住宅时，吉米已经逃走。

两天后，一个牧童在距都洪都拉斯边境不远的森林边缘发现了吉米的尸体。他的眼睛已经被秃鹰啄食成大窟窿，尸体附近的树干、石块布满了吉米射击的弹痕，吉米仍紧握着他的手枪，全身毫无伤痕。

法医在验尸单上写着：死因不详。

“他因杀人无数而心虚，在逃亡过程中受到幻觉的惊吓而死。”老神父罗贝多这样说。

当吉米的尸体运回经过坟场时，他们将尸体摆在达尼罗的墓前，一群牧童为达尼罗念着经，这个时候已是清晨四点多，衔接在热带地平线上的落月，被达尼罗坟上的十字架划成四片，好像一个被割裂的心。

“安息吧！朋友。”我划了十字，戴上皮帽，走向我的马。当我经过老牧童卡罗士身旁时，我听到他正低唱着达尼罗最喜爱唱的民谣《月落蛮荒》中的最后一段：

守护着无数故事上演又复归沉寂的大树



啊——我蛮荒的好姑娘，
别为月儿的西沉悲伤，
满月落下去，
也正是旭日东升的时光。

我跳上马，含着泪，在旭日东升中，疾驰而去，满耳尽是达
尼罗悲怆的歌声……

大湖悲歌



他怀中的吉他忽地幽然响起，
略沙哑、低沉而又成熟的歌声，有如一江春水注入，
汇成一首永远唱不完的哀怨情歌。
他一遍又一遍反复地唱着，皱脸上汨汨的泪水反映着月光……

——九七四年十月，我和另两位农业专家在尼加拉瓜中部的雨林山区，一个属于尼加拉瓜农业部副部长的牧场山谷里，开辟了差不多五分大的荒地，作为指导山区农民种植蔬菜的示范场。

在开垦期间，我和另两位农业专家工作备极艰辛。那块地丛生着荆棘、灌木和杂树，又正值雨季，山雨来去不定，时时把我们淋成落汤鸡。而且蚊虫又多又凶。我们用防蚊油，甚至用柴油擦在暴露的皮肤上，但是手掌和头脸依然被叮得肿痛的，又疼又痒。当地人说，半个月也不会消退，尤其是我们的耳朵，肿得真像猪耳朵。

一星期后，我们终于把荒地辟成良田。完工的第二天早上，我按着牧童所指的路线，带着午餐，骑马去雨林里拍照，欣赏多彩多姿的雨林植物。我一面拍照，一面采下一点标本，放在马背上的袋子里。大树上的美洲蝴蝶兰怒放，一串串长达几公尺的花穗，由树上直垂地面，在微风里就好像一群相互追逐的蝴蝶。

我策马慢慢地走着，一个山又一个山地翻过去，到了中午，我还没有找到牧童告诉我的土路，我判断我一定走错方向了，就驱马上到一座山顶，这时山雨又开始下了，我瞥见在前面的远处山谷里，仿佛有炊烟升起，我想那里大概有人家，就策马朝那边赶去。下了那座山，越过一条小溪，沿着溪边一条赶牛的小路，终于到了一个住有四户人家的地方。我正要上前问路，突然一辆吉普车从对面驶来，一直到我面前才停下来。

“呕啦!是中国人吗”一个白人探出头来问,他身材微胖,脸圆而红润,头秃秃的,大概四十来岁。

“是的!”我答。

“那一定是在圣塔非的维加牧场那里做示范的中国农业专家了。最近我们这一带的农人、牧人都在谈你们。”他说。

“他们怎么说”我客气地问。

“他们说,如果你们能在雨林中种出黄瓜来,他们就能从公牛身上挤出奶来。”他笑着说,“以前法国和美国的农业专家也在这里试过,结果都失败了。”

对这种事我只能笑笑。

“你骑马来的吗 怪了,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他奇怪地问,“沿着马路骑马来,可要半天才能到这里呀!”

“迷了路,翻那边的山过来。”我指着我来的方向说。

“稀奇!稀奇!”他大笑着说,露出了双下巴,“那边尽是密林,你能通过可真不简单,来,到我家休息吧!等一下我叫人送你回去。对了,我叫安东纽,这一带的牧场是我的。”他随着按了一下喇叭,立刻小屋里走出一个瘦长、戴着牛仔皮帽、留着八字胡的年轻牧童。

“尼洛!”安东纽大声说,“把这位中国农业专家的马送到庄上来。”

“是,先生!”尼洛点头说,然后好奇地看了我一眼。

“上车吧!中国人。”安东纽说,“去喝咖啡,淋了雨可是

怪冷的。”

“我叫徐！”我一面说，一面下马，尼洛替我抓着马头。

“谢谢你的好意！”我跳上车说。

“不要客气！”他说，同时把车掉转头，沿着来路驶去，二十多分钟后到了一座很豪华、隐在山腰中的大宅院。安东纽把车直驶入院内，下了车，他引我进入客厅，侍女奉上咖啡，并把客厅的壁炉生了火，这是我在尼加拉瓜第一次看到有壁炉的客厅。我把上衣脱下来烤，一面喝咖啡一面与安东纽先生聊天。

安东纽是尼加拉瓜相当有名的世家，他的父亲老安东纽，在一九三〇年的内战中，曾是波阿哥省保卫战的司令，后来失败而亡命西班牙，十年后才回到尼加拉瓜。一九七〇年去世后，独子接管了所有的产业，包括一个五千公顷的牧场，一个大贸易公司，一个大锯木厂。

我们谈的很多，从农业经营谈到观光业，从中国人的信仰谈到华侨的事业。这时他忽然说：“很久以前我就常听我的牧童说，由我这牧场往山里走约二十多公里越过一条叫萨伊斯的河，再前进约五公里的一个小村上，有一个很好、很奇怪的中国老人，他是萨伊斯河到帕以瓦土河之间，那大片山区里最受尊敬的人。”

他接着就把他听到有关这个中国老人的传奇，例如他如何办克难学校、盖仓库、教导主妇改善环境卫生，如何化解纠纷、推进地方建设等一五一十地告诉我。

“哦！有这种事，我倒真想去拜访他。”我说，“从这里去方便吗？”

“不行，现在是雨季，萨伊斯河水流很急，难以通过，必须绕道去上游，那里有一吊桥可以通过，听说那也是那个中国老人发起建成的。”

“有多远”我满怀希望地问。

“太远了，你还是旱季时来我这里度假，然后再从这里骑马去，一天来回，时间很充裕。”他说。

就这样，在次年二月，当山谷的黄瓜、花椰菜、番茄有很好的收成了，而那些要挤公牛奶的牧童对我们竖起大拇指的时候，我又到了安东纽牧场来。

第二天，安东纽用车送我到 he 牧场的最后一个集牛站，那里牧童早已为我准备了一匹好马。

我骑上马，挥别了安东纽，由一个牧童引路，一小时后，我们走出了牧场的后门，在这里我问清了路线，就把牧童遣回去，自个儿前往。

策马入林寻访异乡传奇里的中国老人



近午时，我到了萨伊斯河边，河水急而不深，我骑的马很勇敢，我只轻抖了一下缰绳，它就跃进了河里过了河，我顺着一条很明显的马径前进，半小时就到了小村庄。几个脏兮兮、没有穿衣服的小孩，在一棵结满果实的南木树下呆望着我，手里抓着深绿色犹未成熟的果子。

这小村大约有七八十户人家，除了右边中间一家比较大，是用木料盖的以外，其余都是草房子，那栋木屋前门壁上挂有一些广告牌子，像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等，我想那个中国老人一定就是住在那里，我听说他开杂货铺。

我骑马直对着木屋走过去，这时有几家草房子的门口出现了妇人和小孩，都投来好奇的眼光。我下了马，走上木屋的前廊，它和木屋的地板一样，高出地面有一公尺。在这潮湿的雨林区，把地板筑离地面是必要的。

木屋的门虚掩着，里面却没有人。

“关先生出去了。”突然我身后响起了女孩子清脆的声音，“您如果要买什么，我可以为您服务。”

我回头看，一个留着长头发、肤色棕黑、眼明齿洁的少女，手里抱着一个小娃娃。

“你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回来吗”我问她。

“不知道，他去替人看病，我想大概快回来了吧，今天一大早有一个男人来请他去。”她说。

安东纽说这个中国老人还能替人医病，我当时以为传言有

误。

“关先生大概是很好的医生吧！”我试探性地问她。

“是啊！”她露出尊敬的眼神说，“我们这一带的人病了都请他看，我们小孩子都称他为关祖父。”

“您也是中国人吗”她问。

“是的。”我说。

她微笑着，偷偷地瞧我，这时又有几个小孩走进木屋来，好奇地看着我。

“我等他好了。”我说，然后就坐在廊下的摇椅上，跟那位少女聊了一下关先生的情形。不久我就睡着了，在旱季大热天里，骑了半天的马，觉得累了，虽然小孩在附近叽叽喳喳，但我还是睡得很沉。

不知睡了多久，突然感到脸上一阵热把我惊醒，原来是偏西的阳光晒上了我的脸，模模糊糊看见旁边坐着一位老人，我揉揉眼睛，定睛再看，他是中国人。

“你醒啦！”他用广东话问我。

“您就是关老先生吗”我用半客家话半广东话问。

他笑笑，点点头。关老先生个子不高，清瘦，双目有神，一脸和蔼，看上去差不多六十上下，但那少女告诉我他已七十三岁了。

“我姓徐。”我自我介绍，“特别来看您。”

“欢迎！欢迎！”他笑着说，然后朝屋里用手一招，一个小孩

子端了一大杯柠檬水走出来，并递给我。

“你一定渴了。”老人说。

我喝了一大口，好凉，“这里没有电，哪来冰箱”我不解地问。

“是烧煤油的冰柜。”他说，“是用来冷藏附近人家的肉食和一些我的药品。”

“我回来看你睡得很熟，再看你骑的马，烙着安东纽牧场的记号，我想你骑马跑了一大段路，一定累了，所以没有惊醒你。”他微笑着说，“上次听牧童说，我有几个年轻的同胞在圣塔非牧场教人种蔬菜，我想你一定就是那几个中的一位吧”

“正是。”我说。

这时，一个胖胖的中年妇人从店里头走出来，她轻声对关先生说：“可以吃饭了。”

“来，徐先生，你一定也饿了，我们随便吃一点儿东西。”他站起来说。

我的确饿了，也未跟他客气，就随着他进入屋里，穿过陈列着杂货的前房，进入后屋的客厅兼餐厅。一进后房我就发现厅上一边靠着墙的中央，供着一个小佛像，像旁供有一牌位，上写：关氏历代先神位。

“您依然信佛吗”我问。

“是，我是修净土宗，我觉得寂寞时，就念南无阿弥陀佛。”他表情严肃地说，“这句经使我生活愉悦，内心平安。”

这大概是全尼加拉瓜惟一的佛像了，我想。

我突然发现那祖先牌位前供着一团灰褐色奇形怪状的东西。

关先生知道我在注意那东西，就把它取下来，交给我。我摸着，感到湿软软的，猜不出是什么宝贝。

“这是我故乡的泥土，”他说，“就在我家后面一条小溪挖的，我小时候常去挖溪岸边的黏土，捏成各种东西，我离家时带了一坨。”

我把黏土捏了几下：“怎么还是湿软的”我好奇地问。

“是啊！我想家时就把玩它，以前较忙，一个月难得把玩一次，现在老了，几乎天天捏它。”他有点儿不好意思地说：“这就叫返老还童，你知道吗 我带出来时，这块土约有五两重，因为捏玩，被手指黏走不少，现在已经剩不到一半了，哈哈！”他笑了起来。

中国！中国！多少您的子女为您流浪在外……

“我们还是吃饭吧！”突然关先生大声地招呼着我。

我惊讶于桌上摆着的几道中国菜。

他一定看见了我吃惊的表情，他说，“这个妇人替我煮了十年饭，所以做的菜已经有那么一点中国味了。”

“咦！这是空心菜 嘿！还有韭菜！”我说。

“都是我自己在后院种的。”他笑着说，“中国人天生是种菜专家。”

“当地人称韭菜叫中国草。”他说。

我们都笑了起来，因为我也遭遇过这种事。

关老先生又拿出一瓶绍兴酒，“这是去年在义卖时买的。”他说，“如果让这些山里的酒虫喝这种酒，简直是糟蹋，就像猪八戒吃人参果一样。”

我们一面吃喝着，一面议天，老先生非常健谈，谈起了他历尽沧桑的一生。

关先生的名字叫心圣，广东中山人。幼年时上私塾，当过药童，后来习商，他太太姓王，生有一子二女，在兵荒马乱时，与家人分散，独自逃至香港，彼时香港生活不易，他渡海到巴拿马。不久，他的一位朋友在尼加拉瓜首都马纳瓜开餐馆，他应聘到尼加拉瓜替朋友经营。

“您怎么会来到这么偏僻的荒野呢”我问。

“是这样，我负责整个餐馆的管理，工作又忙，时间又长，一方面又想家，再加上水土不服，三年以后就病倒了。医生说如果我不停止工作，不去乡下休养，很快就可以回老家了。那时我得了肺病，”老先生回忆着说，“我正苦于找不到适当的乡下可以供我休养时，餐馆里的一个年轻跑堂说，只要我肯每个月付他十块美金，就可以住到他乡下的家，我一口答应了。原以为他家就在首都郊外，毫不考虑就随着他上路，结果整整坐了一天的车子，骑了半天的马才到达，他的家就在这铺子的对面。”关先生说到这里不禁大笑起来。

“你就这样待了下来”我一面笑，一面困惑地问。

“不！”他说，“因为我到达时，病好像加重了，我知道不能再跋涉了，就留下来等病好一点儿再走。几个月过去，我的病大有起色，可是雨季也来了，交通中断，只好等旱季再说。”他停了一口气，跟我对喝了一口酒，又继续说：“在雨季中，附近有许多人染病无法就医而死了，我小时候学过好几年的药草，又懂一点针灸，就试着找了一些药草给病人服用，再用针，就这样幸运，居然有许多病人被医好。渐渐地我在这一带出了名，他们尊敬我，为我建房子，妇女轮流为我煮饭洗衣。到了旱季我离开的时候，有两百多人送我，直到萨伊斯河。正在我渡河时，忽然一个小孩昏倒了，那时我突然有一种奇异的感觉，我知道，我走不成了，他们需要我，我就这样留了下来……这就是命，就是缘啊！”

“您就一直行医”我问，“这铺子又是怎样来的呢”

“开始时，我的确只是行医，也不收费，但他们经常会为我送食物来，而且你知道，这里的植物和广东的植物都不一样，我得花许多时间来试它的药性，请教本地的老人家，我现在用的处方，还有不少是乡下老头子教的呢！”他说到这里，又举杯与我对饮了一口酒。

“后来我发现这里的人不懂储蓄，农作物收成或家畜卖出了，就拼命地享受，纵酒、赌博，然后到了青黄不接的雨季，就没有钱买种子下种，没有米吃，只好去挖野木薯，滥杀野兽来充饥……”他感慨地说，“看到这种情形，我忽然心生一计，就开

了一家店铺，各种东西都卖得很便宜，惟独酒是例外，我从卖酒以及赌博抽头上赚了不少钱，然后用这些钱在雨季时接济那些无米可炊的主妇，贷给需要买种子的人。几年以后，赌博、纵酒的人少得多了。”

“难怪这里的人敬您若神明。”我由衷地说。

“我没有孩子在身边，我把他们当做我的子女，他们当我是老家长罢了。”他笑着说，“这个铺子现在不属于我，几年前我把它变成合作社了，我现在只替他们管管账而已。”

“有没有中国朋友来看过您”我问。

“你是第一个，”他说，“以前我偶尔到首都去时，会找一两个朋友聊聊天，但他们一天到晚忙着赚钱，等到好不容易发了点儿财，人也老了，然后由那些纵容过度的子孙去乱花。”

“这是许多华侨的通病，”他叹了一口气说，“好多中国侨民一生克勤克俭地赚了不少钱，却不曾走出他们餐馆或店铺的门口外，就像我壮年时一样，要不是那一场病，我一定会和他们同

命
运。”他
说 到 这
里，不 觉
又 笑 了 起
来。

关祖父僻居的山村一隅



我们聊得很愉快，我发觉太阳已经坠得很低了，连忙起身告辞，他要留我盘桓几天，我因第二天要赶回首都去，只好婉谢了。我们走出店门，门外已聚集了不少当地人，他们全是来看年轻的中国人的。

当关先生一走出店门，所有的人都脱帽，并向他问候。

忽然有一个少年人问我：“您会不会中国功夫”

我摇摇头说：“不会。”

“骗人的老故事，”那少年说，“就和电影上完全一样，会功夫都假装不会。”

功夫电影使得尼加拉瓜人认为，所有瘦的中国人都会功夫，都深藏不露。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宴会上，一个当地人忽然问我会不会飞，我说我没翅膀怎么飞，他说在电影上，中国人几乎都会飞。这种事常把我弄得啼笑皆非。

“关祖父，可以请他表演一下吗”另一个褐发少年指着我向关先生请求。

“下次吧，”关先生和蔼地说，“徐先生要赶回安东纽牧场呢！”

我正要告辞，关先生却说：“我送你过萨伊斯河，那里你不熟，夜里渡河容易出事。”

关老先生骑了一匹骡，我们在夕阳西下时出了村子，我心中突然袭来一丝感慨：“这位中国老人不也是一位圣者，一位东方的史怀哲吗”

我们默默地并骑前进，关老先生也变得沉默起来。到了萨伊斯河，他又坚持送我过河，我只好恭敬不如从命，随着他的骡后，在黄昏渡过了萨伊斯河。

道别的时候，我发现他脸上有着泪水，我不禁鼻子为之一酸。

“子曰：有朋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说，“关老先生，您不高兴吗？”

“高兴啊！”他说，“这就是喜极而泣呀！”

“但你的光临，却使我想起我的家人，我的同胞，我的故乡。”他幽然神伤地说。

“为什么不回去呢？”我问。

“几年前我回去过呀，但一切都变了。我回去了是废物，还要人家养我，在这里，我是蜀中的廖化，还大有用处啊！”他喟叹着说，“再会了！徐先生，但愿我们有缘再见。”他说着，把骡拉转头。

“珍重了，关先生，我们后会有期！”我说。

我注视着 he 慢慢地渡过夜色渐浓、宽广的异国河流，我想起了荆轲渡易水那种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悲壮……

当我目送着他模模糊糊的身影上了对岸，并回头向我挥手时，我忽然禁不住大声地说：“关先生，中国人以您为荣，欢迎您回去！”

“迟早我会回去！”他的声音越河而来。

“何时”我大声问。

“生时不归，死了也会回去……因为——我是中国人——”

苍老而悲壮的声音在夜色朦胧的萨伊斯河上回荡着……

我心中涌起一阵激动，双腿猛夹，坐骑立刻半人立起来，然后向安东纽牧场那边冲了去，在飞快的马蹄与风声 中，我的耳中一直回响着关老先生那句“我是中国人”。

圣幻河之旅



在天色微明中，独木舟朝着微微反光的水面前进，

不时地有大鱼被小舟惊起跳出水面老高……

河上满布着大浮萍和布袋莲，

河的两边不是丛生的芦草和野天堂鸟花，就是密密夹河的大树。

雨季刚结束时，我到蛮荒的巴罗斯拉罗斯农场去帮水稻专家邱先生做试验工作，在工作全部完成后的周末，小邱与我驾了一艘小汽艇到尼加拉瓜湖北岸的总统牧场莫里柚去度假。

这个牧场有一万五千公顷，有平原、丘陵、沼泽、森林，但如此广大的牧场仅仅住着几十来户人家，且大部分集中在湖边，水路是对外最重要的交通，此外还有一个小飞机场。

我们到达时正是黄昏过后，月虽然未圆，但非常明亮，船到码头外，早已有人用着三只强力手电筒照着让我们靠岸，名叫以旺的工头来接我们。以旺将近四十岁，身体高瘦而结实，瘦长的脸，有一个鹰钩鼻，头上戴着皮制的旧牛仔帽。



农技团水稻专家小邱猎获的野鸭

上了岸，绕过一个小丘，立刻出现了几户人家，坐落在小丘的另一面。一阵伴着吉他与击掌的歌声传来，接近小屋时，我发现屋前廊下的灯光，完全笼罩在烟雾里。待近前一看，发现竟然是无数的蜉蝣围着灯光飞绕，构成一个奇怪的大雾球，把小屋包了一半。我们一到小屋，立刻几个粗犷的牧人走出来

大叫：“邱——”并且把小邱抱起来，直拍着他的背，小邱——为我介绍，有牧人、船夫、猎人、教师，有年轻的，有老的……

“来，我们要为中国朋友唱一曲，你们也为我们唱一曲中国歌，表示今天相逢的快乐！”

大家在廊下的摇椅坐下，他们开始演唱一首名叫《吉萨》或许的民谣，由那位戴着草帽的老人伴奏。这个老人肤色黝黑，含有很浓的印第安血统，带着忧郁的表情。我们一面欣赏，一面望着蜉蝣围着路灯形成的蒙蒙雾光，直到他们唱完我还不觉得，听到小邱鼓掌我才紧跟着鼓掌。

他们唱得很高兴，我立刻要求再唱一首，彼等欣然答应，我还是望着那些蜉蝣，想起美国博物学家在他的夏日记趣中谈到的蜉蝣岛。

一曲唱罢，他们把吉他交给我，我接过来，和小邱商量一下，两个人就唱起了《踏雪寻梅》。他们礼貌地鼓掌及要求再唱一首，我以乘船疲倦婉拒了。

我们到达的先前，苏慕萨总统私人农业经理玻罗已经用无线电交代过莫里柚牧场的经理，我们受到很周到的招待，我们住进了紧依着小山、临着大湖的总统私人别墅。管理别墅的是胖子荷瑟，他在我们安顿之后，引导我们参观别墅。这是一栋完全以完整不锯开的树干叠筑成的房子，室内充满着木头的香气，客厅布置很优雅。胖子又引我们参观苏慕萨总统的卧室，室内有两张床，床边小桌上放着总统父亲——贾西亚·苏慕萨的遗照及一本

圣经，墙上挂着两把长剑，总统每年旱季都来此度一段假期。

我们睡在总统侍卫的卧房，因为乘了五个小时的船有点累，很早就睡了。半夜里我渴醒了，起来喝水，突然听到歌声传来，那是一种苍老而悲怆的声音。伴着吉他唱着很哀怨的情歌，在这夜半听来格外感人，我忽然兴起来探看是谁在半夜唱歌的念头，我穿上牛仔装走出去，小邱仍在呼呼大睡。

半圆的上弦月已然偏西，凉风习习吹来，我倾听着，歌声似乎从湖边传来，我沿着小路走下去，果然有一个模糊的影子在湖边岩石上。我听着他动人的歌声，直到他停下来休息。

“朋友，我是中国人，我可以过去听您唱歌吗”我怕吓着歌者，所以我远远地就打招呼。

“哦！欢迎之至！您是邱吗”是一个老人的声音。

“不，我是徐！”我慢慢走上去。

老人戴着宽边皮帽，抱着一把吉他，“喝酒吗”他举起一瓶酒，是一个小瓶的金标蔗花牌酒，是尼加拉瓜最流行的烈酒之一。

“谢谢，我不喝，我被您动听的歌声引来，只想听您唱，也好奇为什么您在半夜里唱，而且唱那么幽怨的歌！”我说。

“唉！”他长叹一声，把脸转向湖边，月光照在他脸上，虽然脸上皱纹甚多，但可以看出他年轻时一定很英俊。他的眼睛迷茫地看着大湖远处说：“那是一首永远唱不完的情歌。”

“你年轻时一定有过动人的罗曼史，对吧 先生，我忘了请

教尊姓大名。”我说。

“罗贝多·华京。”他喃喃说，“罗贝多·华京……以前他们唤我美洲虎，是的，美洲虎，俊美、迅捷、力大无穷，猎无不获，现在他们叫我醉老人，叫我老猫。”

“虎就是虎，永远不会变成猫，听您的歌声，我就知道在这大湖区，没有一个人能唱得比您好！”

他眼睛倏然一亮，“真的吗”他注视着我问。

“千真万确，上帝为证。”我举起右手说，“你的歌声充满了动人的真情，不是一般歌者做得到的。”

“唉，年轻人，我在这湖边唱了四十多年了，你是第一个听众。”他似感伤又似高兴。

“你刚才唱的歌，我从未听过，是如此的美，又如此的悲伤，是您自己做的吗”我问。

“不，它是印第安莫斯基多族的旋律，有一个乡野诗人为它做了词，我稍微更动了几句词而已。五六十年前，在大湖一带的人都唱过，如今再也没人唱了，除了我。现在年轻人所喜欢的情歌都是一些热情得荒唐做作的，他们嫌这首歌节拍太慢，旋律变化不大，不能唱出心中的热情及歌者的才华。”他带着疑惑不解的语气说。

“唔，也许那首歌特别能唤起您的一些回忆！”我说。

“岂止一些，我后半生几乎活在这首歌中。”他说。

“那时我才十八岁。”他灌了一口酒说，“是这地区骑术与

枪法最好的年轻人。那时在萨巴得拉岛上有一个大湖区公认最美的姑娘，名叫卡洛琳纳。在众多的追求者中，我独获青睐，我们常在月明的晚上在这湖边约会。我住在离湖八公里的森林中，我常在黄昏时分骑马到湖边来等她，她则独个儿划一条印第安独木舟前来，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我十九岁生日的前一天，正是一月中旬山羊星座出现的时候，那晚新月虽不很明亮，但卡洛琳纳一定要来为我暖寿，于是我们约好

那晚见面。但是我满怀兴奋，从入暮一直等到深夜，始终看不见她的倩影，不祥的感觉越来越浓。后来我不顾一切，驾了牧场主人古



特雷·璜停在湖边的小舟，尼加拉瓜湖中的小岛萨巴得拉

划到萨巴得拉岛去。卡洛琳纳的家就住在湖边，我在湖边找不到她平常划的小舟，我感到一阵晕眩与恐惧，便忍不住冲到她家去。

“ ‘卡洛琳纳！卡洛琳纳！’ 我有点失去控制地大叫着。”

“ ‘谁’ 应门的是卡洛琳纳的母亲，‘罗贝多！是你，卡洛琳纳不是去与你约会吗’ 她母亲说到这里，脸上突然露出了惊恐的表情，‘卡洛琳纳，她不会……’ ”

“ ‘不要惊慌’ 看到她母亲紧张，我反而变得镇静起来，‘她可能迷路了，今夜有薄雾。’ ”

“ ‘快喊醒男人们，点起火把分头去湖上找。’我说。”

“四艘小舟分头出发，直至天亮在小岛与这湖边的途中找到了翻覆的小舟，卡洛琳纳已失踪了，只在附近找到了一些她的破碎衣服和断发。她，她就这样丧生，在淡水鲨鱼口中……”

罗贝多讲到这里已经泣不成声了，约莫过了五分钟，他又继续说了下去：

“卡洛琳纳死去的第二天，我才从小岛回来，想不到古特雷·璜竟然以盗窃罪将我捕送官府，他是替他儿子泄愤，因为他儿子是追求卡洛琳纳最热烈的人之一。我在坐牢的时候逃到哥斯达黎加去，直到我二十五岁尼加拉瓜发生内乱时我才回来，那时古特雷·璜因为参加内战失败而死，牧场也被没收了。”

“我回到这里后，总爱在月明的周末晚上，骑马来到这里，也就是从前我与卡洛琳纳约会的地方，即使在我结婚生子后依然如此。前几年有一次，我在这喝醉后回去的路上坠马，断了一条腿，我的儿子再也不肯让我骑马来……”

“老了，我老了，但卡洛琳纳依然如此生动地活在我的心

大湖畔的小船



中，我来到此就情不自禁地要为她，为我自己唱这首永远唱不完的情歌……”

他说到这里，怀中的吉他忽地幽然响起，轻轻的分弦伴奏，好像一去不回头的流水，然后那略沙哑、低沉而又成熟的歌声，有如一江春水地注入，汇成一首永远唱不完的哀怨情歌。他一遍又一遍反复地唱着，皱脸上汨汨的泪水反映着月光，我记下了他的歌词：

爱，今夜你何在
我守候着你前来。
月夜的萨巴得拉岛啊，
依偎着热带温暖的湖浪，
是情郎怀中的姑娘，
时有梨涡荡漾。
在那阴深的小岛的另一旁，
椰林啊使我惆怅。
我看不见火光，

爱，今夜你安在
我苦守着你再来。
月夜的尼加拉瓜湖啊，
轻漾着热带温暖的微浪，

是情人婀娜的玉臂，
频频招手相唤。
在那遥远的湖水的另一边，
薄雾啊使我惆怅，
我看不见小船。

他喝完最后一滴酒，望望天色，站起来说：“我儿子就要来接我了。”

在破晓中，他夹起吉他，蹒跚地走下岩石，然后回过头来对我说：

“自古红颜多薄命，由来英雄最痴情。”

他回过头去，颠跛着上路，这时候我听到了他长叹一声，自言自语地说：

“命运！

你休要多作弄，
我休要报仇
如果我能。”

我看着他慢慢远去，走上了小丘，两个骑马的人出现，应是他的儿子来接父亲……

这时我发现自己眼角湿湿的，不知是感动的泪水，还是……

哀鸣的小鹿



他把鹿鸣笛放入口中，
立刻小鹿的哀鸣传入了荒野，
那声音非常悲伤，
像一头失群或迷途的小鹿在哭泣，在呼唤母鹿。

船上偶遇

二月底，我又如往常的假日一样单独地踏上旅途前往格兰纳达，它在首都东南方四十七公里，坐落在尼加拉瓜大湖的西岸，是尼国第三大城，也是最美丽、最富有、最古老的城市。前年十二月我曾应朋友之邀来参加建城四百五十周年的庆祝会，在街上骑马游行过、跳舞过。

下午三点到达格兰纳达城，汽车终点站离码头尚有一段距离，我包了一辆古色古香的马车到达码头。码头上挤满嘈杂的人群，叫卖食物饮料的小贩，搬运货物的工人，话别的旅客。我上了一艘旅客较少的轮船，租了一床吊床，在靠船舷的地方挂上，舒服地躺着欣赏这个熙熙攘攘，而又与自己毫无关联的世界。

在人群中有一位身材很美的小姐跨上船来和一位老妇人谈话，我觉得她很面善，她偶尔也把视线抛过来。她忽然与老妇人一起笑了，露出一颗金牙齿，我想起来了，我走了过去。

“你是露丝·玛琳纳小姐吗”

她笑了。

“果然是你，Silencio”她笑着说。

我的名字与西班牙文 Silencio 发音差不多，意思是沉默，因此尼国朋友都叫我 Silencio，而说英文的朋友就叫我 Silenv。

她靠近我，与我亲脸为礼。

“我以为永远见不到你了！”她拉着我的手说。

差不多两年前我到巴罗斯拉罗斯总统农场帮助小邱时，曾利用星期日乘小艇到过圣卡罗镇，虽然只停留半天，却认识镇上一半以上的人。

露丝·玛琳纳是镇上一位富人的女儿，那时她还是顽皮的小姑娘，现在已经亭亭玉立了。她半年前转来格兰纳达城读书，今天来送姨妈回圣卡罗镇。

“圣卡罗镇的小孩子至今还怀念您。”她说，“他们经常玩着你教的游戏。”

我想起了那些穿着花花绿绿、戴着面具的孩子们看见我后，舞也不跳了，跟着我到处走，问东问西的，要我教他们中国功夫。我却带着这一大群孩童在教堂前面的草地上玩团体游戏。

露丝·玛琳纳留下她的住址后，又从手上卸下了一个不锈钢的雕花手镯递给我说：“请记住一个圣卡罗镇的小女孩，曾偷偷地喜欢你，祝福你。”

我连忙从衣服上摘下一个红色的纪念徽章佩挂在她的白衣上，“这是我常佩戴的，当你看到它时，别忘了你的中国朋友也永远祝福你。”

“好美，我好喜欢！”她低头看着胸前的纪念章，然后忽然把我抱住亲了一下我的脸。

在露丝·玛琳纳的挥手送别下，船驶离了码头，正是下午四点十分。

圣卡罗小镇

风浪非常大，船摇得好厉害，吊床晃来晃去，我用爬山绳连人带床绑在船舷上。原来要拍摄湖上的落日，现在却只要站起来，立刻全身出冷汗，头晕欲呕。船上除了水手偶尔走动外，所有的旅客都东倒西歪。

到了夜里，风浪加大，呕吐的声音好像有传染性般地互相传染着，我躺着丝毫不敢动，即使翻身，便立刻觉得胃部一阵难过，有东西要呕出来，而全身骨头就好像要散裂一般难受。老天！要到第二天早上六点船才靠岸哩！

靠近圣卡罗镇时天已破晓，旅客纷纷收拾行李，这时我才发觉我那顶在巴拿马花了五美元买的白色绿边帽丢了，我告诉一个水手，一会儿船长来了，是一个三十多岁身强力壮，面貌看起来很聪明的当地人。

“赶快检查看看是否有其他东西丢了！”他说得很快，“船上经常有小偷混水摸鱼，特别是风浪大的时候，有的旅客甚至充当枕头的衣服都被偷走了呢！”

我打开背包，照相机、摄影机都还在，我才舒了一口气。小东西丢了，只好自认倒霉。

船靠岸后，码头立刻热闹起来，我很疲倦，挎着背包就直接到镇上惟一的客栈。这个客栈之差只有用那位邻房，一个美国年轻工程师的“荒谬”可以说明。木造的楼房，有人走过整栋房子

就咯咯作响。铝皮的房顶，在早上太阳出来不久，就因吸热逐渐膨胀而哗哗剥剥地大声响上一阵，当太阳落下去，空气逐渐凉爽，它又要像早晨那样响上一阵。早上十点以后，下午五点以前，房间里是不能待人的，那种热气就像烤肉一般。房间是由与人一般高的薄木片隔开，里头一张帆布床，一条被单和枕头，外无它物，木板墙上到处写满了、画满了厕所文学及一些讽刺地方军人的标语。最令人难过的还是那张床，一翻身就吱吱作响，好像床要肢解一般，按那位美国佬形容：“整晚都是那种令人想入非非的声音。”

原想好好睡一觉，但客栈吵得很厉害，只好背起相机到街上走走，这才发现街上好热闹，原来每个星期二是船队从格兰纳达城抵达圣卡罗镇的日子，也正是小镇赶集的日子。

这时候主街靠近码头的一段挤满了人，街道两旁摆满了各种商品出售，都是刚从船上卸下的。

“中国人，你好！”帽子找到了吗？街上许多人与我打着招呼。这些人都是同船而来的乘客，他们现在不但换了较好的衣服，而且有的人全身挂满廉价的太阳眼镜、皮带，或者其他像小刀、指甲刀、梳子等东西在街上叫卖着，使得街上格外多彩多姿。

赶集一直要到中午才收摊，因为船队在下午二点返航，这些小贩也随船而去，到沿湖的山美给利多小镇贩卖半天，再回格兰纳达城，然后改船到萨巴得拉、欧眉得贝岛去。终年他们就这样在湖上漂泊，日子过得何其艰辛！他们是一群伟大的凡人，就像

“等待的果陀”，他们只仰望着一个晴美的明天，忍耐着黑夜的风浪。

圣卡罗镇是里约圣幻省的省会，也是该省最大的镇，然而也只有三百多户人家，小镇坐落在圣幻河河口的坡地上，扼着大河的出入，是兵家必争之地。四百多年前，西班牙人在此建立了要塞，那些古炮至今仍放在临河的高地炮台上。镇上有一户中国人，姓吴，开杂货店，相当富有，是印第安古董的收藏家。那天下午生意较淡时，我去拜访他，他很热情，谈起他们移民的辛酸奋斗史，又引我参观他收藏的印第安古物。他是中学的校董，在地方上深得人望，这是身为中国人的骄傲。

中午时，我到码头去打听是否有船到北圣幻村。圣幻河出加勒比海海口的小村，大家都摇头说：“难得有船下去！”

近午饭时，客栈老板告诉我，有一个叫里克的，最近可能会去北圣幻。

好不容易在酒吧间找到了热心的胖里克，他不定期地运货到北圣幻去卖，再买回一些那边的土货，如兽皮之类。

“星期五下午二点！”里克嚼着啤酒热心地说，“我那艘船是红黄二色相间，上面写着：小木瓜，我高兴有伴同行！”

“好，一言为定，星期五见！”我替里克付了一瓶酒钱。今天才星期一，足足还有三天，但这是惟一的机会。

坐落在圣幻河与大湖交接处的圣卡罗小镇



下午在街上遇到许多仍然认识我的小孩子，于是又在教堂前玩起团体游戏。

那天晚上，全省惟一的电影院正上演一部中国片，是金汉与董力演的《一个没有勇气的男人》。我请了十来个小孩子去看，每个小孩子的入场券都是我买的，条件是第二天带我去拍野生动物的16厘米电影。

这是一部国语发音的拳击片，片子非常旧，西文字幕常看不清楚，因此观众常为片中主角的意图有所争论。

“他是故意败给他的！”一位观众说。

“胡说！他明明就打不过他！”另一位观众反驳说。

“那里”

“胡说！”“乱盖！”

“不要吵了，我们何不问问 Silencio！他是中国人呀！”

“对呀！Silencio 您说，谁对”

后来片子断了，全场一片漆黑。

“荷瑟，你的老相好来了吗”

全场观众在黑暗中哈哈大笑。

荷瑟是电影放映师，全镇人都认识他。

“他妈的，小舅子，别打扰好吗”荷瑟在放映室大叫。

剧院中又是一场大笑。

观众中有人大声说：“荷瑟，你不能等到散场吗”

过了二三分钟，当片子接好刚开始继续放映时，又有观众大

声说：

“荷瑟，怎么这样快！”

立刻哄堂大笑盖过了电影上的对话。

从电影院回来，我就带着乘船的余倦进入梦乡，半夜里突然被一阵震动及歌唱声惊醒。我仔细一听，是那位美国佬唱着酒醉的歌回来，他每踩一步，阁楼就震动一下。他用《喔！苏珊娜！》的调子唱着自编的歌词，他真该做诗人，他的词编得真有意思：

我搭乘一艘荒谬的破火轮
到达了一个荒谬的破小村
住进一间荒谬的木造破客栈
荒谬的破床和有臭虫的硬枕
喔！苏珊娜！给我一个甜吻

我正流浪做个荒谬的异乡人
隔房住着一个奇怪的中国人
不知为何也来到这个破小村
我约他同去酒吧喝酒找女人
他一口便回绝无非嫌娘儿蠢
喔！苏珊娜！给我一个甜吻
我遇见了一个朴实的中国人

林中一日

在一群孩子们的呼唤声中醒来，天已大亮，孩子们在客栈前面齐声喊我的名字。

我赶忙爬起来，背起我的背包跑出去，有一个孩子带着黄头秧鸡，另一个较大的孩子带着两只绑住嘴巴的蜥蜴要给我。我分别为他们照完相后才发觉年轻的跛子探险家——罗兰多，他已经到了，他是我在昨晚电影散场时认识的，我们谈得非常投机，他答应我的要求陪我去林中拍摄野生动物。

罗兰多的右脚天生有毛病，小时候不能与同伴奔驰，使得他养成能够细心观察一切的习惯，因而成为最好的野外观察家，后来成为大河区最优秀的捕兽人，他设的陷阱很少落空。

罗兰多对大自然的观察非常细微，在途中我鼓励他讲他的经验，他因为有外国人欣赏他的经历，所以尽量把他知道的都告诉我，使我得到好多宝贵的资料。

“看！徐先生！”罗兰多突然停步，指着路右边几百公尺外的一个密林，“看那棵大树顶上有几个黑黑的东西。”

我照他的话看过去，果然，有许多黑团分布在高高的树枝尾端，好像鸟巢一样。

“那是什么”我问。

“黑猴！”罗兰多带些得意地回答。

“能靠近照相吗”

“跟我来！”

罗兰多拨开高草走进去，我紧跟着他踩出来的路，后面小鬼安静地跟上来，显然这些小孩子常随着罗兰多到野外，何时可以讲话，何时该安静，他们都非常清楚。

“这些猴子并不怕人，但听到奇怪的声音它们会躲起来。”
罗兰多一面走一面说。

在热带高草中拨草前进是很难过的一件事，闷热，成群的蚊虫缠着满是汗水的脸，还得小心脚下的毒蛇。

一进入森林，立刻凉气拂来，我刚停下来喘气，罗兰多忽然朝树上指指点点，我以为他发现猴子，但我努力看着树上，看不出有什么动物。我用疑问的眼光看着罗兰多，他走过来，指着大树上弯曲的枝条，轻声说：“在那枝条尾部有一只大嘴鸟。”

那是一只只有保护色的绿大嘴鸟，嘴大得不成比例。喙上散乱分布着鲜艳的红斑、黄斑、蓝斑、绿斑，就好像油漆匠或顽皮的孩子随意涂上去的，但又极为好看。它头一摆一摆地看着我们，可惜是正逆光，再加上有一小枝条横挡着鸟嘴，以致很难照相，我正试着各种角度时，它飞走了。

罗兰多领着我们向密林里走，它一面走一面指着地上的洞，告诉我：“这种被挖出来的土，成长条状的是犭狢的洞，成较宽放射状的是负鼠。犭狢是很好吃的野味，这几天有许多人抓这种动物去



卖，因为在复活节前的星期五不能吃温血动物，于是狢狢、大蜥蜴、大龟都成了当天的肉食代替品。如果您想拍这些动物，明早你到码头附近去转一圈，一定有人兜售。”

我们正走不到几步，一只小狢狢像一具玩具鼠那样跑开，样子滑稽得很。

“我抓过最大的狢狢有五十多磅重。”罗兰多说，“这是里约圣幻省至今有人抓到的最大的一只了。”

“我想我们已经靠近猴群了。”罗兰多轻声地对我说。

这是一个阔叶树与棕榈树混生的密林，我们时常需要拨开棕榈叶才能看见高的树枝，我们散开来慢慢前进。

当我拨开两片浓密的大棕榈叶时，一只黑猴就在离我面孔不到二公尺的低枝上一动不动而又好奇地注视我，大概它看我越看越不像它的样子，显出疑虑不解的表情，仿佛在怀疑这只突然出现的猴子怎么这样大。我着实吓了一跳，我的双手仍然抓着被我分开的叶子，我屏息不动，它看着我，我看着它，足足有二分钟之久，猴子才慢慢往高枝爬去，而且还时时回过头来看，好像在肯定或者要确认什么似的。

我们在林中找寻好久，始终没有找到主猴群，只偶尔发现一两只分散的。一直到下午四点时，终于发现了，大概有三四十只，在一棵巨树上，安静地抓着虱子，其中有几只母猴正在喂奶。对于我们的出现，它们好像一点儿也不在意，只偶尔低下头来注视。

“不会被猎人猎杀吗”我小声问罗兰多。

“不会，我们不吃猴子，它们太像人了。”他说，“有一次我出去打猎，那时我还小，打了一天均无所获，在归途上我遇见了一只猴子，就朝它开了一枪，那只猴子掉下来，在地上滚叫，那声音真像小孩子的哭喊，我赶快再补它一枪，以后再也不敢打猴子了。”

“罗兰多，我想拍大一点的动物，你能安排吗”在回圣卡罗途中我问。

“你指哪些动物”他反问。

“如美洲虎、鳄鱼、蟒蛇等。”

“你不怕”罗兰多惊奇地问我。

“有危险才有刺激，才珍贵！”我说，“我跑到这蛮荒来，如果只看到小狷狵、小猴子，不是很遗憾吗”

“美洲虎可不好惹，而且很少了；鳄鱼离此地也要三天路程，在印第安河那边才有大鳄鱼；蟒蛇，我知道离此不很远的沼泽山一带有，而且相当大。”他接着又说，“如果你真不怕，明天我带你去。”

“徐先生，最好不要去，上次圣尼古拉斯牧场的年轻牧童莫里诺就在那沼泽失踪的，听说就是被蟒蛇吞了。”小孩子中年纪比较大，皮肤黝黑名叫林哥的说。

“没人亲眼看到，别胡说！”罗兰多说。

“大家都这样讲！”林哥不服地说。

“大家说，你要相信大家说，你就不是你父亲生的了。”罗兰多教训林哥，“那条蟒蛇固然不小，却还吞不下一个大男人。”

“那么，罗兰多，我们明天就去。”我说。

沼泽山探蟒蛇

那天，天还没全亮，我们就出发了，罗兰多驾了一条加了引擎的印第安独木舟，他没有携猎枪，腰间佩挂点二二的小手枪，还带了两把微弯的长刀，这是拉丁美洲乡下人不离身的工具，名叫马恰得，它可砍树，也可除草，像锄头除的那样好，是最好的防身武器。他还带了食物，以及一只不大不小活的雄鸡。

“佩挂一把马恰得长刀吧，在密林中它比枪还管用，特别是对付蛇。”上船时，罗兰多把刀子递给我，刀身足足有八十公分长，薄而锋利，挥起来很便捷。

在天色微明中，独木舟朝着微微反光的水面前进，不时地有大鱼被小舟惊起跳出水面老高，我们沿着圣幻河顺水而下，四十分钟后左转进入较小而平静的美丘拉河，河上满布着大浮萍和布袋莲，河的两边不是丛生的芦苇和野天堂鸟花，就是密密夹河的大树。朝阳普照河面时，水禽纷纷飞起，展开了觅食活动，蛇颈鸭三三两两地立在枯枝上张开湿翼晒着太阳，这是一种潜水捕鱼的鸟，它那弯曲而细长的颈就像蛇一样，土人称它为猪鸭，因为它的叫声好像猪叫。

舟行约有一个小时，罗兰多在一棵多根的大树下靠岸。

“到了，这里我们称做沼泽山，因为小山多、树林多、沼泽多，很容易迷路。不久前有一个自称为探险家的美国人，在夜里迷了路，困了一星期，才被我找到。一个月前吧，有一个美国工作团的年轻人，在印第安河迷失了，后来美国政府从美国派了搜索队来帮忙，他被救时已经奄奄一息了，那地方有点儿像这里。”罗兰多系好小舟一面搬下行李说。

罗兰多一拐一拐走在前面，快得令我不敢相信，走了半个小时，罗兰多在一棵树下停下来。

“你看过最大的蟒蛇有多大”休息时我好奇地问。

“中间最粗的地方，我张开双臂合抱，手指刚好可以相触，蛇身长十来公尺。那是三年多以前，”罗兰多回忆着，仍禁不住神采飞扬！“那是我第一次去探魔鬼山，我和好友米盖去了一趟。我们在一棵大树下发现了一条巨蟒，我们着实紧张了一阵子，因为我们从未见过这样巨大的蟒蛇。后来我注意到它的腹部朝上，才知道它死了，死了不足一天，还不曾发臭。它是死于美洲虎的，在中美洲再没有其他野兽可以置大蟒蛇于死地，它的头颈都被咬裂，附近蒿草东倒西歪，一片狼藉，显然经过一场恶斗。”

说完后，我们又走几分钟，涉过一片浅浅的沼泽，沼泽中有许多鱼被我们惊动向四处跳窜，留下一股一股交错的泥水。

“雨季时，这里要小船才能通过，现在旱季水浅多了。”罗

兰多说。

过了浅沼泽后我们爬上一座小丘，丘上有一小木屋。那是典型的印第安小屋，地板离地面很高，好像一个□望塔一般。如此可以隔绝湿气及防止野兽侵袭。

“这是猎寮，不知建于何时，是用黑硬木建的，所以经过数十年，甚至数百年木头都不会烂。”罗兰多拍拍木柱子说。

这种树木坚硬如石，沉重如铁，一般刀斧砍上去，就像砍到石头一样，这种木材埋在地下几十年不蛀不烂，尼加拉瓜人都称它为黑硬木。

罗兰多顺着一个木造小梯子爬上去，房子里头空空的，木造地板还很结实，罗兰多用干草清扫了一下，我把塑胶布铺了上去。

“把东西整理好后，我们提早吃午餐，然后就去找蟒蛇的踪迹。”

“然后呢”我问。

“把鸡放置在笼子里，诱蟒蛇晚上前来吃鸡，明晨我们就能追踪上它。”罗兰多兴奋地说，“当然它吃不到鸡，它只能在笼子四周欣赏欣赏，看看菜单而已。”

我们离开小屋时才十一点多，不久就进入了热带雨林。我立刻为雨林中的各种植物所吸引，整个雨林就好像东方的杂货店或土市场一样，难以数计的各种野生植物像百货一样充斥其间，高大的林木就像橱窗般，在它的枝干上横陈竖列着熙熙攘攘的各种

奇形怪状的植物——蕨、羊齿、兰花、椒草、爬树的仙人掌、大大小小缠满大树干的天南星科爬藤，以及挂在枝上、摆在树干上，好像各色灯笼或花篮的凤梨科植物，它的种类多达百种，是热带美洲储水最多的植物，最大的有八仙桌一般大，可储水好几加仑，因此不少水生动物居住其中，青蛙、蜻蜓、蚊虫、苍蝇、甲虫、蠕虫，甚至还有人抓到过小螃蟹，这些美丽的凤梨科植物，往往把树林装饰得好像豪华的宫殿或多彩多姿的庙宇。悬在高枝上随风飘动的老人须，好像彩带一样。在林中偶有阳光可以渗进之处，就长着叶片大如雨伞或叶形奇异的山芋类植物。

热带雨林，步步奇景，万物滋生，一切都教人感动。我出神地瞧着雨林中的一切，忘了自己所为何来，也不觉罗兰多的走远，好久之后，他在老远呼唤我，我才惊醒。

罗兰多在林中找了三个多小时仍无着落，我们斜穿出雨林，走上邻接长着草的小丘，罗兰多立刻发现了有蟒蛇爬过的痕迹，他跟踪着走下小丘的左面，那边密长着短草和乱石，小丘的前面不远就是大沼泽。

“我们就把鸡放在这小丘上。”罗兰多说，“你去锯三段手臂粗、六尺长的树枝来做支架，我来挖洞。”

太阳偏西时，罗兰多做好一个三角架，支架下端深埋入土

流过热带雨林边缘的圣幻河



中，上端交汇在一起，用绳子扎牢，就像三枝枪架在一起，罗兰多把粗铁丝制成的鸡笼挂在支架的交叉点，又拔了一把鸡毛，把它一根根丢在小丘下面。

“今晚这里会很热闹，就好像圣卡罗镇的赶集一样哩！”罗兰多撒着鸡毛说。

他又把三个生鸡蛋打破，搅拌之后洒在小丘下。

“蟒蛇嗅到鸡蛋味、鸡血味，会好像毒瘾发作的人闻到吗啡一样。”罗兰多有点儿得意地笑着说，好像他做了一个很成功的恶作剧一样。

回到木屋已经天黑了，罗兰多烧了两杯黑咖啡，晚餐是玉米饼夹牛肉干。

夜里罗兰多讲述他从小到大那辛酸而又快乐的生活，他当过小厮、小贩、农人、水手、向导、寻金客、猎人等，他的经历就是一部最好的蛮荒探险小说。

“我叔父一直要我去格兰纳达城为他管店铺，”罗兰多说，“但你知道，嗅惯蛮荒气息的人，再也不能习惯于市声城味。”

“睡吧！明晨我们还要早起，”他说，“不然我们要错过许多镜头。”

天未破晓罗兰多就把我叫醒。

“来！喝一杯热咖啡我们就出发。”罗兰多递来一杯黑咖啡，“穿上你的雨裤，露水很重，在草中走不了几分钟裤子就会全湿透。”

我喝着咖啡，他把割开的塑胶制装肥料的大袋子围住下半身，好像穿着长裙一般。

我们出发时，天刚破晓，没有风、没有云、没有鸟兽的声音，大地寂静得可怕。在这蛮荒的清晨，好像一切都凝结了，一切生物都在一夜间死了，只有我们踩在草上的足音，传得远远的……

罗兰多一拐一拐地走得奇快，长刀一晃一晃地提在左手。

“咦！奇怪”罗兰多突然停步。我差点撞上他，“我们竖的架子不见了！”他惊疑地说。

果然前面小丘上除了乱草，空空荡荡。

“可能有大野兽出现！”他目注小丘，把长刀交到右手，然后左手抽出了手枪，“你在这里不要动，用你的手枪替我掩护，同时注意我的手势。”他说着就蹲低了身子，在挂满浓浓露珠的草中缓缓前进。

空气立刻浮起了危险的气氛，一种步步杀机的感觉涌了上来，我把长刀插在地上，把相机挂在灌木上，抽出左轮枪，目送着罗兰多慢慢接近小丘。我发现他的腿此时竟然一点也不跛，使我想起白牛牧场的青年跛子——哈克，他在有姑娘的时候就不跛了。

罗兰多极缓慢地矮着身子开始往丘上走去，每移动一步，就停止一会儿，我举着手枪瞄着他附近，我的手有点发抖，我真担心，一枪射死的不是野兽，而是……

罗兰多在快到达丘上时，捡了一块石头丢了上去，丘上毫无

动静，我松了一口气，放下枪，手犹自颤抖着，紧张的汗水湿透了衣裳。

我正要伸手取相机，突然瞥见罗兰多舞着长刀在丘上东跳西跳，长刀在他身前划着小圈。他跳动着，跳动着，偶尔向前面砍出一刀，这时我才看见他的前面有一条大花蟒，举着头，随着罗兰多跳动的身子转动。

我看呆了，不知要去帮忙罗兰多，还是拿起照相机拍照，这时候罗兰多又挥出一刀，看不清是否砍中了，一会儿那条蟒蛇忽然把身子往丘下一甩，消失在草丛中。罗兰多只追了几步就停住了，然后他回过头来召唤我。

我走上小丘时，罗兰多正在捡拾着倒下的木架。丘上鸡毛遍布，鸡笼子扁扁的。中间被扒开一个大空格，鸡早就被吃掉了，鸡血染在草上、石上。

“蟒蛇有多大”我迫不及待地问。

“不大，比大腿粗一点，它逃得很快，下面又是长草乱石，我追不上！”罗兰多仔细地看木架说。

“是山狮！”罗兰多突然指着倒下的木架及旁边留下的爪痕说，“我就知道蟒蛇没这份能耐可以扒开鸡笼，弄倒木架！”

“我们猎人不大喜欢猎山狮，它的皮不如美洲虎或豹那样值钱，但付出的危险却差不多。”罗兰多站起来说，“这只山狮还不小，由脚掌看来，它只有一百五十磅左右，而且山狮不嗜杀，胆子也较小，我们不会有危险。”

“我想蟒蛇绝对不止一条，我们往沼泽方向找去！”他说。

听到山狮，我早就把蟒蛇忘了，罗兰多一说到蟒蛇，我的兴趣又来了。

“罗兰多，你刚才对付蟒蛇时，为什么要像打拳一样地跳跃着”往丘下时，我走在罗兰多后面问道。

“哎呀！你原来还不知道怎样对付蟒蛇，”罗兰多回过头来惊讶地说，“蟒蛇常在你静止时发动攻击，所以跳！跳！移动身子！就是对付大蟒蛇的方法，同时……”

他还没说完，突然用力推开我，说时迟，那时快，他已双手握住一条蟒蛇的颈部，猛力地把蛇首左右甩动，每当蛇身往他移来时，罗兰多的身子就迅速地移动，不让蛇身接近来缠住他。

我愣了一下，立刻又爬起来，正要捡起长刀，蟒蛇的尾腹正好扫过来打中我的臀部，我被打得向前翻了一个筋斗，我害怕地回过头来时，正好看见罗兰多突然放开右手，猛然一掌劈在蛇头上。蟒蛇上半身立刻像触电一样弹了开去，然后落在草丛中，我突然热血沸腾地拾起长刀追上去想给它一刀，罗兰多拦住我。

“别杀它！”他说。

“可是刚才我们多危险呀！”我不平地说。

“是我们吓了它。”罗兰多说，“这一条就是刚才我在丘上想抓的那一条。”

我们走到沼泽边，罗兰多瞧了一会儿立刻做了一个决定，“你沿沼泽往那边去，我往这边去。”他说。

“如发现蟒蛇不要惊动它，用口哨跟我打招呼，蛇是聋子。”他又说，“只要地势方便我一定能用绳子套住它。”罗兰多显得很有自信。

我右手操起长刀，左手握着手枪，慢慢拔草前进，与生俱来的恐蛇症使我心惊肉跳，每跨出一步以前总要把附近看个清楚。

我走不多远，罗兰多已走出五十公尺开外。

我正注视着一堆浓草深处时，一只蜥蜴从我身旁跑开，吓了我一跳，就在此时，突然我听到罗兰多“哇”的一声大叫，我回头一看瞥见如树耸立的大蟒蛇，昂首在长草上，罗兰多挥着刀子在它前面跳动着，我一时看呆了，不知要怎么办，这样大的蛇简直是巨龙了。

罗兰多跳动着，突然身子失去平衡往后倒入长草中不见了，就在这时候，蟒蛇的头忽然也矮入长草中，同时传来一声罗兰多惊恐的惨叫声。

“完了！”我想。我发疯一样地向着罗兰多狂奔过去。

“罗兰多——”我一面跑一面大叫着。

我举着长刀，不顾一切地冲进罗兰多倒下的长草丛。

“不要慌，徐！”罗兰多有气无力地说，“我在这里。”

“受伤没有”我喘着大气问。

“小伤！”他说。

“被蛇咬着了”我问。

“不！被石头绊倒下去时，屁股坐在刺堆上。”他两手拍着

石头，“阴沟里翻船。”

我再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蛇呢”我问。

“往沼泽里去了。”他说。

“我还以为是龙呢。”我笑着说。

“你怎么知道不是龙”他问。

“我明明看见是蛇的样子。”

“你看见它的颜色吗”他说，“可不是你我以前见过的深咖啡色大花斑，而是浅黄色底，上有小褐圆斑，我从未见过的一种。”

“我以为我不死也要受重伤了。”罗兰多叹息着说，“这蟒蛇比我的腰还粗。”

“它要不是刚吃过火鸡大餐，就是刚做完爱。”罗兰多终于恢复了原来的气色。

我把他从石缝拉起来，花了好些时候，像他昨天拔鸡毛一样，把刺从他屁股上拔出来，他也像那只雄鸡一样地呱呱叫着。

圣幻河上

从沼泽回到圣卡罗已经黄昏了，立刻有两个中学老师来找我，请我晚上去为学生讲一点儿有关中国的事，他们最感兴趣的是中国功夫，这一晚的演讲和示范，使我这趟旅行倍增姿彩。

第二天早上，胖子里克来告诉我，他的货物未到，不能依时

前往北圣幻，我只好改变行程到圣幻河中游的要塞村去。

我搭乘的是一条破旧的小火轮，船弦二边各有一排长木条凳子，整条船盖了一层平顶木棚用来防雨防晒，同时棚顶也可放置货物。我为了照相，就爬到棚顶。船在闷热的午后阳光下，吃力而缓慢地驶离圣卡罗镇，顺水东下，火轮后拖着一艘加了引擎的印第安独木舟，它专供接送旅客上下船。

水流甚缓，河道曲折而宽广，两岸有的被开辟成牧场，有的仍为原始森林，偶见一家土著的草房，总有两三个赤身的小孩子静静地望着火轮驶过。

我总觉得在这参天古木、野兽出没的原始森森与悠悠流水、鱼虾充斥的大河之间的地方，才是文明人梦中的故乡。这些土著人捕兽网鱼为食，伐木筑屋，凿树成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远离金钱与名誉，那

幽幽流水伴随着参天古木，正是文明人梦中的故乡



么生活与生命对他们又有什么意义呢 当我看见一对土著夫妻带着一个小儿子在河上钓鱼时，我忽然领悟，在小日记本写下：

生活

有不同的意义

在不同的环境

生命

在顺其自然中

找寻愉悦的小径

而爱情

使一切生活生动

并赋生命以永恒

在其他河流注入圣幻河的交汇点常有旅客上下船，此时火轮并不停泊，仍以同样的速度前进，那艘拖在后头的独木舟，此时就开过来，靠到船舷边，下船的旅客就跨过去，由独木舟送上岸，然后再载搭船的旅客，追上火轮。如果有货物要上下船，那就需要靠边停泊装货卸货，这样往往要耽搁好一阵子。

船开过大河与弓木河交汇口不久，一艘快艇追了上来，一个戴着西部草帽、肩背猎枪、扛着背包的年轻人跳上火轮，他个子不高，瘦瘦的，蓄着大八字胡和山羊须，年纪约有三十左右，是西班牙后裔，他的样子很像从前的西班牙大公。上船不久他也爬

上棚顶来，我们打了招呼，聊了起来，聊得非常投机。

他名叫路易士，美国伊利诺大学工学院毕业，现在在马纳瓜一家公司任工程师，晚上在中美洲大学兼课，他虽学的是工程，但他也对尼加拉瓜的历史和地理非常感兴趣，他正利用假期来圣幻河探访古迹。他的家族是尼国贵族，父亲是参议员，叔父是将军，伯父干过劳工部长，但是他也有堂弟及亲戚好友加入游击队。

路易士后来下去休息，我独自在船棚上欣赏着河上绮丽的风光。不觉间黄昏已降临，黑夜渐渐合来，一股乡愁轻轻涌上，我离家快两年了，在这异乡的河上夜行，格外觉得孤独而寂寞。

河上砍鱼

晚上八点多才到达要塞村，此村约有八十来户人家，房子沿河而建。一下了船，路易士就打听客栈，我们扛着行李，顺着两排木造房子夹着的村街直走到村尾惟一的客栈。这家客栈比圣卡罗的好，它有天花板和窗，显得很清洁，因为这地区湿气较重，房子的木造地板都离开地面有二公尺左右。我正走上台阶时，有父子二人，拿着马恰得长刀、木桨及长手电筒走过，小孩约十岁，父亲约四十岁，我看木桨是干的，我猜他们可能正要驶舟入河，就随口问：

“朋友，晚安，上哪里去”

“砍鱼去！”做父亲的回答。

“能跟你们一道去吗”我的好奇心又来了。

“欢迎！”

“请等我三分钟！”我跑了进去，“路易士！你帮我选一个房间，我去砍鱼了！”

他们的独木舟就停在客栈斜前面河边。

父亲在小舟后面操桨，孩子举着手电筒站在小舟前端，我坐在中间，父亲名叫大卫，儿子叫胡立欧。

“你会游泳吗”大卫问我。

“会！”我答。

“要塞前这一段河，是整条河最湍急的地方，一不小心小舟就会翻！”大卫说。

小舟驶过河中央时摇摆得非常厉害，当舟摇摆得很斜的刹那，不少湍急的河水从舟边冲进来，舟打了两转才控制住，然后驶到岸边，大卫使舟沿着河边往下游走，十几分钟后到了一个河水非常平静而宽阔的地方。

“就在这里！”大卫收起桨说，“这把长刀给你，徐！”

“胡立欧！你负责把灯光打好。”大卫对他儿子说。

灯光直接打在河面上，但是河水略带黄色，看得并不深。

“怎能看到鱼呢”我怀疑地问。

“是这样，这种鱼叫加斯巴，它会贴着水面游，你可以看到鱼背呈灰黑色，你就朝着头或颈部用力给它一刀！”

“被砍中的鱼不是会沉下去吗 你怎能捞起来”我问。

“鱼被砍中时并不立即死亡，通常会挣扎一会儿，但因为它受了致命的伤，身体便翻过来在水面上转小圈子，此时我们就把它捞起来。”胡立欧解释说。

“第一条鱼给你试刀，徐。”约过十几分钟，大卫突然打破了寂静。“来了，徐！准备！”

我站起来，两脚摆开，身体向着舟边，双手把长刀举高至头顶，就像要行刑的刽子手。

“来了，来了，准备……”大卫好像读秒一般喃喃念着。

我看见一条黑影从舟后沿舟边游近我，“我的妈呀！这么大。”一定有一公尺半长，姿态极为优美地游着。我心中突然涌起不忍的心情。

“现在！”大卫大声喊。

我仍高高举着刀，不忍下手，鱼游过我时，轻摇着尾巴，好像跟我打招呼。

“徐，你怎么了”大卫不解地问我。

“大卫，对不起，我舍不得下手，这鱼好像认识我。”我笑着说。

“天！我们不是来敦亲睦邻呀！”大卫说。

“好！好！下一条较小的鱼再给我好了！”我又兴起想经验一下砍鱼的情形。

“来，这一尾小点儿。”胡立欧在舟首说，灯光直照在鱼上。

所谓小一点儿，也差不多一公尺长，我又摆起了刽子手行刑的姿势，目注着大鱼游来，我心中却在想着，如果此时鱼知道就要被处死，它会不会也说：“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呢

“现在！”大卫大叫着。

我闭上眼用力砍了下去，我用力很猛，希望鱼一刀就死，免得受伤而拖长痛苦的时间。

我一刀猛力砍下去，身子立即失去平衡，我不敢去抓舟舷，恐舟翻覆，只好任自己一头栽入河中，我赶忙游近舟边。

“怎么，用砍不过瘾，跳下去抓比较过瘾”大卫吃吃笑着。

“你敢笑！”我抓着小舟猛摇，“你也下来抓几条。”

“不敢笑！不敢笑！”大卫嘴里说不敢，还是忍不住吃吃地笑着。

我爬上小舟脱下湿上衣，胡立欧用灯照着舟底说：“看，还不小，一刀两段，只找到下半段，上半段沉了。”

“其实，你不用栽下河中，你抓着舟舷，舟也不会翻，你看父亲早就把住桨在你栽入的一边横贴水面，而且我们的重心也都移到这边了。”胡立欧又说，也笑了起来，原来父子二人等我栽下去等好久了。

“徐，我来教你怎么砍！”大卫站了起来，举起了刀。“刀子砍下去完全是用手臂挥动的力，不可用身体的力，这样就会影响身体的重心，尤其在砍中时。砍时也不要用力太猛，刀势

未全用尽时，立刻改为拖。也就是拖切，如此鱼的脊椎骨被切断，而鱼身又不会断为两截，同时鱼又不致立即死去而下沉。”

“来了！爸！”胡立欧照在河上的灯光慢慢照向舟尾，只听“啪！”一声，大卫立刻弃刀于舟上，伸手操起一条大约有三十磅、嘴巴长、身体略圆的加斯巴鱼，还在颤动着。

回到城堡村与大卫分手时，胡立欧忽然问我，“想不想钓大鱼”

“想呀！”我说。

“好！明早我来叫醒你！”

回到客栈，路易士已经睡着了。

胡立欧还没来叫，我已经冷醒了。我步出客栈，走到河边，河面笼罩着晨雾，在朦胧中我瞥见在靠边的浅水中有少女和衣洗澡，我赶快回头走，虽然大部分的尼加拉瓜乡下人都是早晨成群在河中洗，她们不太在乎。有时候我常为了早晨洗澡好还是晚上洗澡好而与尼加拉瓜人争得面红耳赤。

“早晨起床淋个浴，精神充足，一天愉快。”尼加拉瓜人说。

“晚上不洗澡身体脏兮兮如何睡得着，睡不着白天何来精神愉快”我问。

成群聚集在树上筑巢育雏的朱黄鹂鸟



“你们中国人要是晚上做爱，早上也不洗澡吗”尼加拉瓜人问。

“你们尼加拉瓜人晚上不洗澡，就这样脏着身体做爱吗”我反问。

这种事最后总以笑声结束。

胡立欧手中拿着桨、长刀，肩上扛着一大捆小指一般粗的麻绳。

“早！我正要去叫醒你，徐先生。”胡立欧打着招呼说。

“早！胡立欧，你那麻绳要做什么”我问他。

“钓鱼啊！”

“这么粗！”

“这还算细的呢！我父亲还有更粗的，是用来钓锯鱼、鲨鱼的。”胡立欧说。

尼加拉瓜湖及通往加勒比海的圣幻河，是世界上最著名出产淡水鲨的地方，这种鲨鱼叫公牛鲨 Bull Shark *Eulama nicaragunesis*，此外，还产锯鱼 Saw fish *Rristis antiouorum*，它体重可达千磅。

胡立欧仍把舟划往昨晚砍鱼的地方，首先他用小钩，以牛肉为饵，要不了五分钟已经钩起四条野吴郭鱼，其中一条约有一斤半，太大不适合做饵，他又丢回河中，然后把一条不到半斤重的吴郭鱼挂在大钩上，开始下钓。

晨雾已散去，朝阳照着悠悠的河水，仿佛以画来表现一首优

美的旋律。

“看那棵高树上！”胡立欧忽然打破寂静，“树枝上挂着无数的鸟巢，那是叫 Oropendola 朱黄鹂 的鸟。”

“你注意看树上！”

“啊——啊——”胡立欧突然发出吼声，立刻树上的鸟巢中飞出无数身子褐红色、黄嘴巴、黄尾羽的大鸟，在树梢间怪叫着飞来飞去，真是一种奇观，一会儿树上又渐趋平静。

一个小时过去，鱼钩毫无动静。

“我看你钓吴郭鱼那样容易，这河中一定是鱼虾充斥。”我说。

“多得不得了，所以我们不太喜欢吃鱼，有时实在运气欠佳捕不到野兽才来弄鱼吃。”胡立欧说，“你要是傍晚到码头附近，用三向钩，把饵扎牢，丢到水中去，然后急速而用力地往上拉，总可钩到一二条鱼，上星期我半小时钩到十六条鱼，其中只有二条鱼钩到嘴巴，其他的都是钩到尾巴啦、肚子啦！”

“徐先生，你到过□鱼河吗 那里的鱼多得叫你心痒！”胡立欧笑着说，“那里因为偏僻，居民少，以前人们常常在横江离水面很近的横树干上方便，当有人方便时，树下的鱼群就跳跃争食落下的粪便，常常有许多人被跃起抢食的大□鱼 Sabalo 连人带粪撞入河里，因此那条河被称作□鱼河。”

“有了！”胡立欧笑容乍敛，钓绳被拉出去，钓绳吱吱作响，“你操桨，我来拉！”胡立欧急声说。

我挥动着桨往下游去，胡立欧吃力地拉着，时拉紧时放松。

“我们要超越鱼，然后逼它往上游，这样它一会儿就累了！”

我迅速地划着，胡立欧收着钓绳，十几分钟后鱼开始往上游，胡立欧又时拉时紧时放松，他拉紧时，小舟几乎要翻了。

“把舟控直，舟要是打横，一不小心就会被拉翻！”胡立欧才说完，我的舟已经横过来，胡立欧一下子掉到水里，手里仍然拉着绳子。我接过绳子。赶忙把绳子放松一点儿，胡立欧随即爬了上来，大鱼仍继续往上游。

大鱼在靠边较湍急之处挣扎，一会儿后又回头向下，胡立欧把它强拉近舟来，我终于看见鱼了，差不多有两公尺长，当它挣扎时，身体有时翻了过来，雪白的。

“它累了！”胡立欧紧拉着绳子说。大鱼横过来横过去，速度渐慢，如此过了五分钟，胡立欧就把鱼拉到舟尾，然后把钓绳绑在舟上，再操起长刀，只轻轻一刺，刺进鱼脑，大鱼一会儿就不再挣扎了。

“这是□鱼，”胡立欧说，“是这条河上很容易上钩的一种。”

回到要塞村，大卫来帮忙把鱼抬上岸。“差不多有八十磅！”他说。

“你钓过最大的鱼有多大 大卫！”我问。

“大概二百磅，三公尺长，宽八十公分，足足花了两个小时

才把它拖近船边。”大卫说，“有一次我和客栈老板尼洛在他的运牛小火轮上钓鱼，钓了半天都没有动静，我就睡着了，尼洛跟我恶作剧，把钓绳偷偷套在我的脚上，然后□鱼上钩时，你不用多想也知道后果，我就像滑水一样被拖着走，喝了一肚子水。”

这时路易士嚷着跑了过来，“我以为你失踪了，入睡你没回来，起床又找不到人。”

“我正要找你去要塞看古迹！”路易士走进来说，“哟！好大一条鱼，你钓的吗？”

“是胡立欧下河抓起来的，”我说，“你看他的湿衣服。”路易士半信半疑地看着胡立欧，胡立欧神秘地笑笑。

“徐昨晚也下水扑了半条大鱼呢！”大卫也插嘴说。

胡立欧斜眼看着我，我再也忍俊不禁，两个人突然都哈哈大笑起来，大卫也跟着笑起来，路易士莫名其妙地看着我们三人。

老要塞村

要塞是筑在圣幻河大转弯点的小丘顶，正好控制了河上船只的通过。路易士告诉我，四百年前，英国海军大将纳尔逊曾率舰队来到此地，而与要塞的西班牙守军发生炮战，后来纳尔逊被迫撤退。

“看，右边的小丘顶有一栋破草房，名字就叫做纳尔逊屋，是西班牙人用来表示纳尔逊曾到过这里，并且被击退。”路易士指着不远处的小山丘说。

路易士又说：“这个要塞有一个可歌可泣的故事。”他说有一次英国舰队猛攻此要塞，守要塞的司令及几名军官不幸中炮身亡，正在士卒大乱时，司令的年轻女儿挺身而出指挥守卒继续作战，虽然她在指挥中受了伤，但她毫无怯意，因此军心大振，终把来犯击者退。

“徐，客栈饭厅挂着一幅油画，一个美丽女郎举着火把，正在指挥炮兵作战，就是描写这个故事。”路易士说。

路易士领着我走入要塞，它由两道石墙组成，外墙上有炮位，有步枪射击孔，目标都指向大河下游。

“路易士，这个要塞易守难攻，大概要不了几个守兵吧！”我问。

“有时候二十来个，战争时曾驻进一百五十多个，这个要塞虽然坚固，但也曾被英国人攻占过。”路易士说。

“是怎么占领的”我感到惊奇。

“英国舰队在这个要塞炮打不到的地方停泊，然后登岸，由隘路迂回到要塞的内侧，正好是炮的死角，没有步枪眼，便一举攻入。”

路易士率先爬上要塞的最高点，那是一个圆形阵地。

“英国人被击退后，西班牙人在要塞顶上建了一个圆形阵地，炮管可以做三百六十度的转动。”路易士在阵地上绕着圈子说。

“徐，要不要刻一个名字留念”路易士指着一个大石板

说，石板上刻了许多游客的名字。

“要塞在时光洪流里都已差不多快消失了，刻一个名字就想证明我的存在吗 算了吧！在时光洪流中除非做出不配的事，不然刻再大的名字也无济于事。”我说。

“对，留名要留在历史上，而不是石头上。”路易士丢下手中的小石头说。

从要塞下来，小村正开始着热闹的赶集，许多山地居民都摇着独木舟来这里买卖东西，我突然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路易士，看到那些人的手臂没有”我问，“怎么不成比例地如此粗大”

路易士看了一会儿说：“此地没有陆路，一切交通都靠小舟，小孩从四五岁就开始划舟了，因此手臂特别发达，就好像在中部山区的小孩从小就骑马，他们走路时就有点弯腿曲脚。”

吃午饭时路易士与一个船主接洽，租了一艘小快艇送我们回圣卡罗，回到时才下午四点，立刻有两个年轻学生到客栈来找我

路易士和我在要塞顶上



们。

“今晚学校举办筹募基金舞会，全体学生一致邀你们参加，所有的女学生都愿做您们的舞伴，任你们挑选。”那个儿较高、自称是学生会主席的男孩热情地说。

“我们会去！”路易士说，“几点”

“八点，我们会来接你们。”

他们走后，路易士眉开眼笑地说：“今晚，今晚，会令你终身难忘！”

可是那晚正当大家舞酣耳热之际，我却从舞场溜到湖边，为什么呢 因为——

当最热闹的时候，

也正是异乡人最想家的一刻。

第二天路易士在圣卡罗与我分手，他随着昨晚认识的女朋友去牧场了，这个可爱的年轻人正是那种典型的、可以为爱放下一切的拉丁人。

魔鬼山寻金记



我看见五六个非常高的巨人，
静静地站在黯淡的林中，有的站着，有的斜靠着，有的好像坐着，
依稀可以看见他们都戴着奇异的大帽子，
身体至少有我们常人的两倍大……

鹿河 Rio Venado 只是一条默默无名的小河，在偌大的尼加拉瓜地图上怎么也找不着，它静静地流过尼加拉瓜湖东北边的荒野，然后注入提背纳瓜沙巴河 Rio Tepenaquasapa 的上游。如果我不是在圣幻河之旅的回程上，在大湖东岸惟一的小镇圣卡罗错过每周一趟的船期，而改走陆路回首都马纳瓜，我就永远也不会听到鹿河，更不会跟着猎人到鹿河去猎红鹿。

我成了一辆破旧小货车上惟一的黄鱼。清晨从圣卡罗出发，沿着旱季临时修的便道前进，这个便道在旱季中可以通过邻省的省会，而接上往首都的国家公路。

近午时分，车到山美给利多村，这个滨临尼加拉瓜湖的小村，我曾在一年多前随小邱来过，为的是参加朋友的舞会。小货车一进村里，我就看见两个人在村子中央的场子上扭打，旁边围着一大群人在观看，竟然没有一个人去劝阻。车停后，我也和司机跑过去，正好那个较高大年轻的把较矮的对手按倒在离我很近的地上，我忽然看清楚那个被按倒的正是以前小邱和我来拜访时的朋友，舞会的主人——贝得罗。

我一个箭步跳过去，把那个大个儿架开，他看都不看一眼，一个左勾拳就朝我右脸挥来，我一矮身，躲过他的勾拳，同时用右脚扫他的左脚盘，他的身体立刻失去平衡，一屁股坐倒在地，然后傻愣愣地看着我。

“有话好说，何必动武 先生！”我客气地说。

那人仍呆坐在地上注视着我，他是一个留大胡子的年轻人，他忽然开口说：“您是中国人！刚才用的是中国功夫吧”那人爬了起来，又说：“对不起，师父！”

他走过来伸出手来与我握手，然后走了开去。

我走过去扶起贝得罗说，“嗨！贝得罗，还认识我吗”他脸上受了一点擦伤。

“是你——徐！”贝得罗叫了起来，“想不到，想不到！”

“什么事，贝得罗，你都快五十岁了，怎么还打架”我问他。

“唉，徐，回家再谈吧！此事一言难尽。”他叹口气说。

我回过头去问小货车的司机何时启程，他说要明天清晨，因为他要等货物。我就随贝得罗去了他那滨湖而建的房子。

贝得罗太太和两个十来岁的女儿高兴地叫着我的西班牙名字，迎上来与我亲脸为礼，女仆立即捧上尼加拉瓜人最喜欢的冷饮，那是一杯鲜紫红色的果汁，看起来美丽诱人，是用一种仙人掌的果实加糖和柠檬制成的。

“噢！贝得罗，你怎么啦！”贝太太突然紧张地问他丈夫，“全身是泥灰，脸也擦伤了，又是从马上摔下来了！”

“不是！”贝得罗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是跟侯尔黑角力。”

“老头子呀！”贝太太抱怨地说，“你怎么又跟他惹上了，真是的。”

“你们不是打架”我插嘴问。

“也可以说是，”贝得罗叹口气说，“事情是这样的。”他喝了一口冷饮，“从这里往北走二十多公里，有一条小河名叫鹿河，它之所以叫鹿河，不只是因为那一带盛产美洲红鹿，而且这条河在旱季中当其他的河流都干涸时，它仍保有部分河水，因此在旱季中吸引了大群的红鹿来这条河一带的荒野栖息，印第安人就叫它鹿河。”贝得罗的眼光从窗口投到遥远的地方，继续说：“许许多多以前，印第安人常在旱季时到达鹿河一带围猎，但印第安人有一个很严的规律，那就是禁杀母鹿，因此多年下来，鹿群不曾减少，而印第安人始终可以丰衣足食，可是……”他说到这里突然长叹了一声，又慢慢饮他的冷饮，紫红色的汁液留在他的嘴角上。

“可是——怎么样

在荒野中与猎人同行

了”我听得非常感兴趣，忍不住催他讲下去。

他看我一眼，又喝了一口冷饮才说下去：

“可是自从这个小村建了以后，愈来愈多的猎人来了，他们没有印第安人的



美德，也没有印第安人的远见，他们用新式的猎枪，不分公母、不分大小地屠杀。过不了几年，鹿河一带就像它的流水一样寂静，再也难听到鹿鸣呦呦之声。”贝得罗的语气由愤恨变成有点悲伤，“这样过了好多年以后，鹿河一带才又慢慢出现了鹿迹，于是又有少数的猎鹿人来了，但是鹿儿再也不像往日那样多得成群漫游，而且鹿儿也变得聪明，猎人很难捕获。这时候有一个猎人发现把幼鹿缚在荒野中使其鸣叫，可以把任何听到小鹿哀鸣的母鹿诱到小鹿附近，然后加以射杀。后来这些猎人发现利用一种特制的小笛所发出的声音，可以模仿小鹿的鸣叫把母鹿诱来射杀。用这种不人道的方法所猎获的都是母鹿，可想而知鹿河一带要不了多久又将变成寂静的荒野。”贝得罗声音哀伤又沉痛，我也跟着难过起来。

“于是我带头呼吁大家，不要用这样残忍的方法来猎鹿，几经多次奔走劝诱，终于得到大家的同意。”他的声音变得高扬而得意，“可是有一个年轻人却不声不响地继续这样去行猎，他就是那个与我角力的年轻人——侯尔黑。”他的声音变得激怒。

“每次我好言相劝他不要再用鹿鸣笛，他都不肯听，而且总是不屑地说：‘贝得罗，你关心鹿种的生存却不关心人类的生存，我可不愿饿死呀！如果你一定要我停止猎母鹿，可以，只要你角力能胜过我。’然后他就弯起胳膊，显示他粗壮的手臂。”贝得罗停了一下，咬了一下牙说，“今天他又奚落我，我就冲了上去。”

“可是，这不是办法啊，贝得罗！”我说。

“我也无计可施了。”他无可奈何地说，说到这里，女主人已来请我们用午餐。丰盛的午餐之后，我在房子朝湖的廊下吊床上昏昏午睡，凉爽的湖风习习吹来，忽然一辆破旧无漆的吉普车停在我身边。

“嗨，中国人。”司机探出头来与我打招呼。正是与贝得罗角力的侯尔黑，他戴了一顶草帽。

“嗨，午安，侯尔黑。”我回答。

“你就是徐吧！”他大声说，“你的中国功夫真棒啊！”

“那里！”我耸耸肩说，“你的体格才真棒啊！”

“嘿嘿！谢谢。”他得意地说。

“去打鹿吗”我随便问。

“正是！”他答道。

“何时可以回来”我再问。

“黄昏。”他毫不思考地答。

“我可以跟你一道去见识见识吗”我好奇地问，我暗想他是不会答应的。

“好啊！欢迎之至。”他爽快地回答，大出我意料之外。

就这样，我跳上吉普车，他驱车进入灌木丛生的荒野，朝着鹿河前进。

“我这种打猎法很不人道，是吧”他一面开车一面问我，他当然会猜得到贝得罗会把一切告诉我。

“是你自己这样说，我可没说。”我答道。

他笑了起来，然后说：“打猎在字典上的解释是：追捕或射杀野生动物，可没有注明，要人道地追捕或射杀。”

我没吭声，要让他多讲一点，我才能说些有用的话。

“徐，你知道怎样当一个好猎人吗”他飞快地沿着一条不太明显的土路，熟练地绕来绕去时，侧过头来大声问我。

旧吉普的引擎加上没有消音器，而他又开得飞快，声音非常吵人。

“不知道！”我大声说，双手紧抓着座前的扶手，两眼紧盯着前面，心中很紧张的，因为有一次我搭白牛牧场场主罗林的吉普车时，就是这样被抛落车下。

他把车速减低，然后说：“首先你要决定猎何种动物，然后你要去多观察，去了解它的一切习性。例如它吃哪一种食物，何处有这种食物，它何时进食，在何时、何处饮水，对何种颜色、声音、气味敏感，什么季节发情，发情时有什么行动与平常不一样，还有它在何处栖息、出入的路线、时间……”他一面开车，一面空出一只手来做手势。

“然后在这些特性当中找到他的弱点加以利用，它就成了你的囊中物。你看，就是这样简单，你对猎物了解越多，捕猎机会就越多。”他得意地说。

“所以，你发现母鹿听到幼鹿的哀鸣会自动前来受死。”我讽刺地回答，“利用母鹿有母爱这个弱点，就是你做‘好’猎人

的秘诀。”

他干笑了两声说：“徐，我可不管是公鹿还是母鹿，我只要猎到鹿就行了。生活可不易呀，我有两个女人要吃饭哩！”他又干笑了起来。

“是啊！侯尔黑，只要你自己能生活就好，管他人死活干嘛！当然更不必去管他妈的什么博爱这类没有用的东西。不！我说错了，我是说你会认为这些东西是人类的弱点，可以拿来多加利用讨得便宜。”我毫不客气地说。

“哎呀！徐——，你比到哪里去了”他声音变得不悦：“我只说打猎这件事啊！”

“你这样猎鹿可真是杀鸡取卵的做法啊！”我和蔼地说。

“徐，你可曾有面对猎物的经验”他忽然这样问我。

“有！”我说，“我面对过豹。”

“当时你可曾去想那只豹是公的或母的”

“没有。”我说。

“所以嘛！”他得意地笑着说，认为我中了他的圈套。

“可是，侯尔黑呀！你却明明知道用你的方法所猎得的一定是母鹿啊！”我不以为然地说。

“徐，要做猎人讨生活，就不能有‘妇人之仁’啊！”他叹气地说，“好啦，干嘛为这些婆婆妈妈的事吵呢”他猛踩油门，车子跳将起来。

半个小时后，侯尔黑把车子停在密密的矮林间。

“车子不能过去了，”他跳下车说，同时从座椅后面取出一管有望远瞄准器的猎枪、一条枪带、一个水壶和一个可以用双肩背的网袋。

侯尔黑领头钻进灌木密生的林里，顺着一条小径走去，小径的前面有许多大蜥蜴和斑鸠被惊起，纷纷向两旁的灌木丛逃窜或飞去。

正值酷暑的旱季四月，树叶早已枯落，野草一片焦黄，大地显得沉寂而憔悴，虽然快四点半了，但热带的太阳，依然如此炙热，泥土滚烫，热气如蒸，我们走不到几分钟已经汗如雨下。

步行十五分钟后，我们抵达鹿河，那是一条宽约十公尺的小河，河道非常弯曲，河水清浅，看起来没有流动的样子，成群的野吴郭鱼游来游去，我们一走动，在有树阴的水边，大群青蛙纷纷跳入河中，还有碗口大的蟾蜍笨笨地跳着。

“有鳄鱼吗”我看着浅水中令人心痒的鱼群问道。

“有！”侯尔黑说，“但要往下游一点，有深潭的地方才有大鳄。”

“你怎么不猎鳄鱼呢”我问他。

“太费时间，而且很危险。”他有点严肃地回答我。

我们涉过小河，河水只有膝盖深，过了河就是无路的灌木林，前进非常困难，首先必须用双手分开灌木脚再跨过去，我们前进得吃力而缓慢。

奋力走了十几分钟，到了一株高大、仍然绿意盎然的野棕榈

树下。“到了！”侯尔黑喘着气说，衣服全被汗水湿透。

我们啜了几口水，休息了几分钟后，侯尔黑从上衣口袋掏出一个短短的、用木头削制而成的小笛子。

“这就是鹿鸣笛吗”我问。

“是。”他答道。

“让我看看好吗”我有点急切地问。

“当然！”他就递了过来。

那鹿鸣笛差不多有拇指一般粗，中指一般长，中间有一个通孔上下贯穿，下孔口用一种极薄的特制皮膜封住。我把它含入口中吹，但一点声音也没有。

“来，我教你。”侯尔黑把鹿鸣笛拿过去，然后放入口中，立刻发出一种近似“咪咪——”的小鹿鸣声。

“不要用力吹。”他把鹿鸣笛交给我说：“你只要喉咙发出呜呜或喔喔的声音，这种声音经过鹿鸣笛的修饰，传出去后就成了近似小鹿咪咪的声音了。”

我按法去做，果然成功。

“很好！”他说，“我们开始猎鹿了，你要吹笛还是射鹿”

我考虑了一下，心中暗暗有了主意说：“我来射好了。”

他接过我手中的鹿鸣笛，同

我在旱季四月的炎阳下



时把枪交给我，问我：“射得准吗？”

“放心！”

他把鹿鸣笛放入口中，立刻小鹿的哀鸣传入了荒野，那声音非常悲伤，像一头失群或迷途的小鹿在哭泣，在呼唤母鹿。

他吹了几分钟后停了下来。

“注意这边！”侯尔黑指着我的左前方说“母鹿会从那里出现，其他方向灌木太密，不适合鹿的奔跑，鹿是非常细心又胆小的动物。”

“当鹿走入五六十公尺左右，你就射杀它。”他说。

我点点头。他又继续发出鹿鸣声。

如此过了十几分钟，侯尔黑突然用手碰我一下，然后用左食指朝左前面的远处指点着，我看到了一头棕红色像小牛一样的母鹿，它静静地站在那里，它的颜色跟周遭落叶的灌木枝很接近，相当不易辨认，侯尔黑的确不简单。

母鹿朝着我们走了几步，又停了下来，一会儿又小步前进几步，这样地慢慢接近六十公尺，它停在五十多公尺远的地方，把头举得高高的，鼻子不停地朝着我这方向嗅着，两只大耳朵也转向我们这边。我注视着母鹿，全身热血沸腾起来，虽然我平常高唱着保护野生动物，可是一旦真正面对野兽时，我就立刻露出了我渔猎时期的远祖留下来的遗传本性。我从枪上的望远瞄准镜看出去，看见了母鹿的右耳外侧缺了一个口，它显然受过伤。我瞄准母鹿的眉心，停止了呼吸，扣在扳机上的食指慢慢地加力……

就在这时我在瞄准镜中看到了母鹿清澈的眼睛，流露出一种关心、慈祥的眼神，我忽然觉得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充满慈爱的母亲，而不是一头野鹿，我为刚才那冲动感到心惊，也暗自庆幸我没有扣下扳机，这时候我想起先前打好的主意。

我把枪口略微提高，然后再扣扳机，“砰！”的一声爆响，母鹿立刻像箭一样地消失在灌木丛后面。

“哎呀！没有打中。”侯尔黑叫了起来，“徐，你怎么搞的”侯尔黑不悦、失望地说。

“喔！对不起！侯尔黑！”我抱歉地说，“我太热、太紧张了，汗水在我扣扳机时流入我的眼睛和瞄准镜上，因此有点偏了。”

他把枪拿去，眼睛贴近瞄准器看出去，他当然会看到镜上的汗水，那是我做了手脚，他拿出一块绒布来擦，同时说：“只有生手才会发生这些奇怪的事。”

“换个地方吧！”他拿起枪，绷着脸说，“时间还早。”

我们又冒暑走了二十分钟的路，到了一个较开阔的地方，我们蹲在一棵常绿的牛角刺树阴下。

“你来吹笛，我来射。”侯尔黑说，“我就是不信邪！”

我把鹿鸣笛含在口中，开始发出声音，侯尔黑指导我几次，不一会儿我就可以发出令侯尔黑满意的声音，可是半个小时过去了仍无动静。

太阳冉冉西靠，已经不再那样炎热。

“快六点了！”我取下鹿鸣笛说，“我们回去吧！”

“不！再吹一会儿！”他说，“黄昏长得很，要八点才会天黑。”

我又吹了差不多半个小时，侯尔黑突然举枪向右前方瞄准，我顺着他枪口指的方向看过去，看到了一头红鹿静静地站在一棵无叶的美洲葫芦树下。红鹿紧盯着我们这边，鼻子在空中嗅个不停，二只耳朵竖得高高的，突然发现它的右耳外侧缺了口，竟然就是刚才被我吓走的那只母鹿。

“笨家伙！”我心中暗骂着，却不能停吹鹿鸣笛，眼睁睁地看着母鹿慢慢走入射程内。

我斜眼看着侯尔黑在瞄准，汗水从他下巴流到肩膀上。我看着他右食指稳定地、慢慢地扣扳机，我突然灵机一动……

“哈啾！”我打了一个大喷嚏，同时爆出了一声“砰！”的枪响。

“没有打中！”我暗叫一声，母鹿安然地飞逃而去，我心中升起欣慰的快感。

“猪！”侯尔黑暴跳起来骂我，“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对不起，侯尔黑。小虫子钻进鼻子里。”我向他解释，并装着掏鼻子。

“浪费了大半天和两颗子弹，煮熟的鸭子竟然飞了。”他像泄了气的皮球，“我好几天没有收入了。”他哭丧着脸说。

“猎获一头鹿你可以赚多少钱”我问。

“差不多一百柯多瓦。”

“不要难过!侯尔黑!”我抽出一张一百元的尼加拉瓜币塞在他手中说,“就算我买了你的鹿好了。”

他拿着钱,犹豫着,不知该收起来好,还是还给我好,我看得出他心里很矛盾。

“侯尔黑!”我说,“收起来吧!对我来说,今天下午的经验值得二百元,所以,咱们各赚一百元。”

“谢谢你,徐。”他说着站了起来,把水壶交给我说,“喝完水,我们就回去吧!”他恢复了气色。

在归途上侯尔黑一直都没有说话,直到我们到了停车处,上了车时,他突然问我:“徐,今天母鹿二次逃掉都是你做了手脚,是吗”

我见他问得很诚恳而又没有责备的意味,我便回答:“是的!侯尔黑,起先我看到鹿也是冲动地想射杀它,但后来我看到它那充满母爱的眼睛,我狠不下心来。”我沉痛地说,“这样猎杀母鹿是违反自然的,这也就是为什么鹿河一带红鹿越来越少了。”

“如果你想长期猎鹿,你就应该猎公鹿、老鹿,这样鹿群的数目才不会减少,甚至会增加。”我语重心长地说,“你可能会一时猎获不丰,但用你在来路上说的打猎法则,我相信以你的技巧,聪明和良好的体格,你必会成为猎无不获的猎人。”

他默默地开车,太阳已经落下去,美丽的热带黄昏天空,反映着奇异的颜色,到了村口,他停车让我下车。

“徐，谢谢你，今天的一切。”侯尔黑在我下车时激动地说，“我发誓，我不再如此猎鹿，如果我……”

“侯尔黑！”我制止他说下去，“你想做就做，如果做不到，发誓也做不到。”

他点点头。

“好了，侯尔黑，祝你好运，我们后会有期。”说完后我就跟他分手了。

我回到首都两星期后不久，贝得罗捎了一封信给我，他用愉快的笔调说侯尔黑向他发誓不再猎鹿了，而且成为好朋友。

这事我也逐渐淡忘了，当我要离开尼加拉瓜回台湾的前两天，突然又收到了贝得罗的信，使得我难过了好久好久……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徐：

算算日子，你该快要启程回中国台湾去了，村子里的小孩、年轻人常会问：“徐和邱何时会再来”

徐，你信神吗 无论什么神祇。侯尔黑上次当我面前对神发誓说：“如果我再猎母鹿，神就让我陈尸荒野吧！”昨天，我们真的发现他陈尸在鹿河的荒野里。

自你走后，侯尔黑的确不曾再猎母鹿，他有时来我牧场打几天工，有时去猎鳄。可是最近我的牧场也清闲了，而他的猎运也不好，好久皆无所获，前天早上他终于又去猎母鹿了，然后他一

夜未归，昨晨我们出动去找他，他已死了。

我判断，他的鹿鸣声把酷嗜红鹿的美洲虎引来了，可怜侯尔黑就这样死在虎爪下，但老虎也死在他的枪下。

亲爱的徐，你不要为侯尔黑的死难过，死亡在我们这样蛮荒的地区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一点小病、一点小伤，往往就会要了我们的命，但我们从不埋怨，因为死就像生一样地重要，在荒野里，一个生命的继续常要靠另一个生命的结束来维持，鹿的死亡养活了美洲虎和侯尔黑，而虎和侯尔黑的死也使红鹿得生。

本来不想告诉你这件事，我知道它会引起“文明人无谓的感伤”，但我在侯尔黑身上找到一张一百元纸币，侯尔黑在上面写着：“这是会中国功夫的徐给我的，我要记住他今天说的：‘以你的技巧、聪明和良好的体格，你必能成为猎无不获的猎人。’是的，我将是。”

我把那一百元给了与侯尔黑同居的女人，相信你必会满意我的处置。

再见了，亲爱的徐，但愿有一天你又突然出现在我们的小村，我又再听到小孩子在村中喊着：“中国人来了，徐来了。”

你诚恳的朋友 贝得罗

我看完信，泪水涌了出来，我望向那雨季初临的大片黑云，想起了侯尔黑，我深信他是去猎美洲虎，而且他猎获了两只：一只在鹿河，一只在他心中。

火山登顶



一钻出高草，
默默顿波火山就像突然出现的巨人，
高高地站在前面，
气势如此凌人，使人油然而生畏。

——九七五年初，一艘破旧逾龄的火轮——白鸭号，满载着旅客和货物，吃力地从加勒比海溯圣幻湖逆河而上。这条火轮仅在每年的圣诞节和复活节前夕，各做一趟圣幻河的特别航行，从河的起点圣卡罗镇顺河东下，航行二百一十公里到达北圣幻村，假期结束后再驶回圣卡罗。这次的航行，一如往年，船上的旅客大部分是回家度完年假，又再度出外谋生的男人。

经过一整夜的航行，早醒的旅客纷纷爬到木棚顶上，有的在吸烟，有的在了望河上的景色。当火轮渐驶近巴托罗河注入圣幻河的交汇口时，棚顶上的一个年轻的混血黑人，突然看到前面有一条狭长的印第安独木舟在河中央横着漂下来。

“难道船上没有人吗”他暗忖着：“独木舟怎么横着漂呢”他把头探出棚外，朝下喊：“小心！前面有小舟。”

“看到了。”大个儿的舵手大声回答，然后把船慢慢向右偏了一点，同时把船速减慢，以免小舟被火轮所掀起的浪打翻。

当火轮逐渐靠近独木舟时，船棚上的人突然发现小舟里躺着一个浑身血迹斑斑的人，火轮上立时起了一阵骚动，所有的旅客都伸出头来探视。

火轮靠上小舟时，一个年轻水手伸手扳住独木舟，用绳子把它系在火轮的船舷，然后两个水手在全船鸦雀无声的注视下，将那伤者抬上火轮。

那人遍体鳞伤，衣衫破碎，已经奄奄一息，那是一个年约五

十岁的印第安人，他虽然昏迷不醒，但口中却一直反复不停地念着：“金子，金子……，魔鬼山，金子，魔鬼山……”

那印第安人不久就死在那艘火轮上，而魔鬼山发现金子的消息，随着火轮驶过的地方，像热病一样快速地传开，不到一周的工夫，尼加拉瓜大湖沿省有野心的人都染上寻金热，纷纷组队驶舟朝着神秘、蛮荒的魔鬼山而去。可是过了半个月，这批寻金人大多还未到达魔鬼山就失败而还，有的受了伤，有的感染了怪病，有的失踪，有的死在蛮荒，竟然没有一个人深入魔鬼山而又生还归来。

魔鬼山这个名字是四百年前，由印第安人告诉当时入侵的西班牙人。那时西班牙人到处寻找黄金，有一队探险队不顾印第安人的警告，前往魔鬼山寻金，结果一去未返，后来第二队又冒险前往，也从此下落不明。魔鬼山从那时起，就正式以西班牙文 Monte Diablo 在地图上命名。

这一阵寻金热仍如四百年前那一次一样神秘地结束了，可是住在圣卡罗的两个猎人——我的朋友跛子罗兰多和米盖，却悄悄地完成了他们往魔鬼山探秘的准备。他们除了详细地访问每一个探险失败回经圣卡罗的人，也访问了白鸭号火轮上的水手。

我在一月下旬接到了他们的探险邀请信，正好我有一位尼加拉瓜空军飞行员的朋友哈克，要替银行送钱去圣卡罗镇，答应载我同行。那时正值旱季，我在白牛牧场的试验工作刚告完成，便

利用这段农闲请了补休的年假，打了黄热病疫苗，于二月初三早晨九点半飞到了圣卡罗镇。罗兰多和米盖把一切装备都弄妥了，只等我一到就可启程。

十点半，由罗兰多掌舵，我们乘装有引擎推进器的印第安独木舟从圣卡罗出发，顺着圣幻河东下，舟行甚速，下午一点钟就到达了老要塞村，在那里补充好汽油，吃了午饭，又再启程，二点半抵达巴托罗河口，从这里左转驶入巴托罗河，逆流而上。

巴托罗河并不很宽，河面只有十几公尺，水很深，水流慢，在河转弯处，静水的一边长满了布袋莲、大浮萍，河岸上的树常有成群的野猴嬉戏。独木舟驶过时，受惊的鱼在舟后高高跳出水面。到了黄昏时，各种大小水禽在河面上繁忙地穿梭着，正是夜禽书鸟交班的时刻。快天黑时，罗兰多把独木舟停在水边，我们上岸过夜，米盖帮我把我从台湾带来的尼龙营帐搭起来，罗兰多忙着做晚饭。

天刚亮，我们就启程续往上游驶去，不久我们发现了鳄鱼，愈往上游愈多。六点半钟，水浅得不能再使用引擎推进器了，罗兰多把它拆下，将它和汽油桶藏到一棵做了记号的大树下，改用木桨划着前进。九点钟，独木舟触底了，我们靠了右岸，下了船就发现有一道新近才砍踏出来的小路，以前的探险队都走这条小路。

“嘿！徐，你看，就是这条歧路害死不少人。”罗兰多指着小路说，“人类总有这种惰性，明明知道这条小路最后会通到大

鳄鱼、没有舟就不能通过的死神潭，可是就没有人另外再寻辟新的小径。”

“这就是他们失败的原因。”我说。

因为河浅，我们不能乘船，米盖首先涉入河中，把独木舟前系着的绳子挂在肩上，然后开始拉着舟往上游走，罗兰多和我在后面推，我们慢慢走了三个小时，终于到了死神潭。

“我们涉河而上虽然比走小路耗时，但是我们却有舟可以渡潭，不必浪费体力和时间来砍树造木筏。”罗兰多说。

我累得只能点点头，在水深及膝的河中溯河步行相当吃力。

死神潭约有七十公尺宽，超过五百公尺长，潭的前端隐在山崖的那一边。潭边满是水生植物，潭上漂着浮木，其中杂有与浮木很难分辨的鳄鱼。

我们划舟驶入死神潭，绕过山崖后不久就到了进水处，再去就不能行

启程前往神秘的魔鬼山



舟了，我们卸下装备，合力把独木舟拖上岸，藏在草丛中。

用了午饭后，我们换上了及膝的长靴子，背起了装备，踏上了另一段征程。

罗兰多举着中南美乡下人难得离身的马恰得长刀走在前面，他一面走一面把树枝野藤砍开，我走在中间，也举着长刀沿途做记号，米盖端着来福枪走在后面。

我们并不沿着以前探险队溯河的路径，我们穿过河岸左边的参天密林爬到山岭，然后沿着岭线前进。罗兰多说溯河容易迷路以及遇到断崖。

不久岭线降到一道小溪，我们越溪，又沿另一岭线到达一个山顶。这时已经黄昏了，便找了一个避风的平地，准备过夜。我们合力清除了杂草，罗兰多又到附近割了一些类似香茅的干草，把它散置在我们要扎营的地上，然后点火把它烧了，这些草燃烧时，发出一种异香。

“有了这种有香味的草木灰，”罗兰多说，“就可以防止毒蛇、蝎子，还有蚂蚁的侵入。”

“你怎么知道这种草的用处”我好奇地问。

“是微阳河上游的印第安人教的。”米盖替他回答。

虽然夜里营地附近有野兽咆哮，但因为我们在营地前燃了一堆火，所以一夜没有受到惊扰，但我心中仍然有点紧张。睡得舒服是探险成功与否的重要关键之一，睡不好会使人体力不支，情绪不好，遇到危险时容易惊慌失措，判断错误，或者自暴自弃，

最厉害时会造成精神的错乱。罗兰多和米盖是很有经验的猎人和探险家，对于荒野，他们进出如家，他们了解它，亲近它，这也是我敢随他们去魔鬼山探秘的原因。

天亮后，我们冒着浓重的露水出发，沿着山岭下降，再越过小河，然后攀登一座较高大而灌木密生的山。这种山最难爬了，炽热，密生着带刺的灌木，以及可怕的毒草 Chichicate。这种地方不但前进困难，而且一不小心，就会被满身毒毛的毒草所伤，这种伤令人痛楚难当，冒冷汗，厉害时能使人痛昏过去，而且要数周才会痊愈。我的手腕被刺了一下，那种痛较之黄蜂螫到有过之而无不及，这般疼痛持续了半个小时才稍过。

我们爬到山腰时，米盖在一处草地上发现了一具散置的人骨，罗兰多判断他是走失的寻金人。尸肉在腐烂以前就被秃鹰吃光了，我们合力挖了一个土穴，把余骨埋了，又用树枝做了一个十字架插在坟上。

十点，我们到达了山顶，庞大不高的魔鬼山赫然就在对面，隔着一个宽阔的山谷遥遥相对。

我们走在山顶上研究着魔鬼山。

“下面宽阔的谷地就是沼泽。”兰罗多指着山谷说，“而且是那种不易通过的泥沼。”

“我们走岭线走对了。”米盖说，“我们从死神潭到沼潭只要天半，其他的探险队都花了差不多四天的时间才到达那里哩！”他继续说：“不但费时费力，危险，而且有人迷失走到其

他山谷去了。”

“我们渡过沼潭不能直上，”罗兰多说，“正前面山腰有几段峭壁，我们必须从左边绕道背面上去，再从右边下来。”

“万一需要，例如金子在峭壁上，别忘了我们还有绳索可以下降。”米盖注视着魔鬼山说。

“我希望不是真的有金子，”我说，“不然，不知道多少罪恶就会接踵而来。”

过了山顶，坡变得很缓，树木也愈高大，这是典型的热带森林，林下长着一簇一簇的羊齿，林中一片幽静，静得有点可怕。走了一大段路，忽然，林中一团绿光闪闪从树干间掠过，我定睛一看，竟然是一只背部金绿，腹部鲜红，头带绒冠的大鸟，拖着差不多一公尺长，发着金绿光芒的尾巴。我们都看得目瞪口呆。

“结萨鸟！”罗兰多吐了一口气说，“徐，你看过这种鸟吗？”

“不曾！”我说。

“我也好多年未见过了，”罗兰多说，“这种鸟被捕获后，就会不顾一切地挣扎，直到死去，所以瓜地马拉人把它当作国鸟，表示‘不自由，毋宁死’的精神。”

“我还以为是什么吉光瑞羽，或者是神话中那种会带人去找宝藏的奇鸟呢！”我说。

“说不定就是！”米盖笑着说。

我们继续前进，但大家都不期然地放松脚步，深恐破坏了林

中神圣的寂静。

三点多我们抵达山谷，果如罗兰多所说，谷里是一大片泥沼，各种水生植物成簇生长，白色的野睡莲花这里那里地开着，许多秧鸡、涉水鸟、鹭鸶以及巨大的白鹤，在泥沼上走来跳去地觅食。

“问题来啦！”罗兰多说，“如何渡过这泥沼呢 惟一抵达泥沼的探险队，也是在这里被迫折回的。”

“你是说雇用阿列克西当向导的那一队”米盖说，“我们可比他们好多了，他们由右边过来，要渡过差不多八百公尺，我们是从正面，只有二百公尺左右。”

“可是，如果过不了，不管十公尺或八公尺，结果都是一样的。”我说，“阿列克西他们是怎样失败的”

“他们造了一个木筏，可是沼泽里水生植物太多，划不动。他们困在这里几天后，有一个人掉进沼泽里，结果竟被恶名昭彰的尼加拉瓜沼泽食人植物吃掉了，而且又有人染上黄热病，只好退回去。”罗兰多说。

“这里竟然有这种食人植物”我说，“我在书上读到过，也听人说过，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植物”

“这种植物只有大沼泽里有，它在水底下长着很多强有力的缠绕根，而且根上有毒，人类和动物只要一碰它的根，所有的根就立刻缠绕过去，就像蜘蛛将猎获物捆起来。”罗兰多用手比着说，“如此要不了多久，动物就会淹死或毒死，然后它的根就会

分泌一种强酸来消化动物的尸体……。”

“你认得出这种植物吗”我说。

“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遇到过，”罗兰多说，“我告诉你的都是印第安人告诉我的，他们说这种植物的叶子很小，成簇生长在沼泽中很不显眼。”

“那我们如何通过沼泽”我再问。

“总有法子可想的，”罗兰多说，“我们还是先扎营吧！”

“离开沼泽远一点扎营，”米盖说，“免得像上次在印第安河一样，蟒蛇溜进来与我们同睡了一晚。”

“嘿，我敢打赌那条蟒蛇一定是母的。”我笑着说。

他们两个哈哈大笑起来。

我们退到离沼泽几百公尺以外的一处山坡树林里扎营。

“晚上得设些陷阱，捉些野味来充粮了。”罗兰多说，“米盖！你煮咖啡，顺便烧晚饭，我去设陷阱，徐！你架营帐吧！”罗兰多拿着一束绳子走了。

“喂！罗兰多！”米盖大声说，“不要蜥蜴！不要犰狳。”

“好的！”远处传来罗兰多的回答，“你只配吃癞蛤蟆。”

为了减轻行囊，我们只带了五天的粮食，所以必须捕捉猎物补充。

月夜里，风静露浓，星斗满天，沼泽里一片蛙噪虫鸣，好生热闹，时有青蛙遭蛇噬的悲鸣传过，带来几许恐怖。算算日子，也快过农历年了，我心中有着乡愁……

“徐！你睡了吗”罗兰多轻声问。

“还没。”我轻声答，“我们要用什么工具才能渡过沼泽”

“独木舟！”他答，“我们大概要花几天的时间来学学印第安人的办法。”

“你是说，烧木成舟”米盖突然问，我以为他睡着了。

罗兰多点点头。

“怎么烧”我好奇不解地问。

“烧木成舟是印第安人造独木舟的秘法。罗兰多说，“从大树干底部凿一个通到树心的洞，然后在洞里生火，火在树心慢慢燃烧，可以把树干烧成中空，然后剖开就成了独木舟。”

“山腰上有巴尔沙 Balsa 树林，用这种树，只要二天二夜就可造好。”米盖说。

巴尔沙树是热带美洲独产的一种非常轻的树木，人类学家索尔·里耶达为了证明南太平洋的玻里尼西亚人是从秘鲁乘木筏横渡几千里的太平洋而移过去的，他遂利用这种巴尔沙树造了一个命名为太阳神 Kon - Tiki 的木筏，成功地由秘鲁驶到大溪地而传闻于世。

“真丢脸！”米盖说，“我们号称文明人，可是一到荒野，处处都要向印第安人学习。”他迷惑地摇摇头。

“因为他们比我们生活得更深入大自然呀！”罗兰多回答说，“从前我们的祖先跟印第安人一样有经验，只是文明进步以

后，就把过去荒野生活的经验丢掉了，结果我们得回头来向印第安人学习。”

“嘿！说到印第安人，”我说，“我们怎么忘了那个被白鸭号救上去的垂死印第安人！”

“有什么关系”罗兰多说。

“他既然是从魔鬼山回来，那么他用什么方法渡过这个泥沼呢”我问。

“是呀！我怎么没想到这点，真该死！”罗兰多说，“既然他能又进又出，我们只要学他就可以了呀！”

“明晨我们到沼泽边去找找看，”罗兰多拍了一下大腿说，“必能看到那个印第安人怎样渡泥沼！”

因为想到了这点，我们都兴奋得很，一直聊得很晚才逐渐睡着……

天刚亮，我们就爬起来，立即去检视前晚设置的陷阱，捕到了一只小野猪和一只栗色天竺鼠。

“徐，你和米盖去看看左边山脚的陷阱，我放了较粗的绳阱。”罗兰多说。

米盖和我朝左边走去，到了山脚，立刻我们看见了作为拉起陷阱绳子来吊猎物的大树枝被扯断，捕获的猎物被吃得只剩头和断肢。

“黑吃黑！”米盖看了一会儿说，“陷阱捕到了一头野猪，却被美洲虎吃了。”

“我们得小心了，这个野东西有点邪门。”米盖说，“印第安人对它畏如鬼神。”

米盖吹一声口哨，罗兰多一会儿就一拐一拐地来到。

“要命！是美洲虎！”罗兰多说，“这家伙不是肚子饿才杀生，它杀生常是为了好玩！”

“还有没收的陷阱吗？”米盖问。

“还有一个，”罗兰多说，“就在沼泽旁边。”

我们下到沼泽边，找了一会儿，就看到了一条小腿一般粗的蟒蛇正在陷阱旁边挣扎。

“又是黑吃黑！”罗兰多有点生气地说。

那条蟒蛇吞食了被陷阱绳子套住的小猎物，绳子一端也跟着吞到肚里，可是绳子的另一端却仍在灌木上。因此就像钓到了一条大鳗鱼。

“滚吧！”罗兰多把绳子割断说，“要是遇到别人，你准没命了。”

那蟒蛇立刻钻进沼泽里去。

我们吃过早餐以后，就沿着沼泽找寻那印第安人渡沼泽可能留下的踪迹。不久我们发现了一条翻覆在沼潭的独木舟，离岸边有七八公尺，我们都不敢冒然下去把舟拖到岸边，只好砍了长树枝，做一个钩子，把小舟钩到岸边，这时我们才发现覆舟地方的水草上有二顶染有血迹的皮帽和一顶布帽，在岸上，罗兰多发现了一只鹿皮皮鞋和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我们仔细地检查这些东西。

“你看这是怎么一回事”米盖有点紧张地问，“好像一共有三个人。”

“问题在于独木舟怎么会翻覆”罗兰多说，“会是大蟒蛇大鳄鱼 不对，这些印第安人都是最好的猎人，这点不太可能，但是为什么会翻呢”罗兰多自问自答地喃喃说着，然后又陷入沉思。

“我想大概是这样，”我以侦探式的推理说：“那三个印第安人找到了金子，然后在舟上发生争执而动武，或者其中有人要独吞，因此独木舟就翻了，其中一个死里逃生，却受了重伤，你们说对吗 要不然那垂死的印第安人怎么身上会没有金子，口里却直念着金子，我想金子一定在覆舟时沉了。”

“很可能就是这样！”罗兰多说，米盖也点头称是。

那翻覆的独木舟果如罗兰多说的，是用巴尔沙树烧制而成。我们把装备搬上舟，又把刚才用来钩船的长木条锯成二支浆撑，米盖坐在舟首，用木条拨开水生植物，使它让出一道不明显的水路，罗兰多坐在尾艏，把木条插入沼泽底，吃力地撑着独木舟缓慢前进。

有时独木舟冲上水草堆里被陷住了，我们又得费九牛二虎之力陆地行舟般地越草而过。我们花了二个半小时，终于抵达一个长满细草的岸边，米盖首先跳了上去，只听他叫了一声“哎哟”，整个人就陷了下去而消失了。

“糟了，是新浮洲。”罗兰多叫了起来，立刻把木条顺着米

盖陷下去的地方插下去，一会儿米盖就抓住了木条被拖出来，只见他全身裹着黑色的烂泥。

“米盖，把脚张开！平躺在浮洲上，不要动，不要睁开眼睛，不要说话。”罗兰多非常大声地喊着，“徐要倒水洗你的眼睛！”

米盖依言慢慢躺下，我把水壶的水倒在他脸上，替他洗去眼睛、鼻子和嘴唇的污泥，又用卫生纸为他擦干，米盖这时的样子就像一个戴了面具的黑人。

“上来吧！黑鬼。”罗兰多说，“徐！你身体斜出一边以平衡独木舟。”

米盖上了舟后，我们极其吃力地把独木舟撑着穿过长满野草的浮洲，简直是陆地行舟。

一刻钟后，终于到达了有岩石的地方，米盖跳了上去，立刻朝着一处积水奔过去。

罗兰多和我把装备搬下来，随后就生火准备做午餐。

“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叫魔鬼山，为什么许多探险队都在这里栽了。”米盖脱得精光大声地嚷着说，“鳄鱼、蟒蛇、毒蛇、美洲虎、热病、虐疾、死神潭、大沼泽，还有这他妈的会坑人的浮洲。”

“还有呢！”罗兰多也大声说，“如果真有金子呢，我们还要火拼一场哩！”

“去你的！”米盖大声回答。

午餐后，我们朝着左前方出发。在巨大的参天密林中，光线幽暗，空气潮湿而带着腐臭味，周遭的气氛充满了一种神秘的压迫感。

“有人。”走在前面的米盖突然止步，惊奇地指着前面斜上方说。

我看见五六个非常高的巨人，静静地站在黯淡的林中，有的站着，有的斜靠着，有的好像坐着，依稀可以看见他们都戴着奇异的大帽子，身体至少是我们常人的两倍大……。

我们凝视着，心脏暴跳起来，呼吸也逐渐感到困难，一股寒意自脚底升起……。

“啊！他们朝我们走来了！”罗兰多突然害怕地大声嚷了起来，同时朝后退着。

气氛立刻变得恐怖起来，我和米盖都有点情不自禁地发起抖来。

罗兰多看着我们，忽然吐嗤地笑了起来说：“吓你们的，胆小鬼，那几个巨人是印第安人用石头雕的神像。”

米盖擦擦手，看看那神像，然后瞪了一下罗兰多说：“人家说跛子多狡猾，现在我可相信了。”

罗兰多还是吃吃地笑个不停。

我们走了过去，发现约有二十几座石雕的神像。大部分都已倒下去，有的长满苔藓，有的半埋入土中，几只蜥蜴在神像底下探出头来凝视。

“看来这里曾是印第安人的部落。”米盖说。

“再上去我们一定会发现更多遗迹。”罗兰多说，“走吧！”

一路上未再发现遗迹，直到抵达背面山腰那片稍平坦的地方，那里立着不少的大小石像，有些石像尚未完成，还有几个刻满奇奇怪怪图案的石碑，罗兰多又在那片高地后面的山壁下，发现十几个相当深的洞，洞内有许多陶器、石器散置各处。

“好像是鬼洞！”米盖朝着洞内说。他刚说完，几只尺来长大蝙蝠自洞内飞出。

“吸血大蝙蝠！”罗兰多吃惊地说，“被这些恶魔吸上一顿，不但要损失一大碗血，还可能染怪病。”

“这几个洞大概是印第安人的坟穴吧！”米盖猜测说。

“不是！”罗兰多说，“古印第安人大部分用火葬，何用坟穴 看这些器皿，我相信是他们居住的地方。”

罗兰多四周看看又说：“看那些尚未完成就停工的神像吧！我想这个部落可能忽然罹患了某种很厉害的瘟疫，没有死的人就慌慌张张地逃走了，这大概是因为什么此山被印第安人称为魔鬼山的原因。”

“哟！你什么时候变得好像很聪明的样子。”米盖故意装模作样地说。

“这是我腿跛脑不跛，你是脑跛腿不跛。”罗兰多说。

“准备过夜吧！”我说，这两人有时一斗嘴就斗个不停，跟

一般尼加拉瓜人一样，果然，米盖又开口了：“你不但腿跛，嘴也跛，从来讲不出好话。”

我赶紧插嘴说：“你们看，这些洞穴都是朝东，那么明早日出的光线可以把洞内照得一清二楚，我们再来仔细勘查，怎么样”

他们看看方向，然后点点头。

我们在那片平地上过了一个可怕的夜晚。整夜吸血大蝙蝠在防蚊帐门上扑打着，还有那几个洞，一直发出呜呜的怪声，山腰下的树林里，猿猴凄厉地哀号着。

半夜里，我突然被冰冷的触摸惊醒过来，“是鬼，还是蟒蛇”我思忖着，后来我发现原来是下雨了，雨水从帐窗泻进来。这是旱季中的地形雨，要不了十分钟雨就停了，马上又是满天星斗。

早晨五点钟，热带的太阳就出现了，我们早饭未吃就去探洞。这些洞穴相当深，而且洞与洞之间都相通，洞里尽是一些陶器、石器、还有兽骨，又有许多生物，像蜘蛛、蝙蝠、蜈蚣、蟾蜍、小蛇、蝎子、蜥蜴、猯鼠等。

半个小时后，我们从最后一个洞走出来，没有发现金子，我捡了一个陶制的印第安妇女挂的大项链和一个石头做纪念。我们又在附近仔细地找，也没有发现金子。

吃过早餐后，我们朝着山顶上去，当我们接近山顶那块草地时，米盖突然发现一个动物的尸体，高高卡在离我们只有几十公

尺的一棵大树树干上。我们轻轻走近去看。罗兰多说，“是美洲豹！”那动物只剩前躯。

“至少有二百磅！”米盖说：“一定是美洲虎干的！”

“怎么知道不是山狮”我问。

“只有美洲虎才会把吃剩的藏在树上”米盖解释说。

“大家小心一点！”罗兰多说，“说不定美洲虎正躲在附近，要向我们下手。”

我们终于登上山顶。顶处有一座很高大的石雕像，脸朝东方，石像的双眼很生动地凝视着东边的小山。

从山顶可以远眺四方，我看见东南边有许多河流弯弯曲曲，纵横交错，其中有一道非常靠近魔鬼山，我觉得如果沿着那条河来登魔鬼山可以避免这个大泥沼，我遂问：“罗兰多，我们为什么不从那条河来”我指着河说。

“你有所不知，那些河都是印第安河的上游，分支非常多，很容易迷路，而且我们必须出圣幻河到加勒比海，然后再转到印第安河口逆河而上，航程来回差不多多出五百多公里。”罗兰多说，“一九七二年时，我和米盖就是走那条路，结果迷路到了一个绝谷，又被一条巨蟒吓坏了，最后败兴而归。”

我们在石像旁休息了一阵子。

“我们以山顶为中心，向四周去寻找。”罗兰多站起来说，“特别注意是否有其他山洞。”

“把装备放在这里好了，背着背包行动不易。”米盖说，

“如果晚了，干脆就在山顶过夜。”

“好吧！”罗兰多说，“只带水壶、绳子、刀子和枪支。”

我们以螺旋路线往山腰寻去，中途用绳子横过一次绝壁，可是直到下午六点多我们回到山顶时，仍一无所获。

我疲倦地靠着山顶的石像，面东坐下休息。这时夕阳正要沉落，我顺着石像双眼凝视的地方看去，突然发现东面近处的小山峰接近峰顶的地方，闪耀着一大片金色的光泽。

“你们快看，那是什么”我指着前面，兴奋地大声说。

“黄金！”他们两人同时大声叫了起来。

“哇！这么多。”米盖说，他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

我们惊奇地注视时，突然那金色渐敛，前后大概只有十分钟，这时夕阳也西落下去了。

良久我们仍怔怔地望着那小山。

“明早再去一探究竟。”我打破沉默说。“现在还是准备过夜吧！”

“嗯！”罗兰多咽了一下口水。

整夜里他们两个人一直兴奋地谈着黄金，不过我本人此行的目的完全在探秘而不在寻金，所以我不久就沉沉入睡了。

一大早，我就被他们吵架的声音惊醒，原来他们已经为了如何运用那些尚未得手的黄金吵了起来，我听到米盖大声地说：

“你喜欢做什么事都好，却无权要求别人同你一样，我取我的三分之一，我爱怎么用是我的事，你要把金子送给世界野生动

物保护协会是你的事……。”

“你们天还没亮就开始高声叫，”我大声说着从营帐走出来，“是公鸡吗 清晨就开始叫个不停……”

金子还没有得手就吵起来，那么得手了，你们准会像那几个覆舟的印第安人一样，”我生气地说，“你们去找吧，我不参加了，找到了你们尽管平分好了，我一厘也不要！”

“啊！徐，对不起。”罗兰多说，“我们并不真正为金子而争吵，只是在辩清一种观念而已。”

吃过早餐以后，我坚拒与他们一道去那座小山，罗兰多后来也决定不去了，最后米盖一个人走了。米盖走了以后，我劝罗兰多随后去接应，免生意外，最后罗兰多终于也去了，我一个人爬到魔鬼山的山顶去眺望蛮荒景色。

中午时，米盖重头丧气地回来，原来我们看到的闪光竟然只是一大片半透明乳白色的岩壁反鉴着夕阳的光芒而已，这片岩石底部向内倾，因此只有夕阳西下时才照得到那岩面，所以也仅在那时刻才会发生反鉴金光的现象，这情形也常在冰封的雪山发生，登埃佛勒斯山的登山队就拍过这种照片。

米盖带一片岩石给我看，这种石头据说是普通石头受到极高温以后变成的，有点像玛瑙，这种石头在火山遍布的中美洲，颇为普遍。

下午我们休息了一阵子后就踏上归途，当独木舟越过泥沼时，正是夕阳西下之际，我回头去看魔鬼山，正好看见了那一片

金色，而那山顶的石像这时显得格外清楚，这石像必是印第安人用来守护那梦幻黄金的神了。这时独木舟的位置正好到达印第安人覆舟的地方，我忽然猜测到当时覆舟的原因——他们乍然回首发现金光，在兴奋忘形之下，舟失去平衡而翻覆，不幸正好落在食人植物群中，其中一个挣脱而逃跑，但也受了重伤。

当我们快回抵圣卡罗镇时，罗兰多对我说：“徐，请你原谅一件事，我们回去后，我将告诉人，我们迷路了，并没有到达魔鬼山，并且在历尽艰险之后，才得平安归来。我和米盖会假装去教堂感谢天主护佑我等平安脱险，这样他们更会相信，因为我和米盖从不上教堂，所以也请你不要告诉任何人，我们到过魔鬼山。”

“为什么要这样骗人”我奇怪地问。

“没有人会相信你从魔鬼山回来而不带着金子，那么麻烦就来了。也惟有这样，那里的野兽才不会遭到文明人的屠杀，马尔沙树林才不会遭到木材商的砍伐，惟有让那里



马雅族石像

保持着神秘，那里的蛮荒才能不被破坏。”他沉痛地说，眼神有着悲哀与智慧。

我点点头，用感动与称赞的眼光望着他，他虽然受教育不多，却有高瞻远瞩的眼光和对大自然真正的挚爱。

尼加拉瓜采风录



“ 父亲 我们有很多父亲。 ”哥哥说，
“ 在日出牧场当驯马师的是我大姐的父亲，
在糖厂当警卫的是我二姐的父亲，
我三姐的父亲不知去向，四姐的父亲当采棉花工人，
我的父亲跑到哥斯达黎加去了，我弟弟的父亲是罗林的
司机。 ”

复

活节的假期在信奉天主教、基督教的国家比任何其他假期都来得重要，其重视的程度实在不是我们所能想像，下面是流行在尼加拉瓜的小故事：

在复活节假期中一位没有出去度假的中年家长逮到一个光临他家的小偷，这真是大出小偷意料之外，小偷的表情由吃惊转到不以为然，再转到不屑，最后他把脸一侧，冷冷地说：

“这是我行道十年来，碰到第一个没有去度假的家庭。”小偷说完还哼了一声。

这位主人尴尬得要死，就对小偷说：

“这样好了，我不把你送交警察，但你得答应我不向别人说，我在复活节假期中没有出去度假的事！”

“这我太吃亏了！”小偷说，“我被抓是常事，没有出外度复活节假期倒很稀罕，除非你把那个手提收音机让我带走，否则免谈！”

为了避免损失收音机，因此农技团决定去海滩度两天假。

当我们六条大汉在海滨出现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奇怪地注视我们，因为全海滩只有我们是外国人，只有我们没有携女伴，照老陈的说法，我们是来欣赏那些秀色可餐、穿比基尼泳装的美女，现在倒成了被人欣赏的对象。再仔细看看那些躺在沙滩上的、泡在水中的，莫不是双双对对、亲亲热热的男女，我们看了真不是滋味。

“我们还是去爬山吧！”我悄声说，“山上一个人也没有！”
尼国人度假只是到海滩湖滨，绝不上山。

“爬哪个山呢 老徐。”他们都茫然地问。

“这还用问吗 当然是尼加拉瓜最有名的火山——默默顿波 Momotombo 罗！”

我之选默默顿波火山是有缘由的：第一，它是尼加拉瓜最优
美最陡峭的山峰。第二，据附近的居民说，到现在为止只有两个
探勘地热的美国人成功地登顶过。第三，在它方圆百里内，从任
何角度都可以望见那峻峭、吐着白烟的山峰，奇特、孤独地从群
山、从大湖边倏然拔起，是尼加拉瓜童话中诸神居住的灵山，令
人觉得可望而不可及，对喜欢爬山的人实在是一种强烈的诱惑与
挑战。

二年来，无论在赴工作旅途上，或在休息的时候，我总忍不住
地对它凝望，感觉到它的召唤，感觉到内心的冲动，愈注视它
愈感到它的迷人，它的高傲不凡，它的神秘。我用望远镜头拍过
它不下几十张各个角度的照片，我之迟迟没有去，没有伴是最大的
原因，因为除了火山本身的危险外，那一带也是响尾蛇的老
巢，是美洲豹的家，更是毒草遍生的蛮荒。

四月十六日清晨五点，黄 大黄、黄金增 小黄、林清
江、向水松与我开了一部吉普车由马纳瓜出发，经旧里昂 三百
六十四年前被大地震毁了，现在成了古迹 到达距离首都七十公
里的默默顿波隘口。从这里开始是禁区 正在开发地热，有军队

驻防，因为我事前已与陆军总将荷瑟·苏慕隆将军的儿子胡立欧·苏慕隆打过招呼，因此驻军的班长布朗哥要亲自做向导。

布朗哥年纪三十三岁，但外表看来有四十多，棕黑的皮肤，矮矮胖胖的，有一个不小的啤酒肚，圆脸，眉毛粗短，脸有横肉，穿着皱皱的军装，挂着破旧的子弹袋，肩着一支 M16 步枪，看起来很像游击队员。他有三个老婆，十六个孩子，这并不多，我有一个士官朋友，他有五个老婆，三十一个孩子，而且还在继续增加。布朗哥行动缓慢，一点也不像班长，倒像一位将军，因此我们封他为将军，他也高兴地接受。

吉普车沿着马纳瓜湖边的土路，由西北面转到默默顿波火山西南面小山的山脚。路尽后下车徒步，按将军的指点沿着一条很不明显的猎径，在无叶的枯林里，踩着落叶厚铺的小路前进。不到十分钟，我们的将军就气喘如牛逐渐落后，不久他就将“军人的第一生命”——步枪交给老向，他背不动了。

我拿着四百厘米的望远照相机走在前面，小黄拿着 0.22 口径的猎枪紧跟在我身后，老林是第一次爬山，好奇的像土猎狗一样，钻来钻去，一下子消失在路旁，一下子又在前面的小路出现，当然将军是走在最后面指挥，只是太后面了，回头老是看不到他。

在这草枯树干的季节，视界良好，大蜥蜴在我们前面跑来跑去，满覆毒毛的毒草散生，随处可见。黑硬木正开满一树金色的大花球，在朝阳照射与蔚蓝的天空衬托之下，灿烂辉煌。树林间

时有悬扇鸟 *Eumomnta super-ciosa* 飞过，它全身呈翠绿，喙有短髭，背部有朱色新月斑，下腹部亦是朱色，翅后半是蓝色夹着白纹，尾部蓝绿相间，其中有二根尾羽特长，形如长柄芭蕉扇，它在晨光下飞过，艳丽无比。有冠毛的大蓝鹊 *Calocitta formosa* 在树枝上高唱着，蓝蜂鸟 *Cyanerpes cyaneus* 在花上表演着魔术般的空中直退、空中原处停留的飞行特技，林中时时传来啄木鸟敲击枯树的急鼓声。

刚走出树林就闻到一股硫磺味，一大片寸草不生冒着白烟的地热带立刻横在前面，小心地穿过，爬上急坡就到了第一个小山岭。忽然左下方的近处树林里吼声大作，树枝摇动，大家吓了一跳，原来有二十几只白面长尾猴摇着树枝吓唬我们这群不速之客，小黄抓起猎枪就要射，我立即制止他。

“他们活着比死掉好看多了，小黄！”

这时候，这群猢猻一个个往山谷的大树飞纵而去，正欣赏着空中特技，忽然一只很大的鸟被猴群惊起，我们立刻为它的美丽而撼动，它全身是璀璨的朱色间杂少许的艳红、金黄与湛蓝，飘曳着一大把长达一公尺的尾羽，姿态轻盈优美地慢滑而下，消失在晨光未至的山谷中，久久之后大家从惊愕与感动中回复。

“果有凤凰，此为不远矣！”老林喟叹着。

此鸟是中美洲的名鸟——七彩鹦鹉。

突然那些白面猴又在长吼。

“老徐，鸟你不让我打，猴子也不能打，到底我可以打什

么”小黄注视着猴子不快地问。

“豹，蟒蛇，不然就打大蜥蜴呀！”我说。

略事休息，我们沿着山岭前进，但高过人头数尺的干草，密密麻麻，非常不易通过，无风，炙热，吸进我们自己踩踏而扬起的尘土，难过极了，只有稀疏的野棕榈树下是惟一可以暂时歇脚的地方。

后来我们走上一道兽径，那是鹿群走出来的，散布着清晰的大小脚印以及鹿粪，小黄说：“在晚上，人只要蹲低姿势就可以与鹿一同散步，再蹲低一点就可以喝鹿奶！”

有半个多小时，我们在这样的荒草中行进，等到一钻出高草，默默顿波火山就像突然出现的巨人，高高地站在前面，气势如此凌人，使人油然而生畏。

我们的将军再也走不动了，就此设立他的司令部在棕榈树下，坐镇指挥。

我和攀登默默顿波火山的伙伴们

从这里就转入默默顿波火山山腰，往上再没有树木，只有乱石与短草铺在默默顿波火山那超过六十度的陡坡上。



许久以前我就研究过攀登默默顿波火山可能的路线，我发现只有从西南面开始，然后慢慢偏东，到达火山帽时正好是东南东的方向，再由该处直登峰顶是惟一可能的路线，其他方向有的是峭壁，有的滚石太多。

老向太过相信他自己的眼睛，不顾我的劝告，要由西南直上峰顶，后来他困在山肩上，费了好多时间与气力才得下山而失去了登顶的机会。老林注视山峰太久而生了畏怯，打了退堂鼓，只有大黄、小黄跟着我走。

从山腰到山顶差不多八百米的高度，都相当陡峭，而且覆盖着大大小小松松的乱石，脚一踩，大石小石就哗啦哗啦地滚下去，爬起来又吃力又危险。而大黄、小黄都穿着平底工作鞋，因此速度奇慢，到了十点半，我们才爬高二百公尺，以这种速度就是顺利登到峰顶也要到下午一二点，我们的饮水，食物都不容我们拖得太久，否则会有危险，因此我和他们两个商量后，我独自马不停蹄地往上爬。十一点我已登高六百公尺到达火山帽下，从这里开始，不但坡更陡，而且都覆盖着极松的石砾，脚无法着力，我试了几次都滑下来。我心里很急，深恐功亏一篑，以后再没有机会重登了，因为下个月我就要离开尼加拉瓜回台湾。但心里越急越爬不上，而且也累了，我就坐下来，一面休息一面动动脑筋，忽然一只蜥蜴以很快的速度往斜上方跑开，身后掀落滚滚不断的落石。看着它上去，我灵机一动，何不学蜥蜴，如果我利用之字形上爬，并利用快跑来抵消滑下的速度，在我脚踩下去要

滑下以前已经换脚，如此或可上去，不然除非用钉椿。我看好路线，以及何处可以落脚喘一口气的地方，便开始之字形的快跑而上，石砾在我身后像冰雪一样滚下去，就这样通过了一百多公尽最难爬的地带，但我微感大腿有抽筋的现象。还好再往上是岩浆流出来的凝岩，虽然陡却好爬多了，而且已经很靠近顶峰了，只是硫磺味很浓，顺着一道道岩浆急泻而成的沟隙往上爬，不一会儿就到了各处石缝冒着烟的地带，那种满含的硫磺味 可能还有一氧化碳 使我呼吸困难，愈往上，烟愈浓，呛得我喉咙发痛，眼泪直流。我三番二次想就此回头算了，深恐万一吸太多此种气体而昏倒，那就危险了，而且我看不见峰顶，说不定那里更危险，但是等待多少时间，费了多少辛苦才爬到这里，只差区区最后几尺就此回头，心实有不甘。想着，想着，把心一横，用很快的速度沿着一道裂沟边缘直扑向顶峰，突然我的右脚踩陷入软泥石中使我摔了一跤，我的双手触到地面，好烫，我赶忙爬起来，才发现这里有许多地方都是松软会陷入的松泥石，我不敢再大意，强忍着硫磺烟，放慢了速度，突然一阵强风扑来，眼前一亮，好舒服的空气，但是我的草帽就像断线风筝一样地飘下万丈深谷，我还答应回国时送给黄□的哩。草帽消失后我往上一看，峰巅就在数公尺上，我迎着强风慢慢爬上去，向右一探，吓了一跳，原来刚才我爬上来的正是万丈绝壁的边缘。

这个火山只有半边火山口，另一半完全塌陷形成一个向山壁内凹的半碗形，岩浆从坑底经缺口泻下山脚，形成一块数平方公

里的赤黑色凝岩，非常壮观，火山口的绝壁上结着一大块一大块深黄、淡黄、白色、褐色的硫磺片，这里那里地冒着一股一股的白烟，令人有到了地狱的感觉。

我坐在小如凳子的尖峰上欣赏着秃鹰、苍鹰利用火山的热空气盘旋上升至好高好高。再眺望四周，马纳瓜湖尽在眼底，河流反映着银色，弯弯曲曲地划过枯黄的大地，北面的几座火山，如黑火山、墓穴火山、黑背火山等火山口清晰地陈列在较低处，我真的会相信，要是打高尔夫球的人从这尖峰上挥杆，利用顺风必定可以一杆进洞把球击入那边的火山口。

坐在尖峰上使我想起那些以前常在一起登台湾高山的好友。

孤坐着我思潮如涌，几乎忘了拍照。举着照相机小心翼翼地各角度拍照后就开始下山，过了冒烟带就看见大黄、小黄在火山帽下方坐着凝凝地往上看，一看到我就对我摇摇手，表示无法上来了，真可惜，只差二百公尺就是顶峰了。

要下火山比上火山更难，尤其是我用跑步上来的那一段，我试了好几次都差点掉下去，后来我干脆用滑，就像滑雪那样站着与斜坡互成直角地滑下去，要不了几分钟我就安全地滑到小黄的位置，他们看我这样滑下来，看得心惊胆颤。下一段路也不好走，尤其我们都累了，时时摔得四脚朝天。

回程因大家都累了，由将军在前引路，结果路引错了，把我们引到绝谷里去。

这个绝谷闷热无比，没有树阴，没有风，我们食水早就空

了，大家热得头发昏，渴得口生苦，饿得无气力，累得脚犯软。在这种上下不得的绝谷里，真教人丧气极了。幸而我和老林左冲右闯在乱林中打开一条草缝，把大家引下山来，已经没有一个人能开口说话，就在这时又发生最气人的事——将军丢失了。

我们在那炎阳下等了一个多小时，他才从高草中钻出来，面如猪肝，眼光呆滞，他的左裤管整个爆开来，露出可以用来做投降旗子的白内裤……。

他在回程的车上一句话也讲不出来。直到我塞了一个小小的礼包到他的口袋，才勉强挤出一刹那的浅笑。

将军不易当，我们仍送他回去当他的班长，当分手时，大黄说：

“将军，明年此时再来一次如何”

将军摸摸他的破裤口说：“他妈的，我可不愿三个女人变成寡妇！”

我徒手登上默默顿波火山顶



但当他的手触到“礼包”时，眼睛倏然一亮：“为什么不呢 明年要吃饭的孩子将增加到十八个哩！”

他咧嘴一笑，脸上的横肉在汗水中浮了上来……

尼加拉瓜人

尼加拉瓜的人种相当复杂，几乎任何人种都有，印第安人、黑人、西班牙人、黄种人……但最多的还是西班牙人与印第安人混血的后裔。这种新人种在十五至二十几岁时，男人都英俊，女人都标致，可是过了这阶段，他们就老得很快了，而且十有八九变成胖子。

自古以来，一般的尼加拉瓜人就过着平静而贫穷的日子，但这无损于他们的快乐。他们不嫉妒、不自卑，只是认为他们发财的运气还没到罢了！他们常说：“我们一点也不穷，只是钱少一点。”

一杯劣酒，可以使尼人高歌终夜，随便一个简单的家宴，可以使宾客热舞至天明，他们有个笑话说：“一杯酒可以使哑马开口说话，一瓶酒可以使哑马唱歌。”

“每次喝醉时，”一位年轻时曾浪迹天涯的老人说，“套用你们中国老话，我都觉得——腰缠万贯。”

只要几个尼加拉瓜人聚在一起，话匣子一开，就难再叫他们关闭，每个黄昏之后，常见许多院子里聚起成群高谈阔论的人们，总要谈到夜深才会散去，反正在尼加拉瓜是没有人早起的。

尼国人认为爱情就是他们的生命，为了得到爱，他们可以省下吃饭钱来买礼物送给女朋友，年轻人最大的家当就是一二套用来会女朋友穿的漂亮衣服。我有一位工人朋友，他每天晚上都打

扮得油头粉面去约会，谁也想不到他是一个没有内裤、家徒三壁的穷小子 另一边墙壁倒塌了。

年轻男士常在半夜里到女朋友窗前去唱情歌，公然求爱对他们来说是天经地义，无需觉得不好意思。他告诉你他要去找女人，就像告诉你他要去打一场网球一般自然。他们虽笃信天主教，但对性的观念相当开放，尤其是年轻的一代，他们常说：“我们为什么不用最快乐的方式在一起”

据估计，尼国男女的比例约在一比三至四之间，因此男人变得宝贵，不负责任。这里与人同居，那边与人私姘，或者同居人怀了孕，就拍拍屁股逃之夭夭，这个被抛弃的女人不得不赶快另起炉灶再找其他男人，不然生活就会陷入绝境。过一二年这个新的男人又跑了，她又得另寻对象，男人不断地来去，而她的子女越来越多，遂造成尼加拉瓜低层社会为母性社会的现象。

有一次在树阴下我随口问白牛牧场替我扫房间的妇人的两个读国校的儿子说：“哪一个是你们的父亲，我怎没见过”

“父亲 我们有很多父亲。”哥哥说，“在日出牧场当驯马师的是我大姐的父亲，在糖厂当警卫的是我二姐的父亲，我三姐的父亲不知去向，四姐的父亲当采棉花工人，我的父亲跑到哥斯达黎加去了，我弟弟的父亲是罗林的司机。”

我叹了一口气，“你们到底有多少兄弟姐妹”我问。

“十五个，十一个女的，四个男的。”弟弟开口说。

这时候，他们的母亲正好从旁边走过，我问她：“莉斯白！

你几岁生下第一胎 ”

“ 十三岁半! ” 她的胖脸上展开了笑容。

我吐吐舌头! 难怪尼加拉瓜人听说我三十岁还不曾结婚, 都说我——盖仙。

“ 你有过多少个男人 ”

“ 比一打多一个, 哈哈! ” 莉斯白大笑说。

由于这种女多男少的情形, 性关系变得相当随便, 我到尼加拉瓜不久后, 有尼国朋友找我去玩女人, 我拒绝, 我说我从来不玩女人。

“ 徐, 你要不是身体有毛病, 就是你说谎。 ” “ 有男人不玩女人 ” 他们惊奇且怀疑地注视着我说, “ 你是神父还是圣人 ”

自那次以后, 我学乖了, 要是首都的朋友找我去玩女人, 我就说我在白牛牧场玩厌了, 如果白牛牧场的朋友找我去, 我就说在首都玩腻了, 他们都会投来会心又带一点钦佩的眼光。

在白牛牧场的一个傍晚, 一位妇人带着一个年轻女孩来找我, 妇人先开口说话: “ 徐先生, 您能帮我女儿吗 ” 她指着年轻的女人说。

“ 有什么事 ” 我感到奇怪。

“ 请您帮她生一个中国娃娃。 ” 妇人正经地说, 年轻女人投来热切的眼光。

“ 什么 ” 我吓了一跳,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

“ 你们中国人比较聪明, 而且手脚上没有长毛, 比我们这里

的女孩子好看!”妇人解释,“而且,我的女儿只生过两个孩子,还很新鲜。”

“你要我当公鸡”我突然情不自禁地冒出这句话。

母女二人都笑了起来。

“您只要帮忙一下就好了嘛!”当我拒绝时老妇人几乎是恳求着说。

“我以后替你介绍一个身体很棒,长得很好看的中国人好了!就是上次与我一道来白牛牧场的那位,他是猪的人工受精专家。”我讲完又禁不住地哈哈笑了起来。

后来我跟我的同事开玩笑说,我们农技团的猪种人工受精专家可以把人当作对象,弄得大家啼笑半天。

结婚这个名词对拉丁美洲的穷苦女人是比天堂还要遥远,她们直到老年,还常梦想着有一天,与她同居的男人会带她去教堂正式结成夫妻。

“你们中国的妇女,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妇女。”她们总是这

由各色人种混血而成的尼加拉瓜小孩



样无限羡慕地说，“白头偕老，永远不必担心他明天就一去不回头。”

经常冒烟的国家

尼加拉瓜为中美第一大国，是典型的热带地区，地广人稀，人口只有两百多万，面积却有台湾的四倍，好多地区仍为未开发的蛮荒，有火山，有雨林，有热带丛林，有莽原，有沼泽，有大河，还有雨大湖——尼加拉瓜湖和马纳瓜湖，其面积只为台湾之半。

尼国共有十六座活火山纵贯南北全境，这些火山还经常冒着烟，除了为尼国带来震灾，也带来几分神秘。

一般地震都发生在雨季过后不久，总在十二月里发生，马纳瓜两次大地震就发生在十二月底。两次都把整个马纳城毁了，特别是第二次，全城尽成废墟，死了一万七千多人，所以每年到了十二月，许多尼国人都会变得有点神经质。

火山同时带来沃土和丰富的水源，马纳瓜的自来水就是完全来自一个火山口形成的深湖，湖水澄清、冷冽又甘美，也取之不尽。火山也为尼国增添无限壮丽的景色，像介于马纳瓜与马隆亚城间的圣地亚哥火山，筑有道路，吉普车可直达火山边缘，游客登临此地欣赏火山的壮丽、惊险，以及那火红滚动的岩浆，常为游客带来难以忘怀的经验。

由于雨量丰富，尼国除了两大湖外，车半部纵横着无数的河流，因为地势平坦，水流深缓，可以行舟，其中有七大河可以行

驶百吨，甚至千吨的船只。这些河流渔产极丰富，可惜的是尼国人民不喜欢食鱼，只有找不到其他食物的人才会捕鱼充饥。我有一次在苏慕隆总统牧场度假，一天在湖边野餐时，想烧椰汁鱼，就是等到椰汁下了锅才下钩钓鱼，结果椰汁未开，我就钓起两条超过一斤的吴郭鱼，其中一条还是尾巴被钩住而钓上来的，尼加拉瓜湖出产的淡水公牛鲨和大锯鱼也闻名于世，此外重达一百多磅的鱼也吸引很多远道而来的美国钓翁。八九月时，各大河里常有一种长一二公尺，几十磅重，名叫加斯巴的大鱼在水面产卵受精，这时土人常常驾着小舟，以长刀砍鱼，将所获之鱼喂猪。

尼加拉瓜的棉花、咖啡、牛肉是他们最重要的外销品，此外它也出产金子，四五十年代时，开矿的矿工几乎都是中国人，现在尼国比较有钱的华侨大部分就是从前秀楠矿区的矿工，他们一直工作到积蓄了一点钱之后，才到各城市做小生意，而后成为大生意人。与尼国的老华侨谈起他们的奋斗史，往往就是一篇上好的传奇小说，现在他们辛苦创立的事业，又因为内乱而付之一炬，这就是大部分海外中国人最常遭遇、也最痛心疾首的事。

公共汽车

尼加拉瓜公共汽车样式的千奇百怪正如她的人种一样复杂，除了大、中、小巴士型客车外，还有许许多多用中、小型货车改装的，即在货车台上两边加上木板座位，上面再加木板顶，外面漆得花花绿绿而成，也有的用旧的面包型车去改装，还有的用大型吉普车改装，但无论它是什么形状，它们都有一

个共同的特点——不舒服。

就拿巴士型车来说吧，在国内公路局的客车一边只乘坐二人，但此地就得挤上三人，因此其中一人只能浅坐，更不用说靠背，而当旅客多时，车掌还会在中间走道架上一块横木板，以便多挤一二个旅客，因此一排座位挤上七八个人是常事，而且前排与后一排座位距离又这样窄，两个膝盖总是紧紧地顶着前座椅背，毫无回旋余地，旅客就像古时的罪犯牢牢地卡在囚车上。更可叹的是这一排七八个旅客中又往往有五六个是尼加拉瓜最常见的——胖子。巴士型如此，其他改装的客运车就可想而知了。

乡下的汽车经常满载，而长途车没有站立的乘客，所有的行李都放在车顶上面的货架也是特色之一，但最大的特色该是车掌先生——还未曾有过车掌小姐。

车掌先生通常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他站在车门口，一只手紧抓着门边把手，然后整个身子探到外面，在那疾行的车上大声喊叫目的地的地名，一面用一只手向着路边的人做着问讯的手势，如果有路人招呼，他就一面大声叫着：“有旅客！”一面就很技巧地从仍在快速行驶的车上跳下来，跑着去帮旅客提行李，口中直叫着：“快哟！快哟！”这时在前方才煞住的车也赶忙着倒车回来，于是旅客上了车，车掌也扛着行李上了车顶，车子很快地又开动，整个过程要不了几秒钟。

在车行正速当中，常常地车门外会突然悬下两条长腿，那是车掌先生由车顶大胆而技巧地翻身入车内，他一进入车内就好像

空中飞人回到地面一样，带着得意的微笑看看旅客，好像在等候观众报以掌声。而经常地他又这样忽然地从门口消失，爬到车顶上检视行李是否妥当，整个旅程他都这样上上下下地表演他的特技，他不但要替旅客搬运行李，扶老弱妇孺上下车，为旅客找或铺座位，此外他还有一个任务——缴过路费。

在尼加拉瓜只要有车子、有驾照，缴过行驶路线的营业税就可以营运，但是在进入任何一个市镇时都得向路边的警察哨站缴过路费，所以车子一接近哨站减速时，车掌已迅速地跳下向哨站冲过去，因为这些客运车有点像台湾的“野鸡车”，都在争取时间抢载途中的旅客，因此常常为了争取时间，车掌刚缴完钱才回头，车子已经开动了，这时候车掌快跑追着车子，同时配合着车速很巧妙地跳上车，往往他上了车时，车子已经开得很快了，这情形就像接力赛跑接棒的情形一样。经常车掌一面追着车子一面大声地叫着：“快哟！男人，我们走吧！”这时旅客都会很注意地看他，好像在欣赏一场惊险的表演。但有一次在里昂路上，一位车掌因为司机把车子开得太快没有赶上车而丢失了。还有一次是车掌快要追上车子时，绊了一跤，跌了个狗吃屎，不但受到旅客笑话，还被司机骂了一顿，最糟的是他断了门牙又不敢吭气。

客运车没有招呼站，在任何地点都可以上下车，因此经常可以听到旅客大声地叫着，例如：“在四十五公里过一点的三株椰子树那里下车！”

“老河桥过去第二个叉路口下车！”

“白牛牧场过后我叫停的地方下车!”

有一次在近波阿哥镇 Boaco 时，一位坐在中间座的中年妇人向司机说：

“请在坟场最后那个墓那里停车!”

“是你家前面吗”司机开玩笑地问。

“是我丈夫的家!”妇女正经地答。

旅客被她的回答吓了一跳，然后才知道她是寡妇，丈夫安眠在那里。

“太太，对不起!”司机赶忙向她道歉，还画着十字。

在下车时常有许多趣事发生，有一次客满了，一个坐在最后面的年轻人要在中途下车，如果从车门下势必会打扰所有坐在走道横木板条上的旅客，而且最糟的是会耽搁很多时间，这时候司机开口了。

“年轻人!你会打棒球吗”

在尼加拉瓜棒球是最流行的运动，一个年轻人不会打棒球就像台湾年轻人没有上过学校一样稀少，一样觉得脸上无光。

“当然会!我是游击手，并且第三棒!”年轻人骄傲地大声说。

“那么，第三棒，盗垒，从窗口盗上马路!”司机像教练那样下令。

那年轻人毫不犹豫地跳从窗口跳到马路上，一副盗垒成功的神情，尽管他在跳窗时头撞到框，包准肿了一个大包。

后来这情形又发生，司机想如法炮制。

“会打棒球吗 司机大声问。

“不会！”年轻人嘻皮笑脸地答，显然这个学乖了。

“会骑马吗 ”

“不会！”

“会跳每个年轻人都喜欢的功夫舞吗 ”

“不会！”

“他妈的！”司机大吼一声，“就像在你女友房间被她老子发现那样，从窗子跳出去！不然就把你扣留到终站。”

那年轻人赶忙从窗子爬出去。

在客运车必停的地方，像哨所、中途休息站或旅客上下多的路口、终站，甚至红绿灯路口，总有一大群比乘客还多的小贩捧着、顶着、举着、抓着各种点心食物，蜂拥向客运车而来，十之八九是老妇人、小孩子，褴褛的衣裳大大地减低旅客的购买欲，有时车上没有一位旅客购买，也不知他们如何赚钱过日，看到叫人一阵心酸。

尼加拉瓜的客运车大部分都很陈旧，黑烟像工厂的烟囱，没有门窗，喇叭不响全身响，都不足惊奇，但最好不要搭上那种要旅客推车才会发动的客运车，不过你也永远不曾听到那些推车的

旅客口出怨言，
他们一面推，一
面有说有笑。

满载行李和乘客的巴士



喷火之舞

我第一次参加尼加拉瓜人的舞会时，几乎把我窘惨了。我的舞伴是一个年轻貌美、体态丰满的女郎，当音乐开始，她邀我一起跳，我就一板一眼地跳舞，但我老发觉她用一种奇怪的眼光看着我，然后她轻轻问我：

“你讨厌我吗？”

那时我刚到尼加拉瓜不久，根本听不懂西班牙文，我把朋友拉来替我翻译。

“不！你很可爱。”我立即用英文告诉翻译的朋友说。

“那么您跳舞时为什么把我推得远远的跳？”她问。

“不然要怎么跳？”我有点紧张地问。我以为跳错了，或者舞步与她合不来。

“您看看其他人的手和身体和您的不一样，”她轻声说。

翻译的家伙自作主张地接着说：“你要抱紧她，不然她会认为你不喜欢她！”

我的天！他们是怎样跳慢舞你知道吗？女孩子两只手臂搂着男孩的颈，脸孔互相贴着，男的两只手则抱着女孩子的腰，两个人全身都紧贴在一起，比三贴舞还多贴，故我戏称它为体贴舞。也难怪常有人一首音乐都奏完了，他的脚还不曾移动一下。

最好玩的一次是我和罗林去参加一个大地主的舞会，正当耳酣脸热之际，突然电灯熄灭，场内一片漆黑，主人立刻着人去修，约过了三分钟后，黑暗中传来主人幽默的言词：“各位贵

宾，请准备一下，灯光就要在我倒数至零的时候恢复。十、九、八……”

另外他们也有快的舞，像恰恰恰、共比雅等，他们尤喜共比雅，当这种节奏明快的乐声一响，不管男女老幼都自个儿跳起来，这时候我最爱看胖男女跳了，他们一手捧肚，一手弯曲，小臂直竖在侧胸上，大肚与大臀随着节拍摆动，有一种特别而说不出的美感。

谜样地址

尼加拉瓜的城市街道大部分都没有名字，也许在起先有，但人们不用，以致后来就被人淡忘了，因此给朋友留地址要靠聪明才智，按址找朋友要有推断能力。

有一次一位朋友留了住址给我，要我去找他，他的住址这样写着：

“ 格兰纳达城，医院前朝大湖这方向的马路前走，到了第四个十字路口，往右转，左边第一个巷子进去，约六十米的右手边的房子。”

于是在一个假日早晨我去拜访他，我搭车由首都到格城，下了车，问了路人，先找到了医院，在医院前按着说明一看，医院显然有二条向着湖的马路，我不知该选哪一条，因为二条路口离医院门口距离都一样，既然“ 坐在上右边的好像比较大 ” 我就选了右边的马路，走到第四个十字路口，一看原来正是我刚才下车的地方，真气人，天气这样热，又多走了一趟冤枉路。再找到左

边第一巷，然后用脚步来量六十米的地方，正好一个妇人坐在摇椅上，我把地址给她看，她说应该再往前走五家才是六十米，我走到那一家，敲了门，一个小姐来应门，她看了地址后，认为我走过头了，还要退回去五六家，我退了回去，告诉摇椅上的妇人这一回事，妇人叫我试试前面几家，就这样退退进进地问去，最后有一个年轻人要我到医院前另一条路去试试看，我只好冒着大太阳走到另一个十字路口，重新开始右转左边第一个巷子。前进六十米，正好两个中学生在六十米的前门打陀螺，我把地址给他们看，他们又把我支来使去地进进退退一番，最后他们要我回到刚才我找过的那个巷子再试试。就在我们高声地说来问去的时候，我的朋友在门口出现了，令人生气的是那个学生还是他弟弟，气人不 哥哥写的自家地址，弟弟也不知，也许你会问，既然他们是兄弟，多少在脸型上看得出来，但对不起，他们是同母异父，这在尼加拉瓜是非常平常的事。

国花国鸟

有一次，几个朋友由海滨玩水回来，顺道来看我，其中有一个女孩子罗莎，在路上采了一束花给我。

“徐，这是尼加拉瓜的国花，代表我们真心的友谊。”她递给我时说。

那是一束缅栀子，俗名叫鸡蛋花，有白色的、蛋黄色的和淡紫色的。

罗莎和我是很知己的朋友，我们常会互相开玩笑，因此我就

借此幽她一默。

“罗莎，你说花代表真心的友谊，可是你可注意到此花没有心蕊”我说。

“真的！”她说。

立刻几个朋友都抢上来看花。

“哟！真的是没有心。”他们叫了起来，“老天！我们的国花是没有心的花。”

“不过它的确又香又美。”我安慰他们说。

“有什么用，它不会结子。”罗莎说。

“这不是很安全吗罗莎。”男孩子阿多佛幽默地说。

顿时一哄堂大笑。

“尼加拉瓜的国鸟才绝呢！”我说。

“你说喇叭鸟”阿都鲁说。

“是啊！”我说，“就是那全身漆黑，叫声刺耳，专门为害农作物的。”

“这样说来我们的国鸟是害鸟罗。”罗莎说。

“难说！”我答道，“从人类经济利益来说可能是害鸟，但从大自然来说，根本无所谓益鸟害鸟。”

“不过我觉得奇怪，尼加拉瓜有得是美丽的鸟，像悬扇鸟、蓝鹇、朱黄鹇、蜂鸟，为什么偏偏选上黑色的喇叭鸟。”我说。

“这就表示尼加拉瓜伟大的地方。”一直没有开口的法兰西斯哥突然说，“就是说，我们这里是真正生而平等，不重肤色。

而且这种鸟多，也表示尼加拉瓜粮食丰富，不在乎它吃。”

每个尼加拉瓜人都是盖仙，由此可见一斑。

警察

尼加拉瓜的警察实际上都是军人，他们挂的是军阶，只有裤管两边多了长边，好像体育裤一样，这些军人都是招募来的，一般水准都不高，甚至有不识字的。他们告发车辆违规时，从不真的告发，只是向违规者要一点小钱而已，此事我本来不知道，直到我违规为止。

圣诞节前不久有一次我闯入单行道，发现情形不对赶快要掉转头时，一个警察得意万分地走过来，好像他的陷阱抓到野兽一般。

“请把驾驶执照给我，你违规了，先生。”他笑着说。

我把驾照递给他。

他看了一会儿，掏出一张印好的纸，假装要写。

他一面装着要写，一面又看看我，他看我毫无反应，就在纸上抄我的驾照。

“你可以现在就缴罚款。”他又停下来抬头对我说。

“对不起我没有带钱。”我说。

他又低下头去写，写不到一个字，他猛然抬头，一脸怒气，吓我一跳。

“他妈的！”他大声说，“你连给我喝汽水的十块钱也没有吗”

“我只有美金没有尼加拉瓜币。”我解释说。

“我替你去换好了！拿来！”他向我伸手。

我只好拿了十块钱美金给他，他走入对面店里，一会儿走出来，交给我六十块尼币，另外十块尼币他收了。

他回头走开时，随手把刚才抄的纸单撕下丢掉，我顺手把它捡起来，看看他写的，上面显然歪歪地写着：圣诞快乐。他大概只会写这几个字，我想。

后来我就把这事告诉我的尼加拉瓜朋友，他们说：“五块钱就够了，当他向你索要驾照时，你付他五块钱就了事。”

“有一次最妙了。”我友西蒙说，“我从侧道要上主道时超车转弯，被抓了，我付了十块钱，那个警察立刻把主道上两边来往的车子都挡下来，让我从侧道大大方方地走上主道。”

这使我想起哥斯达黎加首都的警察，他们难得携枪，通常只带一枝螺丝起子，这完全为对付违规停车，他们通常就用起子把车牌卸下来，留一张单子，叫你到那里去缴罚款，领回牌照。

斗鸡

斗鸡在尼加拉瓜是相当重要的娱乐之一，特别在乡下，是假日不可少的节目。

斗鸡场在亭房里，四周较高的是观众席，中间约有七八平椭圆形空地，是战场。很少纯观众，去看的人就是去赌的人。如果自己带着鸡去就不必买门票，不然需购票入场。

鸡主们在角落互相挑战，挑上了就谈条件，例如鸡脚绑一寸

或二寸的刀子，赌金多少等，当一切都谈好了，鸡主就捧着各自的鸡给观众过目，好让观众决定下注哪一只鸡。鸡场里的人员于是开始大声催观众下赌注，一切都妥当之后，裁判把两个捧着鸡的鸡主叫到中间，先让鸡靠近互啄几下，以激怒彼此，然后把脚上的刀鞘退出，露出绑在脚距上弯月般的利刀，开始时二只鸡各放在两端的白线上，当裁判一声令下，双方同时松手，立刻二只鸡就相互冲杀在一起，用刀踢，用翅打，用嘴啄，一直打到其中一只死去为止，这时候观众各自为自己下注的鸡大叫大喊，胜负一分立刻鼓掌的鼓掌，叹息的叹息。

罗林很喜欢斗鸡，常常要我陪他去，但他总是输得多。后来罗林自己亲自调教六只斗鸡要去翻本，他找我一起去，正好我感冒不能陪他前往，他兴冲冲地走了，到了傍晚我听到罗林在厨房怒气冲冲地大声说：

“阿曼姐，把这六只鸡给我煮得烂烂的。”

节庆日的节目

尼国除了星期六、日不上班外，还有许许多多节日，其中重

充满野性美的骑马女郎，充分显现了尼加拉瓜人热情不羁的天性



要的有新年，复活节，八月一日、十日的圣周迎神节，九月十四日的独立纪念日，十月十二日的团圆节。在这些日子里他们有各种庆祝节目，诸如骑牛、马舞、花车及化装游行。

骑牛表演是在一个仿佛小型斗牛场的地方举行，场四周的二面有看台，另二面用栅栏围着，看台是卖票的，而栅栏外观看则否。每有节目，观众都挤得水泄不通。当号角高鸣后，一个栅门突然开启，一条生龙活虎的猛牛就冲入场来，这时场子里有几个持红巾的牛仔兜着牛奔冲，一阵子后，通常牛就安静下来。这时候几个骑着马、手握套绳的牛仔出场，大家先后挥绳由各角度将牛套住，并把牛拖拉到角落，将牛紧紧地缚在预设的柱子上，这样总要半个小时以上才能使牛头靠着柱子不能动弹，然后在靠近牛前肩的躯干上围绑一条粗绳，做为骑牛者双手着力免被抛摔之用。

牛缚紧后，一阵号角高鸣，一位骑士打扮的年轻人出场，全场立刻爆起一阵掌声，他轻巧地跳到牛背上，两只手紧紧地抓住粗绳，这时号角停了，全场鸦雀无声，骑牛者一点头，旁边的牛仔立即松开绑在柱子上的绳子，牛立刻脱缰而出，乱奔乱跳，见人就撞，这时候骑在牛背上就全靠技术以维持不坠，如果牛跳得凶，而骑者不坠，那就会得极大的喝采及奖品。骑牛结束后乐声大作，此时另一个骑士骑着一匹全身挂着鲜艳彩带的骏马出场。这匹骏马在场中央随着音乐的节奏跳起舞来，马脚举得高高地，弯弯地，停一下才踩下来，如此四肢交互地举上踩下，马头也随

着深点着，美妙极了。那阵子流行的马舞大概就仿此吧！一曲过后，下一头牛也快出场了。在这一连串的节目中最精彩的莫过于猛牛冲出场外。七月底在波阿哥镇的骑牛会上，一条牛冲断栏杆跑到场外追逐“没有票的观众”，一时喧声震天，人群像潮水一样逃开，然后十几个骑马的牛仔在牛后追逐，并纷纷使出百步套牛的看家本领。九月一日，在马纳瓜有一条大黑牛把骑士抛出几公尺外，并将两个人撞昏后从二公尺高的栏栅跳出去逃之夭夭，直到那天散场还没有抓回。

节庆日的游行是热闹的高潮，因为每个人都是主角。花花绿绿的花车上坐满了花枝招展的小姐，约有一半的人群是骑着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骏马参加游行。有的则化装成原始的印第安人，不管是骑马的、走路的，整条街都随着花车上播出的舞曲跳起舞来，大街顿时好像变成一条狂奔的彩色河流。